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心灵有个约会—滋润心灵的温馨故事集/鲁玉莹编 .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0.12

(人生之旅 02)

ISBN 7 - 5441 - 1535 - 6

I . 与... II . 鲁... III . 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604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

印数: 1—8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信群 沈晓辉

责任校对: 钟明

封面设计: 高禾

版式设计: 张辉

定价: 18.00 元

前言

这一路，得走好长，好久。

幸福地走，拾捡爱的别致，播洒爱的心意。

艰难地走，让泪水伴着笑容，让苦难帮助成长。

飞扬地走，从快乐通往快乐，由美好奔向美好。

总会有一些故事，自己的、别人的、甜美的、苦涩的，还会有一点感悟、一点点思索，由心而生。

有爱伴随，它就是根绵绵不绝的线，把自己和身边的人、爱人、亲人、友人，甚至是陌生人相连。连成一个美丽的风铃，只要碰撞，串串动听的声音就会弥散开来。

这些“碰撞”即使已有些淡忘，但依然叮铃声不绝，依然有香如故，萦绕在你周围，久久不能消散。

走路的人，总是会分外记得那些风雨交加的日子。灿烂的晴空固然让人喜悦，但走过泥泞才会让人自豪，让人真心诚意地感谢生活。

有坎坷，有沼泽，有山川，有大河。可是，不管怎样，我已经——“从这林中走过”。

边走边唱，看着身边的景致，听着耳畔的鸟鸣，迎着扑面而来的风儿旋转飞舞。仅仅追求着永远，那只是在“活”，而享受生命，品味生命，才是真正地在“生活”。

为着这个“飞扬”的生活，去思索，去欣赏，去培养，好让自己有一个真善美的心灵。于是，这风中，有一个你在“迎风起舞”。

许许多多的故事，让他们讲给你听，让你讲给自己听。好似一支奇妙的笔，轻轻勾勒出精致的一句：

这一路，伴你飞扬！



翻过这最后一页，仍觉得余香满口。真希望我也能用如此美丽又真意的文字表达出我对这些文章的喜爱，并希望把它们与所有向往美好的朋友共同分享。

我想说的是，我是真心诚意地感谢，这世间存在这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去欣赏、去感动一生的故事。当然，更要从心底里感谢把这些故事记下来的人们，相信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能够敏感于幸福的人。我们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每位朋友都能因我们的努力，使您的生活多一层亮色，使您的心灵多一分澄净。我们也希望把你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彼此传递这“爱”的心意。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选编了许多令人爱不释手的佳作。遗憾的是由于通讯方式和其它问题，有部分作者和译者，我们仍未能与您取得联系，请您将详细地址告知，以便邮寄稿酬。

再次对所有的朋友表示感谢！

上卷 爱香如故

第一辑 我要我的爱人

春/2 佚名

那串珍贵的宝石项链/5 【美】科顿·克雷格

心爱永恒/9 【中国】苦苓

来自天堂的玫瑰/11 【美】吉米·韦乃尔

微风传信/13 【法】玛尼埃尔·托马斯

巧遇/17 【美】迈克·米兰

说个故事给女人听/19 【美】约翰·格雷

“你们好,年轻的恋人”/21 佚名

爱的示意/24 【美】拉·金

银婚礼物/27 佚名

初秋/29 【美】休斯

经典爱情/31 【中国】天堂鸟

第二辑 守望天使

上帝创造母亲时/34 【美】爱玛·本贝克

凝重的父爱/36 【英】斯芬·简

父母心/39 【日】川端康成

播种生命/41 【美】舍伍德·安得森

施舍的树/44 【意】谢尔·西弗斯汀

盒/46 【英】大卫·洛契弗特

地震中的父与子/48 【德】马克·汉林

目
录
U
U
M

- 陪伴的力量 / 50 【美】瑟姆·亨特
一件宽松的黄衬衫 / 52 【英】约翰
老歌 / 55 【美】约翰·卡特
一路同行 / 57 【美】玛妮·玛明嘉
一对父子和一个答案 / 59 佚名
隔世亲情 / 61 【匈牙利】玛丽娅·列维
千万别这样完结 / 64 【美】修·基德
爱的磨难 / 67 【美】欧·亨利

第三辑 心中充满阳光

- 点燃心灵之火 / 70 【奥】贝克·金
奉献让生命没有缺憾 / 72 【美】亨特
人情味 / 74 【奥】艾伯特 P·豪特
面熟陌生人 / 76 【英】艾丽斯·斯坦贝奇
父亲 / 78 【法】让·阿
倾听别人的故事 / 80 【葡】本·杰克
星期一的早晨 / 82 【美】帕蒂·威甘德
不会唱歌的人 / 84 【台湾】张宁静
累犯 / 86 佚名
阳光女士 / 88 【美】安·希妮
独享“体罚”之秘密 / 90 【美】兰妮·麦克穆林
门前天使 / 92 【美】雪利·贝切尔德
鲜花 / 95 【美】贝蒂·格林
盲者的启示 / 97 【台湾】李家同

中卷 从林中走过

第一辑 迎向风雨

另起一行 / 100 【中国】大卫

闯你身边的世界 / 103 佚名

只有五条街口的距离 / 105 【美】雷因

是弃后的时候了 / 107 【意】罗伯特·弗格汉姆

人和机会 / 110 佚名

对付拖延的药方 / 112 【美】理查德·H·施耐德

谁使她变美了 / 114 【美】奥斯勒

汽车站上的新起点 / 116 【美】梅里莎·达奇

选择人生 / 119 佚名

感谢伤口 / 121 【台湾】谢琮

我没有钓住那条鱼 / 123 【美】约翰·格利夫·韦蒂尼

寻找一颗善心 / 125 佚名

无人能独自成功 / 127 佚名

最后一美元 / 129 佚名

第二辑 品尝生命之水

悠哉游哉 / 132 【德】海·伯尔

夏娃的孩子们 / 135 【德】洛林

树叶 / 137 佚名

时游 / 139 【美】简·尤莱思

父亲的空中田园 / 142 【英】杰西·斯图亚特

蚂蚁人生 / 146 【法】威尔伦

- 嫩香蕉 / 148 【美】唐纳德·巴切尔德
一块木化石 / 151 【美】彼得·阿莱斯勒
白栀子花之谜 / 153 【法】玛莎·阿隆斯
生长在路边的蓟 / 155 【智利】加布雷拉·米斯特劳
耐心等待 / 157 【德】亨利希·施颇尔
享受孤独 / 159 【中国】王贞
值得一等 / 162 佚名
生命的角色 / 164 【台湾】林治平
幸福的童话 / 166 【德】埃里希·克斯特纳
- 第三辑 平凡的叠影
- 床头板上的故事 / 170 【美】爱兰妮·波丹特
幸运铜板 / 173 【奥】依莲娜·威拉
一双玻璃小鞋 / 176 【台湾】杏林子
看见那棵树了吗 / 179 【美】罗伯特·斯·基夫
瓶子里的船 / 181 【英】玛瑞恩·拉萨姆
一只神奇的蝴蝶 / 184 【美】蒂姆·乔丹
桑树与垂柳 / 187 【美】巴哈尔
普通人和好人 / 190 【西班牙】大卫
第一次打猎 / 192 【美】阿瑟·戈登
太阳总在那里升起 / 195 【美】玛尼娅·O·曼明歌
父亲的藏红花 / 197 【美】琼·安德森
一条标本鱼 / 200 佚名
妈妈的蒲公英 / 203 【美】苏姗·查金
玫瑰花开的时候 / 206 【智利】佩·普拉多

下卷 迎风起舞

第一辑 人生的美德

- 君子之风 / 210 【美】约翰兰·伯兰特
忠于职守 / 212 【英】C. E. 艾克斯雷
胶条与火把 / 214 佚名
不怕出丑敢于尝试 / 216 【法】朱迪思·维奥特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 218 佚名
举止和教养 / 220 佚名
牧羊女 / 223 【美】威廉·萨罗扬
告诉你三句话 / 226 【美】玛夏·道纳金·桑德丝
取舍之间 / 228 【台湾】冯菊枝
掀起帷幔 / 230 【美】戴维·兰勃纳
播种希望的日子 / 234 【美】康纳德·克奇尔
最大的鱼 / 236 佚名
上帝住在一个老妇人的篮子里 / 238 佚名
勇于信人 / 240 【美】A. whitman

第二辑 叩响智慧之门

- 一片树叶 / 244 【日】东山魁夷
两条路 / 246 【德】让·保尔
丑小猪原则 / 248 【美】克利福德·库泊
忠告 / 251 【美】罗纳德·里根
只要眼睛里还有蓝天 / 253 【中国】兰心
木炭与沉香 / 255 【台湾】林清玄

- 选择幸福 / 257 【法】艾达尔·拉瑞
- 美丽的苦恼 / 259 【台湾】张爱玲
- 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 261 【美】纳蒂·里德·坎皮恩
- 雏菊 / 264 【法】雨果
- 不敢独享的八个字 / 266 【台湾】郝明义
- 鸟与人 / 268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
- 我要笑遍世界 / 271 【美】奥格·曼狄诺
- 第三辑 最初的美丽
- “妈妈的书” / 274 【英】库克
- 儿子的礼物 / 276 佚名
- 小女儿让我明白…… / 279 【俄】苏·芒珂·凯德
- 别哭,妈妈 / 282 【俄】阿琳宁娜
- 小画 / 284 【台湾】罗兰
- 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 / 286 佚名
- 艾米,令人堪怜的愿望 / 288 【美】阿兰·舒兹
- 天使的礼物 / 291 佚名
- 火车上留下的一吻 / 293 【美】道格·朱斯顿
- 毕姆小姐的学校 / 295 【英】爱德华·韦拉尔·卢卡斯
- 雅各布和他的桑树湾的故乡 / 299 【美】威廉·维斯
- 藏有亿万美元秘密的男孩 / 302 【美】布兰奇·卡菲里
- 一个低智商的孩子 / 304 【美】F·奥斯勒
- 童心了悟——一个男孩
- 心中所理解的爱与悲伤 / 306 【德】安·胡德

上卷 爱香如故

第一辑 我要我的爱人

这是一个苦行修士的故事

在森林深处，有一位苦行的修士，一心要进入天国，修成正果。

常常有一位拾柴的姑娘来到他身边，为他带来果子，为他盛来清水，还把火热的目光一次次停在年轻的修士身上。但是他端坐肃穆，心无旁骛。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天，美丽的姑娘绝望地走到修士面前，她决定离开，以便他真正到达他希望的乐园。

他默默地看着她流泪的眼，说：“去吧。”

多少年，他兀自独坐，苦苦地修行着。

这一天终于到来，他的功德圆满了，众神们因为他多年的独自苦修为他打开了天堂之门，并答应恩赐他一样礼物。

而修士平静地说：“我要那个拾柴的姑娘。”



让我轻轻描下你的名字,告诉你,这一季的春天已经来到。

春

佚名

萨拉为生活奔波,努力地找工作,而最成功的一次是她在舒伦堡开的乡村饭店里意外地谋到一份差事。饭店在一栋老式的红砖房子的旁边,萨拉就在这红砖房里租了个小单间。一天傍晚,在这家乡村饭馆吃过晚饭后,萨拉带走了餐桌上的菜单,那菜单上的字体很难看懂,既不像英文也不像德文,几乎没法认清。

第二天,萨拉递给舒伦堡一张卡片,在卡片的适当位置,萨拉用打字机漂亮地打下了菜单上的各种菜谱。舒伦堡看了十分高兴,他决定让萨拉为饭店里的21张餐桌打印菜单,包括每天的新菜式,还有花样翻新的早餐和中餐菜谱。作为回报,舒伦堡派人每天送饭给萨拉。双方都很满意。这样,在饭店里进餐的人们就能知道他们吃的东西叫什么。萨拉在这阴冷的冬天里,食物有了保障,这对萨拉是件大事。

春季来临了,但还不是真正的春天,四月的大街上仍结着冰。

一天下午,萨拉在她那间小房里正冷得发抖,她坐在一张安乐椅里,看着窗外,似乎有个声音在萨拉耳边哀诉:春天来了,萨拉,知道吗?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趟乡下,她结识并爱上了老农夫弗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农场里的男人们没有多少时间谈情说爱,但是年轻的沃尔特却是个很现代的农艺家,他在牛棚里装了电话,人也很精明,能够测知来年加拿大的小麦收成对他的作物产生的影响。

在树荫下,沃尔特赢得了萨拉的爱情,他们并肩坐在草地上,沃尔特用蒲公英编了一个花冠戴在萨拉的头上。黄色的花冠衬托

着萨拉棕色的头发，美得让沃尔特由衷地赞叹。

在萨拉动身回城准备继续她的打字工作的时候，沃尔特对她说：“明年春天，我要娶你。”他们计划在初春的时候结婚。

敲门声打断了萨拉美好的回忆，一位侍者进来，他带来了老舒伦堡用硬铅笔写的很难看的饭店第二天的菜谱。萨拉坐到打字机前，将一张卡片压在打字机卷轴下，她是位灵巧的打字员，通常在一个半小时内就能打好21张菜单。

萨拉的手指在打字机上飞舞，像夏日溪流边的蜻蜓般轻巧，但当她打到饭后水果这一部分时，萨拉伏在打字机上哭了。萨拉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接到沃尔特的信了，让萨拉如此痛苦的不仅是这个，还因为菜单上的一个菜名：蒲公英——一种以蒲公英为佐料的煎蛋，并不是因为煎蛋，而是因为有蒲公英，那些沃尔特用来为他心中的女王和未来的妻子编织花冠的黄色小花。

萨拉很快抑制住悲伤，因为这些菜单必须赶紧打出来，她敲打着键盘，神情恍惚，如在梦中，她心中仍在想念着她的心上人。

六点钟，侍者给她端来晚餐，并带走了已打好的菜单。萨拉忧郁地吃着。七点半是她读书的时间，她拿出本书，开始读起来。

前厅的门铃响了，房东去开门，萨拉放下书，想听听是谁，楼下门厅里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萨拉听了，立刻跳起来，跑向房门。

萨拉跑到楼梯口时，正碰上一步并三步跳上楼梯的沃尔特，萨拉立刻被他拥进怀里。

“你为什么没写信，为什么？”萨拉哽咽地说。“纽约太大了，”沃尔特说，“我一周前就到了，到你原来的住所才知道你在周四就搬走了，我去警察局查寻过你的下落。”

“我给你去过信。”萨拉肯定地说。

“可我没收到。”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沃尔特的脸上泛起春天般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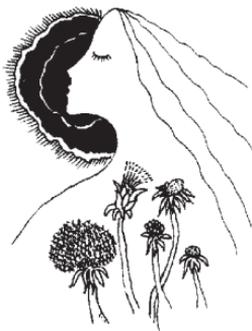
“今天晚上我到旁边的乡村饭店吃饭，我点了盘蔬菜，在我看了一眼那打印漂亮的菜单时，我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地喊饭店老板，是他告诉我到这儿找你的。”

“究竟怎么回事？”

沃尔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菜单，指着上面说：“我知道你的打字机打出的字母，大写的 W 总是离开字行靠上一点。”

萨拉认出了那是她下午打印的第一张菜单，菜单的右上角还残存着泪迹，在应该标注菜名的地方，由于对金色蒲公英的思念使萨拉的手指不自觉地敲下了下面这行字：

“最亲爱的沃尔特 配以煎蛋。”



最珍贵的礼物只送给那些拥有美好心灵的人，这是上天的报答。

那串珍贵的宝石项链

【美】科顿·克雷格

这是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傍晚，街道上张灯结彩，熙来攘往的人们正忙着采购圣诞礼物。吉姆站在自己开的那家小小的古玩店的店铺后面，呆呆地望着兴高采烈的人们，心想自己也许是世界上孤独的一个人了。

吉姆的父亲生前是这家古玩店的老板。父亲死后，店子就留给了吉姆。吉姆将店铺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的橱窗里整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装饰品和古玩。

将近7点，吉姆看见一个约莫8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进店里，她将红扑扑的小脸蛋贴近橱窗的玻璃，一双天真烂漫的大眼睛专心致志地朝里瞅，似乎要将每样东西都仔细地端详一遍。过了好一会，女孩脸上露出笑容，心满意足地走到柜台前。

吉姆站在柜台后面，神情憔悴，一双无神的眼睛打量着面前的小女孩，心里却满是落寞凄凉的滋味。

“您能将橱窗上那串漂亮的蓝珠子项链拿给我看看吗？”女孩犹豫片刻，终于怯生生地问道。

吉姆从橱窗里取出项链，轻轻地展示给女孩看，那是一串镶嵌着蓝宝石的价值不菲的项链，它看起来是那样玲珑剔透，美丽极了。

“对，就是这串！”女孩兴奋不已，“请您用那种红颜色的包装纸给我包起来，行吗？”

吉姆仍然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你是在给谁买礼物，对吧？”

“给我姐姐，她是天底下最最好的人，在我妈妈死后，她一直照看着我。我每天放学以后都去卖花，我将卖花的钱都攒了起来，为的是在圣诞节给她送一件最最漂亮的礼物。”

“那么，你有多少钱？”吉姆问道。

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一层层打开后，将一大把零钱放在柜台上，“就这些，这是我卖花得来的所有的钱，还有姐姐平时给的零花钱，都在这。”

吉姆的内心顿时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眼光里开始出现一种异样的光彩。他默然地看着女孩，思忖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撕去项链上的价格标签，他怎能让她看到实际的价格呢？

“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边问着，一边将项链用一张鲜艳的红纸细心地包好。

“我叫温妮。”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吉姆手中的动作，喜形于色地答道。

“拿去，”吉姆又说，“路上要当心，不要弄丢了。”

女孩向他露出甜甜的笑靥，将小包紧紧地搂在怀里，轻快地跑出了店门。瞧着渐渐远去的温妮，吉姆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感到更加孤单了。

小女孩和那串蓝宝石项链又一次将深藏在吉姆心中的痛苦记忆唤醒。小温妮阳光般金黄灿烂的头发和海水般深邃湛蓝的眼眸使吉姆想起了自己曾爱过的一个姑娘，那位姑娘有着同样的金色头发和同样湛蓝的眼睛，这串蓝宝石项链正是吉姆专门准备送给她的。然而，就在那一年圣诞节前夜，一辆急驶的汽车夺去了吉姆痴心相恋的姑娘的生命。

从此以后，吉姆变得孤僻起来，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白天，他按部就班地与顾客谈生意上的事；晚上，关上店门后，便独处咀嚼昔日的伤痛。日复一日，他沉浸在这种自怨自艾的生活中，不能自

拔。

此刻,这名叫温妮的小姑娘又使那伤感的回忆复现眼前,吉姆不禁倍感惆怅,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真想闭店谢客,躲开纷至沓来购买圣诞礼物的人们。

终于,最后一位顾客走出了店门,吉姆顿感一阵轻松,一切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很快就要开始了,可它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不,对于吉姆来说,这个喧嚣的圣诞之夜并没有过去。古玩店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她的秀发如阳光般金黄灿烂,她的眼睛似海水般湛蓝深邃。

女郎一言不发,只是将一个用鲜艳的红纸包着的小包放在柜台上。吉姆打开小包,那挂蓝宝石项链又重新呈现在他眼前。

“这是在您店里卖出去的吧?”女郎开门见山地说。

吉姆打量着眼前这位美丽女郎,宛如碰到了一位在圣诞节降临人世的仙女。

“是的,尽管它并不是最昂贵的蓝宝石,但它确实是真的。”

“您还记得将它卖给了谁了吗?”

“一个叫温妮的小姑娘,说是要为她姐姐买圣诞礼物。”

“我就是温妮的姐姐爱尔莎,可温妮最多只有几美元,她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么昂贵的项链啊!”

吉姆小心翼翼地用那鲜艳的红纸重新将项链包好,一切就像他先前为小温妮做的那样。然后,他深情地说道:“她买得起,她付了一个人所能付的最高价!因为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钱!”

许久,这小小的古玩店里静无声息,两个人默然相对。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那清脆的钟声在这寂寥的圣诞之夜回荡,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可是,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爱尔莎终于说话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关切之情。

吉姆将重新包好的蓝宝石项链放在女郎手中，“这本是为我最心爱的人准备的圣诞礼物，可是她不在。我没有任何人可送礼物了。我将它送给了一个用全部爱心来购买它的小姑娘，我觉得这很值得。”

吉姆又朝女郎望了一眼，继续说道：“现在已是圣诞节凌晨了，请允许我送您回家好吗？我愿意在您家门，第一个祝贺您圣诞快乐。”

就这样，在圣诞的钟声里，吉姆和爱尔莎迈出了古玩店，在他们的心里，荡漾着人间至纯至美的温情。

是的，聪明的读者，正如你们猜想的那样，在下一个圣诞节里，他们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一对。



她把心留给了我，让我代她好好爱你，再替她被你所爱。

心爱永恒

【中国】苦 苓

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爱上她的。

他最喜欢像个孩子般趴在她怀里，脸颊紧贴着她的胸脯，侧耳聆听她心跳的声音。

“侧耳聆听她心跳的声音。”这是她大一时写的诗；她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心跳特别快，有时候运动稍微剧烈些，心脏就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即使渐渐长大，仍然是只要爬上两层楼，就仿佛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扑腾扑腾。

扑腾扑腾，她抚着剧烈跳动的胸口询问双亲，爸爸低头叹气，妈妈又流了一脸的泪。

当她终于知道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时，她也流了一脸的泪。但后来就变得坚强，不再害怕病床，害怕高悬的点滴，害怕护士的白口罩，有时候还能平静地看着仪器上自己心跳的起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死寂的横线。

上帝大约没有把她收回去的意思：30岁那年，终于等到了愿意把心脏捐给她的人。手术前一天晚上她哭了一整夜，哭湿了白被单和枕头，她哭自己终于重新拾回了生命，也哭那个失去生命却救了她的。

她只知道那是个和自己同年龄的女子，结过婚，猝死于一场车祸。无从表达对那人的感激，她剪存了报道她换心手术的新闻，上面并列着她们两人的照片。然后他就出现了。起初他在病房踟蹰，她还以为是记者，后来却成了常来聊天的访客。在百无聊赖的病中，她常为了期待他而忙着在病床上梳妆，初恋的喜悦强烈地冲击

着她，毕竟由于自己生来脆弱的心，她连接吻也不曾。

这一次她可以放心地吻了：别人的心在自己胸腔里有规律地跳动着，她的心跳不再强烈，却十分安稳，她真的“放心”了，将半跪的他紧拥在胸前，她答应了婚事。

但她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爱她，自己不过是个残缺的人，依旧孱弱的身子，胸前永远的疤痕……他竟然毫不嫌弃地、热烈地爱她，每次她追问原因，他总是笑而不答。也许历经沧桑的人感情较内敛吧，她知道他曾有过一次婚姻，但很快失去了。

她不知道的是他藏在衣柜底层的小盒子，她在偶然间发现，好奇地打开时，看见他的旧结婚照，含笑的新娘看来好面熟，她想了想，好像……她凛然一惊，急忙找出收存的换心剪报，不用仔细对比，就知道是同一个人，那个把心捐给她的女子。

那颗心正在她胸中剧烈的跳着，扑腾扑腾。



这是一句永恒的诺言，它穿越时空，来到你身边，要你知道我爱你。

来自天堂的玫瑰

【美】吉米·韦乃尔

罗丝最喜欢红玫瑰，她的名字也是玫瑰的意思。每一年，丈夫都会送给她一些玫瑰花，花上系着漂亮的丝带。这一年，她丈夫去世了，玫瑰花依然送到了她的门前，卡片上仍然像从前一样写着：“做我的妻子吧！”

岁岁送花，他都写下这样的话：“对你的爱今朝更胜往年，时光流转爱你越来越多。”她想，这年的玫瑰一定是丈夫提前预定的，以后再也不会会有玫瑰花了。一想到这些，罗丝禁不住泪如泉涌。

她心爱的丈夫并不知道自己会如此逝去。他总是喜欢把事情提前安排妥当，以往即使再忙的时候，凡事仍能从容办好。

罗丝修剪了玫瑰，把花插进一只很特别的花瓶里。花瓶旁摆放着丈夫满面笑容的遗像。她在丈夫心爱的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伴着玫瑰花，痴望着他的相片，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一年过去了，失去了丈夫的日子她觉得十分难熬，孤独和寂寞占据了她的生命。情人节前夕，门铃响了，有人送来了玫瑰花。

她把花拿进来，心中非常惊讶。是谁在恶作剧，为什么要惹她痛苦？于是她打电话给花店。

店主解释说：“我知道您的丈夫一年前去世了，也知道您会打电话来询问究竟。您今天收到的花，是您丈夫提前预购的。您丈夫总是提前做好计划，万无一失。他预付了货款，委托我们每年送花给您。去年他还写了一张特别的小卡片，嘱咐说如果他不在，卡片就在第二年送给您。”

她谢过店主，挂上了电话，泪水涌流而下。手指不住地颤抖着，慢慢地打开了附在玫瑰花上的卡片。

卡片里是一张他写给她的便条。她静静地看着：“你好吗，我的妻子，知道我已经去世一年了，我希望挺过这一年你没有受太多的苦。我知道你一定很孤单，很痛苦。我们的爱曾使生活里的一切如此美好，我爱你千言万语道不尽，你是完美的妻子，是我的朋友和情人，让我心满意足。时光只过去了一年，请不要悲伤，我要你即使是流泪的时候也是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玫瑰花将会年年送来给你。当你收到玫瑰的时候，想想所有的快乐吧，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啊。我的妻子，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啊。请……珍惜生命，追寻幸福吧。我知道那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想想办法。玫瑰花每年都会如期而至。除非你不再应门，花店才会停止送花。那一天，花店的伙计会上门来访5次，以防你只是出门去了。但是，访问过5次之后，他就可以确认：“这些花该送到另一处我指示给他的地方——我们重逢相聚的地方。”



风儿告诉你，这世上有个人在爱着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在哪里，总有这样一个人。

微风传信

【法】玛尼埃尔·托马斯

福里德里克时常在全球飞来飞去，对他的记者工作尽心尽力，没感到有一丝丝的拘束。妻子赛琳娜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任何不高兴的神情，尽管每次他走后，她会悄悄流泪，而每次他远行归来，她总是笑脸相迎。

可是这一次，福里德里克飞得更远了。他先是在坦热写报道文章，然后又转到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他被人们作为嘉宾迎到部落头领的帐篷里。跳跃的烛光使整个帐篷的光线变得柔和无比。身着白色和金色长袍的头领将自己的女儿雅丝米纳介绍给了福里德里克。

“我将给你做向导，因为我父亲不会说你们的语言。”雅丝米纳微笑着对福里德里克说。

福里德里克立即被这个沙漠姑娘的美貌所倾倒。她那线条细腻的脸庞给她平添了一丝高贵的神情。当她光着脚在地毯上走动时，脚腕上的金环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在柔和的烛光中她深色的皮肤发着光亮。福里德里克呆呆地站在那儿，一时无法将目光从这位如丝般柔顺的姑娘身上移开。

这一夜福里德里克无法平静，沙漠的瑰丽和东方的魅力在脑海中混为一体。他终于早早醒来，走出了帐篷。黑夜正悄悄退去，太阳已将它的温暖传递给大地。他看见雅丝米纳站在井边。晨曦中的姑娘浑身更加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她的长发像瀑布般直到腰际，远远望去她在汲水的动作缓慢而宁静。

“我们俩可以说一会儿话吗？”她神情庄重地问道。

“可以的。”

他们并排坐在沙滩上，任微风轻抚。

“你为工作而来，所以不能耽误时间。”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我们沙漠里的人会猜测很多东西。这儿的风会告诉我们一切。”

“风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脸上突然一副娇憨妩媚的样子。“不需要风告诉我说你喜欢我。这既不是你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每个人必须接受命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完，然后赶紧离开这里。”

“为什么？”

“你看……”

她说着用纤细的手指在沙地上画了一片沙漠绿洲、一口井和他们俩的身影。刚刚画完，一阵微风吹来就将这一切抹得无影无踪。

“你瞧，什么也没有留下。”

然后她又用手指画出一个女人的脸，女人很像赛琳娜。微风轻轻吹过，却什么也没有抹去。

“你明白风的信息了吗？”

福里德里克不敢肯定自己真的是否明白，但他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他脸色苍白地将疑问的目光停留在雅丝米纳的脸上。

“如果你的世界里没有了那个女人，”她喃喃低语道，“你的生活将是空虚和冷漠。她是你的生活及命运所在。对于伟大的爱情，微风只提醒一次。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就太不幸了。”

雅丝米纳将装满水的罐子扛上肩膀慢慢地离开了，头也不

回。福里德里克还有三天才结束他的采访任务。但雅丝米纳的预言令他彻夜难眠。

工作刚刚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背着行李步履匆匆地赶了回去。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天色尚早，街区的所有房屋似乎都还沉睡在晨梦之中。福里德里克久久地按着门铃却没有回音。赛琳娜不在屋里？他突然被巨大的失望包围起来。他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地来到不远处的海滩，那是他们以前常常一起散步的地方。

他步履飞快地在沙滩上来回奔跑，最后他找到邻近的一家咖啡馆。此时她正坐在咖啡馆的平台上，与对面的一个男子一边说话一边笑着……

福里德里克感到一阵眩晕，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赛琳娜这时也看见了福里德里克，她愉快地打着招呼，但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跳到他的身边。福里德里克只觉得脊梁骨一阵冰凉，低下身吻了吻她。

“请在我身边坐下，”赛琳娜命令道，目光中一派喜气洋洋的模样，“我向你介绍让·克罗德，这是福里德里克。”

两个男人很有风度地握了握手。福里德里克坐了下来，目光正好与赛琳娜那爱意浓烈的目光相遇。但他因为过度的担忧，竟不敢肯定这目光是不是冲自己而来的。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想冲过去将赛琳娜紧紧地拥在怀中的欲望。

“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让·克罗德，我现在肯定已不在人世了。”赛琳娜声音沙哑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岩石上徘徊，你知道就是那条我们一起走过上百次的月桂树大道。因为心事重重，不小心脚下一滑，就掉到了水里。”

听到此话，福里德里克突然感到脊背冷飕飕，一片冰凉。“那地方海水很深。”他喃喃道。

“对，必须游很久才能到岸边沙滩。如果不是让·克罗德正好在船上看到了这一切……”她的声音突然被一阵呜咽声所代替，然后伸开双臂扑向福里德里克的怀抱。

福里德里克紧紧地将她拥住。“我爱你，所以我决定以后再也不离开你这么长时间。”

“真的吗？”

“当然。我知道，如果你仔细聆听的话，你会发现沙漠里的风总在我们耳旁不停地耳语。”

赛琳娜不解地看着福里德里克问道：“那么风对你说了什么？”

“它对我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最爱，说我不应该离开你。”

赛琳娜感到被无边的爱意淹没了，轻轻闭上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感谢风，感谢风……”



一定是上帝洞悉了这一切，接通了线路，让我们彼此倾听，相互慰藉。

巧 遇

【美】迈克·米兰

那时，我和妻子莉莎忙着办一份小小的周报。我们全部身心都投到上面。我负责文字编辑，莉莎负责发行。多少个夜晚，镇上的人和我们的孩子已经进入梦乡，我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又是一个忙碌的夜晚，我们钻进被窝没几个小时就起床了。我吃过用麦片做的早点，喝了一大杯苏打水，然后进城去找印刷商。莉莎要伺候5个孩子穿衣吃饭，再把3个大孩子送到学校，还要替他们每个人准备一份午餐，带到学校。我很累，真不想开车。莉莎也累得什么事都不想做。

“气温21，阳光明媚，今天天气真不错。”汽车收音机里音乐节目主持人快活地播着天气预报，我没有理睬他。

但是，心里想喝一大杯苏打水的欲望不理睬是不行的。我想，进城后，想喝恐怕也没有功夫了。因此我把车子停在路边，离我们家只有几英里远。

与此同时，莉莎正在扮演一个全能家庭主妇的角色，给电气公司打电话，解释水、电、暖气费迟迟不交的缘故，请求再宽限一天。查过号码本后，她拨通了一个她自以为是电气公司号码的电话。

这时，我的车已经停下。刚下车，就听到路旁公用电话铃声响。当时那个地方虽然只有我一人，但我还是朝四周望了望。“谁来接电话！”我扯开喉咙喊道，像在家里一样。

“一定是谁打错了，”我自言自语，“为什么不接接看呢？”我走近电话，拿起了话筒。

“喂。”

沉默,接着是一声尖叫。“汤姆,你在电气公司干嘛?”

“莉莎!你干嘛打到路边电话亭?”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如同在演罗德·斯特林的《边缘地带》。

我们守在机旁,惊讶变成了谈心,那还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不慌不忙、实实在在地谈心。我们甚至谈到了拖欠的电费。我劝她抽空打个盹。她要我系好安全带,苏打水少喝。

我仍不想挂断电话,我们分享着这段奇妙的经历。尽管电气公司和那个公用电话只有一个数字之差,但莉莎的电话碰巧被在场的我接到,这可谓是千载难逢的巧遇,我们只能理解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天早晨我们彼此需要向对方倾诉心曲,是上帝接通了线路。

两年后,我们终于放弃了那份为之疲于奔命的报纸。我在一家电话公司找到了工作。你说,上帝幽默不幽默?



你爱他，你想帮助他。只是你会爱吗？你懂得如何帮他吗？

说个故事给女人听

【美】约翰·格雷

身披盔甲的武士途经乡间，突然听到女人的哭喊声，他马上精力充沛，策马飞奔，奔向她的城堡。原来她被一只野兽困住了。勇敢的武士拔剑刺死野兽，结果公主接受了他。

城堡之门打开了，公主的家人和全镇的人民都欢迎他，为他庆祝。他受邀住在城中，人民视他为英雄。他和公主恋爱了。

一个月后，武士又去旅行。回来时，听到他的爱人哭泣求救。另一只野兽正袭击城堡。武士抵达时，又拔剑刺杀野兽。在他冲上前时，公主从城堡里哭喊：“别用剑，用绳子比较好。”

她丢给他绳子，又好像在示范他该如何使用。他犹豫不决地听从她的指示，将绳子套上了野兽的脖子，然后用力一拉。野兽死了，每个人都很高兴。

庆祝晚会上，武士觉得自己并没有立下功劳，因为他用的是她的绳子，而不是自己的剑，他觉得承受不起全镇人民的信任和赞美。他因沮丧而忘了擦亮自己的盔甲。

一个月后，他又去旅行，随手带着剑。公主叮咛他多保重，并把绳子交给他。他回来时，又看到一只野兽在攻击城堡，他马上拔剑往前冲，心里却想，也许可以用绳子。正在犹豫不决时，野兽向他吐火，烧伤他的右臂。他犹豫不决地望着窗口，公主正向他挥手：

“绳子没用了，用这包毒药。”

她把毒药丢给他。他把毒药倒入野兽的嘴里，野兽立刻死掉。人人欣喜庆祝，但武士却以此为耻。

一个月后,他又去旅行,随身带着他的剑。公主叮咛他凡事小心,并要他带上绳套和毒药。她的建议使他困惑,但还是将它们放入行李中。

在旅途的某条街上,他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哭泣,他冲上去解救她时,心中的沮丧已完全消除。但在拔剑时又犹豫起来,他不知道该用剑?用绳套?还是用毒药?公主会建议他用什么?

他困惑了好一会儿,随即他回忆起尚未遇见公主前只带剑的情形。他重新建立自信,丢掉绳套和毒药,以他自信之剑来对付野兽。最后,他杀了野兽,城民都欢欣鼓舞。

身披闪亮盔甲的武士再也没有回到公主身边,他留在该镇过快乐的日子。他结婚了。在结婚前他确信他的女人不知道绳套与毒药的事。

牢记每个男人的内在都是一个身披闪亮盔甲的武士,有助于你记得男人的基本需求。虽然男人很感激你的关怀与帮忙,但有时太多的关怀和帮忙反而使他信心减少。



因为你们是相爱的人儿，所以请来与我分享这份爱的美妙。

“你们好，年轻的恋人！”

佚名

他出现的时候像刚从小人国中走出来。那是在唐·歌德林堡镇河岸酒店的古老游廊上，山核桃木大摇椅将他衬得分外地矮小。即便这样，在那个温暖的四月天，我们还是一眼注意到了他：因为人们都穿着休闲装，舒适地在四周懒洋洋地游荡着。只有他，穿着深蓝色的细条纹西服，打着绯红色的哈瓦德牌领带，戴着金黄色的硬梗草帽。怀表的金链随意地垂在他紧扣的马甲上，在阳光下车金光跳跃，好像它在故意引人注目似的。当时，我刚从引以为傲的甲壳 XK-150 中兴高采烈地走出来，并转过车为我的新娘拉开车门，他远远地凝视着我们，苍老的面庞看上去茫然若失。我和妻子相拥相视地跟着旅馆侍者步上游廊，他的目光一直一直追随着我们。在我们走近他的摇椅时，他似乎露出了洞悉一切的笑容，大声招呼道：“你们好，年轻的恋人！”——我们新婚蜜月的亲热劲儿是让人一望便知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进餐厅时，已经很迟了。偌大的餐厅里空荡荡的，只坐着一个人，那个我们昨天碰到并于后来得知是毕先生的老人。他独自一人坐着，呆呆地看着面前一杯茶。看到我们走进来，他的眼睛立刻恢复了神采。他很费劲地站了起来，招手让我们过去：

“如果你们愿意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坐坐，那将令他万分高兴。”他带着耄耋老人特有的礼貌说道。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清当时我们为什么坐下了，或许是因为他脸上绽现出的孩子般的快乐神情，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那是在蜜月，我们被一

个孤单的老人发现了，不忍违背他的意愿。

他告诉我们他是加拿大人，一个律师，在温尼格还有着业务，可他已在歌德林堡这儿度过了整整五十个四月。他和妻子曾带着儿女们来到这里，骑马探山，爬上过梨·考特山每一个怡人的高点，熟知蜿蜒的小豚河的每一个河湾。

后来，他们的儿子死了，女儿也长大了，每年四月毕先生和他的妻子仍来这儿度假。三年前，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他仍坚持着一年一度的旧旅程。那山那谷对他来说是试金石，帮他打开美好记忆的遗园，那里，每一年的假日都在心中复活。

“我也有过自己的爱。”他轻轻却一字一句地说，雾霭漫上了他的眸子。他不厌其烦地询问了我们婚礼的每一个细节，并且告诉了我们他婚礼时的一情一景，当然那是在六十多年前。在谈话断掉的短暂时，他哼起了《国王和我》的主题曲“你们好，年轻的恋人”。

当天的晚餐，他又孤单一人坐在餐桌旁，神色肃然。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决不再做电灯泡打扰我们，但他的眼睛却不时地朝我们这边凝视，可我们知道，他并不孤独，他正沉湎于美好的幻境中，和他自己的真爱共进晚餐。隔天下午，当我们散完步回到房间时，我们发现了一瓶用鲜艳的黄缎带扎着的香槟酒，瓶边附着一张卡片：“想知它的用处，请于明晨去找毕先生。”

早饭后，他已坐在摇椅上等着我们了。脸上的表情很神秘，像是爱尔兰传说中指点宝藏的矮妖精。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草绘着一条河，一个可以停车的地点，一条曲折的山道，甚至还有一些点表示那儿有巨大的圆砾石，可以帮我们徒步涉过冰凉彻骨的山溪，他手绘的弯弯曲曲的路最后伸展到一个小河塘边，那里标记着一个醒目的“X”。

“这香槟可以在这个河塘中冰一冰。”他说，“你们可以在它右边那个绿草茵茵的小丘上铺开餐巾野餐，那儿十分幽僻，是一个非

常浪漫的地方。‘我们只是一言不吭地盯着他，显然他是在和我们开玩笑。

‘野餐的食篮将于正午准时在游廊上送给你们。’说完，他便站了起来，慢慢地走了。忽然他又回过头，低柔地加上一句：‘那儿，是我们心爱的地方，是我们的秘密之所。’”

在我们的蜜月里，从此再未见到毕先生。我们担心他是否病了。但每每问及旅馆侍应生，他总答道：“哦，他出去了，他常喜欢一个人呆着。”

当我们再次访问歌德林堡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快满三岁了，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儿子，已经有6个月。我们不再是驾着“小甲壳虫”，而是开着实用的大轿车抵达那古老的饭店，没人注意到我们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我和妻子携手步入旅馆门廊时，我们的儿子在前面蹒跚学步，一个老人正坐在一张吱吱嘎嘎似乎不胜重荷的摇椅上，看到小孩子，他伸开了双臂。而我们的儿子像被巨大的磁力吸住一般，迈开小腿，跑向那张开的臂膀。

“毕先生！”我和妻子异口同声地叫道。

他依然带着那天使般幸福安详的微笑，说道：“你们好，年轻的恋人！”



爱的示意，不是一枝玫瑰，而是脸对脸的亲切、背靠背的温暖，无所不在，无处不美。

爱的示意

【美】拉·金

为了给女儿黛娜找件衣裳好让她参加化妆舞会，我在阁楼的旧衣箱里翻来倒去，目光突然触到一个用绸带系着的小盒。粉色的绸带，精致的花结，但我却不大记得里面的物品了。

我拿起小盒解开绸带，就在揭开盒子的一刹那，我想起来了——我又怎么忘得了呢！这是我幼年时光的乐园，后来又盛下了多少少女的梦幻！里面装有我收到的第一件情人节礼物，是现在已成为我丈夫的汤姆送给我的，还有一条坠有金足球的链子，那是汤姆上大学时参加校运动队得的纪念品。

一层层揭开了我们相处的岁月：一朵枯萎的玫瑰，缠绵的情诗和略带伤感的书信……我似乎又回到初恋的时光，那金子般的岁月。汤姆曾是那样专注，那么痴情！

儿子托德的房间里传来汤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星期六汤姆尽做这些木工活儿：上星期为我做了一个花架，今天又在给托德做采石标本箱。他对这一切总是乐此不疲。

忽然，一种近似悲凉的情绪袭上我的心头：好久了，汤姆不再送我华而不实的礼品。我从不怀疑他仍然爱我，当我俩躺在床上悄谈，当他的双臂有力地拥抱着我的时候，一切仍是那样充实而甜美。可我仍然怀念以往溢于言表的恋情，倾心于盒里装着的爱的表白。

晚饭时我有些抑郁，托德和黛娜谈得正火热，丝毫没有留意我的情绪，可我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关切地注视着我。汤姆端了一只

碟子随我走进厨房：“兰，有什么心事，能不能告诉我？”我缓缓掏出那条足球链：“还记得吗？”

“嗨！”他容光焕发，高兴地咧开嘴笑了，“从哪儿找到的？”

“阁楼的旧衣箱里。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我说，“那时候我们多浪漫，多亲密！像是生活在梦里……”

“兰……”他看得出我要哭了，伸手把我搂在怀里。

“那时你爱我爱得——爱得那么深！”我贴着他的衬衫喃喃地说，“我们是怎么了，汤姆？当初的柔情哪儿去了？”

“是生活改变了我们，兰。我们从梦中挣脱出来，开始了现实生活。”

“可它多美好！不该变的，我们不该失去那一切！”

他搂着我的手轻轻松开了。“是的，那一切确实美好，可谁又能永远保持那种激情呢？总要变的。你觉得我们失去了什么，这真让我难过。”他从椅子上拾起报纸，离开了厨房。

我伤了汤姆。难道34岁的我再这样渴望浪漫真的错了？我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开始刷洗精致的银餐具。这一刻，我想起了艾米莉姨妈，她生前送我这套餐具时，曾认真地说：“记住，孩子，这餐具每天都要用。”看着我不解的神情，她又说：“只有不断使用的东西才具有永恒的价值，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珍贵，而它自身也在不断地使用中增色。”

我看了一眼手中的银匙，它光泽柔和，却富丽深沉，这些年来这套银餐具越来越漂亮，我知道，它们不仅丰富了我生活的岁月，也使它们自身更富有价值。

我凝视着窗外。花木丛生的庭院，渐渐融入淡淡的暮霭之中。院围艳丽的玫瑰，丛丛的花木都经过汤姆精心栽种和修剪。他搭的储藏室，此时多像一座童话世界中的小木屋！

记得那时他热切地拉着我的手，看他安在储藏室的蓝色白边

的门。“我自知比不上莫戈帝的灵庙，”他得意地扬扬手，“不过还有点风格吧！”“挺有风格哩！”我高兴地靠向他怀里。

哦，还有，还有他给我的非洲紫罗兰设计的花架，还有托德的采石标本箱。这些不过是汤姆最近赠送给家庭的几件礼物，而他送了我们多少这样的礼物，这些礼物又倾注了一个真正理解了爱和关怀的男子多少心血！

我怎能因为他不再有爱的浪漫表白，就认为这是生活的缺憾呢？一个小盒子可能容纳我们婚前深深的爱恋，而这个家，却包涵了我们日益丰富的人生。我决定去找汤姆。走到门前，我停住了脚步——客厅里空无一人。我知道自己深深地伤了汤姆的心，可现在，他去哪儿了呢？我焦急地转身正要走开，却差点撞进他的怀里，他正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

“啊！”我的声音颤抖了，“我正找你呢！”

“我不是在这儿吗？”说着，他从背后伸出手来，啊！是一枝用纸包着的新鲜的玫瑰花！

“小心点，”他说，“当心刺。”

我一头扑过去，紧紧拥抱住他，泪水止不住地往下落。

“兰，我们不可能再回到18岁，但爱的示意无论哪个年纪都是美妙的，不是吗？”他温柔地吻了吻我的前额。

是的，浪漫的青春已一去不返，爱却依然在平凡的岁月里一点点延续，一点点加深。它或许不再狂热缠绵，不再激情伤感，而爱的示意却在平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份关注的眼神里动人闪耀，无处不美，无所不在。

我送你的银婚礼物就是这朵椰菜花，让我们一生一世珍爱它。

银婚礼物

佚名

我不止一次想象过我们的银婚典礼：在一个用鲜花装饰着的白色帐篷里，有一个6人管弦乐队；几百个客人拥挤在帐篷内外，丈夫和我交换着钻石手镯；乐队奏起乐曲，我俩摇摇摆摆地跳着舞；然后，爬上游船，打开香槟酒，泪水涟涟的儿女们在码头上向我们挥手……

实际情况是：孩子们把两个汉堡包和几个热狗扔在烤架上，扔得乱七八糟的食品等着我们去收拾，桌子上是我们互赠的礼物：一件看起来什么人都能穿的浴衣，一瓶带喷嘴的淋浴剂。

25年了。我时时感到，我和丈夫几乎成了一个人：思想、经历、观点和处理事情的办法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有时我会奇怪，在这25年间，我究竟都为他做了些什么，而他又做了什么，让我们互相不能割舍。他不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只是偶尔和不多的好友一起散散步，钓钓鱼，我也并不是个脾气温顺的女人，每一个或者两个星期中都要有一次把蔬菜扔在他身上，怒气冲冲地告诉他，我不喜欢总吃同样的食品。现在，我第一次想到，他是否知道我有何烦恼，是否想过什么办法为我解忧？

丈夫从烤架上拿起最后一个汉堡包，问我想不想吃。

“你知道，理查德给利丝买了一枚贵重的钻戒，她给他买了一件长的毛皮大衣。”我说。

“住这么热的地方，毛皮大衣有什么用？”他笑着回答。

他开始收拾东西。我看着他。我们一起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

3次流产,住过5所房子,养育了3个孩子,用过9辆汽车,有23件家具,度过7次旅行假期,换过12种工作,共有19个银行存折和3张信用卡。我给他剪头发,掖好过33,488次右边的衬衣领子;我每次怀孕时,他就给我洗脚;有18,675次在我用完车后,他把车子停到它该停的地方。

我们共用牙膏、橱柜,共有帐单和亲戚,同时,我们也相互分享友情和信任……难道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5年的一切?

他走过来,对我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什么?”我惊喜地问。

“闭上你的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时,只见他捧着一棵养在泡菜坛子里的椰菜花。

“我一直偷偷地养着它,叫孩子们看见,就该把它毁了。”他乐滋滋地说,“我知道你喜欢椰菜花。”

也许,爱情就藏在这些琐碎、简单的事情之中。



这一生之中 ,总是有许多的缘 ,有些短暂 ,有些持久。只是 哪一段缘能替代你在我心中的永远？

初 秋

【美】休 斯

比尔很年轻的时候就恋爱了。多少个夜晚,他和恋人在一块散步、谈心。后来,为了点小事,他们不说话了,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和一位她认为她所爱的男人结婚了。比尔离开了,对恋人满怀怨气。

昨天,经过华盛顿广场时,她见到他了。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比尔·沃克,”她叫道。

他停下了脚步。起先,他没认出她,她看上去那么老。

“玛丽!你从哪儿来?”

她无意识地抬起了头,好像等着一个吻。他伸出了他的手,她握了。

“我现在住在纽约。”她说。

“哦。”——带着礼貌的微笑。接着,他皱起了眉头。

“我一直想知道你怎样,比尔。”

“我在商业区附近的一家合伙的事务所当律师。”

“结婚了吗?”

“当然,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哦。”她说。

熙熙攘攘的人群从他们身边走过,穿过广场,全是陌生的人群。已经傍晚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天冷得很。

“你丈夫怎么样?”他问道。

“我们三个孩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计室工作。”

“你看上去很……”他想说“老”。“……健康，”他说。——她明白了他的话。在华盛顿广场的大树下面，她发现自己在极力追忆着逝去的岁月。在俄亥俄州的时候，她比他大。但现在，她一点儿也不年轻了，而比尔却依然是年轻的。

“我们住在中心西街区，”她说，“有时间来看我们。”

“一定去，”他答道，“哪天晚上，你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到我们家来吃晚饭，随便哪天晚上。露西尔和我都非常欢迎。”

广场上的树叶从树上慢慢地往下落着，没有风声。在秋色的黄昏里，她觉得有点儿病样的感觉。

“我们很乐意。”她回答说。

“你可要看看我的孩子哟。”他露齿而笑。

突然间，五号街一条长街的路灯都亮了，一长串朦胧的灯光映照在蓝蓝的夜空。

“我乘的公共汽车来了。”她说。

他伸出他的手，“再见！”

“什么时候……”她想。但车子要开了。街上的灯光朦胧，闪耀，模糊。她上车的时候，害怕张开嘴，害怕说不出一句话。

她突然尖叫起来：“再见！”但车门已经关上了。

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汽车与比尔之间横街而过，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们。间隔的距离，人群。她看不见比尔了。她想起了忘了把地址给他，——或找他要地址，——或告诉他，她的小儿子也叫比尔。

是永远的不离不弃，是永远的相濡以沫。

经典爱情

【中国】天堂鸟

有一天，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我会把一半给我的母亲，另一半给你吃。”小女孩喜欢上了小男孩。那一年他12岁，她10岁。

过了10年，他们村子被洪水淹没了，他不停地救人，有老人，有孩子，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惟独没有亲自去救她。当她被别人救出后，有人问他：“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不救她。”他轻轻地说：“正是因为我爱她，我才先去救别人。她死了，我也不会独活。”于是他们在那一年结了婚。那一年他22岁，她20岁。

后来，全国闹饥荒，他们同样穷得揭不开锅，最后只剩下一点点面了，做了一碗汤面。他舍不得吃，让她吃；她舍不得吃，让他吃！三天后，那碗汤面发霉了。当时，他42岁，她40岁！

因为祖父曾是地主，他受到了批斗。在那段年月里，组织上让她“划清界线、分清是非”，她说：“我不知道谁是人民内部的敌人，但是我知道，他是好人，他爱我，我也爱他，这就足够了！”于是，她陪着他挨批、挂牌游行，夫妻二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接受了相同的命运！那一年，他52岁，她50岁！

许多年过去了，他和她为了锻炼身体一起学习气功。这时他们调到了城里，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的公园，当一个青年人给他们让座时，他们都不愿坐下而让对方站着。于是两人靠在一起手里抓着扶手，脸上都带着满足的微笑，车上的人竟不由

自主地全部站了起来。那一年，他 72 岁，她 70 岁。

她说：“10 年后如果我们都已死了，我一定变成他，他一定变成我，然后他再来喝我送他的半碗粥！”

70 年的风尘岁月，这就是爱情。



上卷 爱香如故

第二辑 守望天使

守 望 天 使

每个人的头上都飞着一对天使，他们守护着你，望着你。他们不敢稍稍放一下翅膀，因为翅膀一放下，雨就会淋湿下面的人。

终于有一天，这个受庇护的人决定离开家，也离开这对老天使。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远去，老天使们飞得高高的，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个想去征服一切的孩子。他们想把翅膀放下歇歇了，却发现，张得太久，再也放不下了！

离家在外的人经受风雨时会常想起那对老天使和他们翅膀下的温暖，只是他不会理解那

份“守望”的心情。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也长了双翅膀，守护着下面的家和孩子，才明白自己的那对“守望天使”。



这不是神话，我相信它的真实。如果你也相信，请把它献给你的母亲。

上帝创造母亲时

【美】爱玛·本贝克

仁慈的上帝一直在为创造母亲而加班工作。在进入第6天时，天使来到主面前，提醒他说：“您在这上面已经花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啦。”

主对天使说：“你看过有关这份订货的技术要求吗？”

她必须能够经受任何荡涤，但不是塑料制品；

有180个活动零件，可以任意更换；

靠不加奶和糖的浓咖啡及残羹剩饭运行；

具有站立起来就不会弯曲的膝部关节；

拥有一种能够迅速医治创伤和疾病的亲吻，从骨折到失恋都能治愈；

此外，她必须有6双手……

天使缓缓地摇了摇头说：“6双手……这怎么可能？”

“令我感到困难的却不是这些手，”上帝回答说，“而是她所必须具有的那3双眼睛。”

“可是，”天使说，“订货单上没提出这个标准……”

“是的，可她需要。”主点了点头说，“她需要一双能透过紧闭的房门洞察一切的眼睛，然后她才可以胸有成竹地问：‘孩子们，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另一双眼睛将长在她的后脑勺上，用来专门看她不该看到而又必须了解的事情。当然，在前额下面她也有一双眼睛，当孩子们有了过失或麻烦时，这双眼睛能够看着他，而不必开

口,就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的意思。”

“这太难了,”天使劝道,“主啊,您该歇歇了,明天……”

“不行!”主打断了天使的话,“我感到我正在创造一件十分接近我自己的造物。你看,眼前的这件母亲模型,已经能够在患病时自我痊愈……能够用一磅汉堡包满足一家6口人的胃口……能把一个9岁的男孩弄到莲蓬头下淋浴……”

天使绕着母亲模型细细地看了一遍,不由地赞叹道:“她太柔和了!”

“但很坚强!”上帝激动地说,“你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么能干,也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大的忍耐力!”

“她会思考吗?”

“当然!”主说,“她还会说理,商量,妥协……”

这时,天使用手摸了摸母亲模型的脸颊,忽然说道:“这里有一个地方渗漏了。我早就说过,您赋予她的东西太多了,您不能忽略她的承受力嘛!”

主上前去仔细看了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蘸起了那滴闪闪发光的水珠。“这不是渗漏,”主说,“这是一滴眼泪。”

“眼泪?”天使问,“那有什么用?”

“它能表示欢乐、悲哀、失望、怜爱、痛苦、孤独、自豪……”主说。

“您真行!”天使赞道。

主的脸上露出了忧郁。“不,”他说,“我并没有赋予她这么多功能。”

父亲送我的每朵花 ,甚至每个花瓣 ,都让我咀嚼出爱的滋味。

凝重的父爱

【英】斯芬·简

我第一次收到父亲送给我的花时是 9 岁。那时 ,我在一个踢踏舞训练班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学习 ,学校通常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音乐演奏会 ,我作为合唱队里的一名初学者 ,兴奋的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演奏会结束时 ,我很惊奇地听到我的名字与其他主演的名字一同被大声地念了出来 ,父亲往我手上塞满了有着长茎的、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直到现在我仍然感觉到自己站在舞台上 ,脸色鲜红 ,透过舞台的脚灯 ,看到父亲微笑着使劲鼓掌。

那便是我人生里程碑中收到的最初的一束花。那些花 ,我的确很喜欢 ,但我又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 ,我觉得太奢侈、太浪费。

父亲却不这么认为 ,他做任何事向来都是大手大脚的。譬如 ,让他去面包店买一个面包 ,他会买回三个。一次母亲说 ,我需要一件新的晚礼服 ,他便买了十几件回来。他的所作所为常使得我们没有钱去购置更重要的物品。那次买衣后 ,我就再无钱买真正需要的冬衣和新滑冰鞋了。

虽然有时我不免埋怨他 ,然而他就买别的什么衣物来补偿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无声的爱 ,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爱 ,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搂住爸爸的脖子亲他 ,我要让他明白他所做的一切 ,我都铭记在心。

16 岁的生日到了 ,在我看来 ,这不是个快乐的日子。我长得粗

大,又没有男朋友,善良而又用心良苦的父亲为能让我开心,打算给我开个生日宴会,而这更加深了我的痛苦。当我走进客厅时,映入眼帘的是蛋糕旁一大把光鲜亮泽的花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得多。

我顿时有种想逃的感觉。现在每个人都会知道是谁送花给我了,而不是男朋友。我真的差点哭出声来,要不是我的好友用满是羡慕的眼光对我悄悄地说,“嘿,你可真幸运,有这么一位爱你的父亲!”

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场景——生日宴会、演奏会、颁奖典礼、毕业典礼,一闭上眼都会再现在眼前,每一次都少不了有父亲送的花儿相伴,每一次我的情感也总在快乐与尴尬中起伏不定。

直到大学毕业后,这种矛盾的心理才得以完结。我有了新的工作,也有了爱人,父亲的花儿却不断,每一束花象征着我的成功、父亲的骄傲。花儿带给了我们莫大的快乐。

而今,感恩节有鲜橙色的菊花,圣诞节有硕大的一品红,复活节有洁白的百合花,生日宴会上也绝少不了华丽的天鹅绒般的红玫瑰,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出生,我们乔迁新居,都有季节性的花儿来庆贺这一切。

当我的事业和家庭日渐走向稳定的时候,父亲却苍老了。他送的花儿仍然不断,直到快70岁前的几个月他心脏病突发。父亲走了,我在所有的花店中找到了最大最红的一束玫瑰盖在他的灵柩上。

这以后十几年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有一种冲动要走出去,买上一大束花来装点我的居室,可我一直没有这么做过,因为我知道再也没有往日的那份心境,那份感受了。

我的又一个生日来临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孤独、惆怅之情接

踵而至，丈夫打高尔夫球去了，两个女儿也出门了，13岁的儿子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也早早跑出去了，无人提及我的生日。

突然，门铃响了，儿子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忘了钥匙，也忘了您的生日，妈妈！”儿子耸耸肩，边说边从背后拿出一大束鲜嫩的雏菊来，“祝您生日快乐！”我把儿子搂在胸前，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我又有了多年来久违了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无论你多么地坚强如铁，有一样东西你不得不感动，那就是——

父 母 心

【日】川端康成

轮船从神户港开往北海道，当驶出濑户内海到了志摩海面时，聚集在甲板上的人群中，有位衣着华丽、引人注目的、年近四十的高贵夫人。有一个老女佣和一个侍女陪伴在她身边。

高贵夫人不远，有个四十岁左右的穷人，他也引人注目：他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看上去个个聪明可爱，可是每个孩子的衣裳都污迹斑斑。

不知为什么，高贵夫人总看着这父子们。后来，她在老女佣耳边嘀咕了一阵，女佣就走到那个穷人身旁搭讪起来：

“孩子多，真快乐啊！”

“哪的话。实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穷人孩子多了更苦。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已没法子养育这四个孩子了！但又不舍得抛弃他们。这不，现在就是为了孩子们，一家六口去北海道找工做啊。”

“我倒有件事和你商量，我家主人是北海道函馆的大富翁，年过四十，可是没有孩子。夫人让我跟你商量，是否能从你的孩子当中领着一个做她家的后嗣？如果行，会给你们一笔钱作酬谢。”

“那可是求之不得啊！可我还是和孩子的母亲商量商量再决定。”

傍晚，轮船驶进相模滩时，那个男人和妻子带着大儿子来到夫人的舱房。

“请您收下这小家伙吧！”

夫妻俩收下了钱，流着眼泪离开了夫人舱房。

第二天清晨，当船驶过房总半岛，父亲拉着五岁的二儿子出现在贵夫人的舱房。

“昨晚，我们仔细地考虑了好久，不管家里多穷，我们也该留着大儿子继承家业。把长子送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合适的。如果允许，我们想用二儿子换回大儿子！”

“完全可以。”贵夫人愉快地问答。

这天傍晚，母亲又领着三岁女儿到了贵夫人舱内，很难为情地说：

“按理说我们不该再给您添麻烦了。我二儿子的长相、嗓音极像死去的婆婆。把他送给您，总觉得像是抛弃了婆婆似的，实在太对不起我丈夫了。再说，孩子五岁了，也开始记事了，他已经懂得是我们抛弃他的。这太可怜了。如果您允许，我想用女儿换回他。”

贵夫人一听是想用女孩换走男孩，稍有点不高兴，看见母亲难过的样子，也只好同意了。

第三天上午，轮船快接近北海道的时候，夫妻俩又出现在贵夫人的卧舱里，什么话还没说就放声大哭。

“你们怎么了？”贵夫人问了好几遍。

父亲抽泣地说，“对不起。昨晚我们一夜没合眼，女儿太小了，真舍不得她。把不懂事的孩子给别人，我们做父母的心太残酷了。我们愿意把钱还给您，请您把孩子还给我们。与其把孩子送给别人，还不如全家一起挨饿……”

贵夫人听着流下同情的泪：

“都是我不好。我虽没有孩子，可理解做父母的心。我真羡慕你们。孩子应该还给你们，可这钱要请你们收下，是对你们父母的心的酬谢，做你们在北海道做工的本钱吧！”

这生命的种子 ,伴随着老人无穷尽的爱 ,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播种生命

【美】舍伍德·安得森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农夫们买卖的吆喝，孩子们朗朗的书声，星期六热闹的集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镇平凡的生活。

海奇·哈齐森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镇农夫，粗糙而矮小。他的农场位于飞奔路，离小镇大约三英里。虽然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但是海奇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收成也很不错，在沿路大大小小的农场中远近闻名。

海奇的农场很显眼。小房舍总是粉刷一新，果园里的果树都刷上了白白的过冬石灰。谷仓和小棚都修葺一新。人们总是说，凡是属于海奇的区域总是那么干净宜人。

生活中，年近 70 的海奇几乎什么都姗姗来迟。他的父亲在内战中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残留的日子完全是在海奇的赡养下度过直到去世。海奇是个独子，因为家庭的变故直到快 50 岁时才同一个矮小的 40 岁的女教师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唯一的儿子威尔·哈齐森。虽然也很矮小，但是却相当强壮。威尔在镇上读书时是球队里的投手。他快乐、聪明、机警，是个令人喜爱的小伙子。威尔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去了芝加哥的一所艺术学校。威尔在芝加哥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处处受人欢迎。他相貌英俊、率直、天真、人缘好，艺术学校的女孩们都喜欢他。

海奇夫妇不爱和邻里来往，也不喜欢闲逛。午后或夏日的夜晚，海奇夫妇常坐在一起长谈，而主题永远是儿子威尔，威尔是这对老夫妻生活的全部，是他们生活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

埋头苦干。从黎明的破晓到傍晚的黄昏,有时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对老夫妻在晚饭后,又下田开始劳作。

有熟人到农场时,老夫妻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和他坐坐,会大声地说他们又收到一封信。因为威尔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们的。矮小的妻子跟在海奇的后面跑过来。“我们收到了另一封信。”海奇大声欢叫。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气喘吁吁,也重复着:“先生,我们又收到一封信。”他们会立即拿出信,大声地读着。

春天的一个夜晚,老夫妇接到一份电报。电报里说威尔因车祸而亡。事件的经过很模糊:大概是在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喝了一点酒后,不知怎么回事,在回去的路上翻了车。威尔就这样不幸而亡。接过电报时,老海奇穿着一套可爱的白色长睡袍,沐在洁白的月光里,没说一句话。远处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房子里没有传出一丝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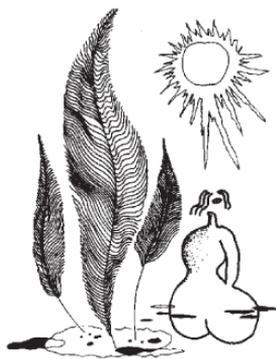
后来——大概过了十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两个白色的身影从海奇·哈齐森的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朝谷仓而去。那个白天,海奇已犁了一整天的地,他几乎犁完了谷仓附近的田地。那谷仓的田地被犁得整整齐齐,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着深深的泥香……

两个人影随即又出了谷仓,下了地。老海奇拉着一台玉米播种机,而他的妻子拎着一袋玉米种子。在这皎洁的月光下,在得知儿子噩耗的夜里,他们俩又开始播种玉米。

这是一番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碎的情景:他们俩都是身着白色的睡袍,开始一垄一垄地撒着玉米粒,平静而又自然地重复着每一个细小动作。而在每一垄的尽头,他们都在篱笆旁肩并肩地跪着,沉默好大一会儿。在洁白的月光下,犹如两尊动人的雕塑。这一切都那么有序,这一切都在寂寞无声中进行。

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融合,无声的哭喊被他们深深地埋入了地下,生命的种子也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土地中。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他们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读。



每个人的身旁 ,都长着一棵施舍的树 ,无条件地给予你它的一切 ,甚至包括生命。

施舍的树

【意】谢尔·西弗斯汀

从前有一棵树 ,她很爱一个男孩。每天 ,男孩都会到树下来 ,把树的落叶拾起来 ,做成一个树冠 ,装成森林之王。有时 ,他爬上树 ,抓住树枝荡秋千 ,或者吃树上结的果子。有时 ,他们还在一块玩捉迷藏。要是他累了 ,就在树荫里休息 ,所以 ,男孩也很爱这棵大树。

树感到很幸福。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孩长大了。树常常变得孤独 ,因为男孩不来玩了。

有一天 ,男孩又来到树下。树说：“来呀 ,孩子 ,爬到我的树干上来 ,在树枝上荡秋千 ,来吃果子 ,到我的树荫下来玩 ,来快活快活吧。”

“我长大了 ,不想再这么玩 ,”男孩说 ,“我要娱乐 ,要钱买东西 ,我需要钱。你能给我钱吗？”

“很抱歉 ,”树说 ,“我没钱。我只有树叶和果子 ,你采些果子去卖吧 ,卖到城里去 ,就有钱了 ,这样你就会高兴的。”

男孩爬上去 ,采下果子来 ,把果子拿走了。

树感到很幸福。

此后 ,男孩很久很久没有来。树又感到悲伤了。

终于有一天 ,那男孩又来到树下 ,他已经长大。树高兴地颤抖起来 ,她说：“来啊 ,男孩 ,爬到我的树干上来荡秋千 ,来快活快活吧。”

“我忙得没空玩这个 ,”男孩说 ,“我要成家立业 ,我要间屋取暖。你能给我间屋吗？”

“我没有屋，”树说，“森林是我的屋。我想，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砍下来做间屋，这样你会满意的。”

于是，男孩砍下了树枝，背去造屋。树心里很高兴。

但男孩又有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有一天，他又回到了树下，树是那样地兴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她才轻轻地说：“来啊，男孩，来玩。”

“我又老又伤心，没心思玩。”男孩说，“我想要条船，远远地离开这儿。你给我条船好吗？”

“把我的树干锯下来做船吧，”树说，“这样你就能离开这里，你就会高兴了。”

男孩就把树干砍下来背走，他真的做了条船，离开了这里。

树很欣慰，但心底里却更难过。

又过了好久，男孩重又回到了树下。树轻轻地说：“我真抱歉，孩子，我什么也没有剩下，什么也不能给你了。”

她说：“我没有果子了。”

他说：“我的牙咬不动果子了。”

她说：“我没有树枝了，你没法荡秋千。”

他说：“我老了，荡不动秋千了。”

她说：“我的树干也没了，你不能爬树。”

他说：“我太累，不想爬树。”

树低语说：“我很抱歉。我很想再给你一些东西，但什么也没剩下。我只是个老树墩，我真抱歉。”

男孩说：“现在我不要很多，只需要一个安静地方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太累了。”

树说：“好吧，”说着，她尽力直起她的最后一截身体，“好吧，一个老树墩正好能坐下歇歇脚，来吧，孩子，坐下，坐下休息吧。”

男孩坐在树墩上。

对我而言，这盒子是无价之宝，因为它盛有家的味道。

盒

【英】大卫·洛契弗特

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一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碰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我一直在听着你的动静……”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得出你心境不佳。”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着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给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1912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是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

1912年！那是40年前——这比我的年龄的两倍还长！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仍然津津乐道地说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你能猜出里面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头的确是空的。”

这时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问底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40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呢。”

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比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做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我心中又升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永远随身带着一点老家的气息，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总会和你在一起。”
“是的，我永远相信！”

地震中的父与子

【德】马克·汉林

1989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一带的大地震，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使30万人受到伤害。

在混乱和废墟中，一个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便冲向他7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在他眼前，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已变成一片废墟。

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他坚定地站起身，向那片废墟走去。

他知道儿子的教室在楼的一层左后角处。他疾步走到那里，开始动手。

在他清理挖掘时，不断地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看到这片废墟，他们痛哭并大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哭喊过后，他们绝望地离开了。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太晚了，他们已经死了。”这位父亲双眼直直地看着这些好心人，问道：“谁愿意来帮助我？”没人给他肯定的回答，他便埋头接着挖。

救火队长拦住他：“太危险了，随时可能发生起火爆炸，请你离开。”

这位父亲问：“你是不是来帮助我？”

警察走过来：“你很难过，难以控制自己，可这样不但不利于你自己，对他人也有危险，马上回家去吧。”

“你是不是来帮助我？”

人们都摇头叹息着走开了，都认为这位父亲因失去孩子而精神失常了。

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浑身上下破烂不堪，到处是血迹。到第38小时，他突然听见底下传出孩子的声音：“爸爸，是你吗？”

是儿子的声音！父亲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我的儿子！”

“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来救我，也就能救出大家。因为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你总会和我在一起！’”

“你现在怎么样？有几个孩子活着？”

“我们这里有14个同学，都活着，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房顶塌下来架了个大三角形，我们没被砸着。”

父亲大声向四周呼喊：“这里有14个孩子，都活着！快来人。”过路的几个人赶紧上前来帮忙。

50分钟后，一个安全的小出口开辟出来。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出来吧！阿曼达。”

“不！爸爸。先让别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论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总会跟我在一起。”

这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在经过巨大灾难的磨难后，无比幸福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我理解的爱 不是相互间的凝视 ,而是一起凝视同一个方向。

陪伴的力量

【美】瑟姆·亨特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 ,所以我长大后的目标就是做“爸爸” ,而不是“父亲”——我的父亲一定在某一角落 ,但我却没有“爸爸”。

“爸爸”的头号责任 ,依我看是陪伴 ,不要错过能将父子连在一起的机会 ,无论它是重大还是平常。我一直在设计着我可能会与我父亲作伴的场景。“有朝一日 ,”我发誓 ,“我要与我的孩子共享这一切。”

这种日子总是在人们毫无准备——业务缠身、精疲力竭之时来临。安排日程时 ,我听到一声稚嫩的声音 :“你会和我作伴的 ,对吗 ,爸爸?”“当然 ,”我清了清嗓子回答 ,“我哪能忘记。”

那是在 1984 年 ,正是我成年后最忙的一年。我那上一年级的大儿子的学校里要举行野餐。被业务期限逼得头昏脑胀的我险些忘记了野餐。但我及时冲出了办公室 ,加速驶向公园。

扎奇弓着背坐在野餐桌旁的草坪上 ,阳光直射在他那露出 T 恤衫的脏兮兮的脖子上。他一身尘土、两膝漆黑、大汗淋漓 ,短袜松散地垂在原先是白色的网球鞋上。他孤伶伶地坐着 ,周围是成群的 7 岁模样的孩子。

扎奇的视线专注地追随着在草丛间穿行的什么东西。那是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飞虫。“噢 ,太好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时他说 ,“我担心这小虫溜掉之前你还来不了。”他说的是小虫溜掉之前 ,我想 ,扎奇从没想到我会不来 ,或者我也许忘了这次野餐。对他来说 ,这是绝不可能的。

在众多的母亲中间，扎奇和我一起坐在草坪上吃着三明治。他指给我看周围的孩子，逐个告诉我他们的名字。他还把我介绍给他追逐打闹的拉切尔。不时会有个孩子钻过来，悄悄地问扎奇：“那是你爸爸吗？”每当这时，我真想一下减掉40磅体重，再换上一身精神的网球装，活动着肌肉，好让扎奇能引以为豪。但他注视着我，神气十足地回答：“他当然是！”

扎奇和我分吃着橡皮糖。他很难相信，我嚼着嚼着竟像回到了自己的七岁时。“你和你爸爸分吃过橡皮糖吗？”他问。我无法回答，干脆岔开了话题。

那晚回家后，我抱起扎奇看门廊里的鸟巢。没想到一个七岁的孩子竟有那么重。他窥视着鸟巢：里面还没有蛋，只有些干草和几根羽毛。“你爸爸有没有抱你看过鸟窝？”他问。我又一次语塞了。后来，在他那贴满他心目中英雄的彩画的房间里，我把他抱上床盖好被子。他趴在那儿，我轻抚着他的后背，直到他合上眼睛。但当我走向门口时，我才发现他在装睡——他喊了一声：“晚安，爸爸！”

多年以来，我珍藏着一本记录下了相伴时光的珍贵的影集。我经常与孩子们一起翻看。当出现“信任危机”时，我就把它请出，用它来弥合代沟，治愈伤痛。回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但只有你曾经拥有它，才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一天，扎奇的儿子或女儿也许会问他：“你爸爸抱你看过鸟巢吗？”令我欣慰的是，他至少会有一个回答。

这件宽松的黄衬衫，传递着爱的信息，穿上它时，我变得无比坚强。

一件宽松的黄衬衫

【英】约翰

这件宽松的黄衬衫是长袖的，有四个缀黑线边和撒扣的特大口袋。1963年圣诞节期间我从大学放假回家，翻捡母亲准备捐赠出去的几袋衣服时发现了它。“你不是要把这件旧东西带走吧？”母亲看到我在收拾黄衬衫时说，“那是在1954年怀着你弟弟时穿的！”

“妈，这件旧衣服正好派上用场，谢谢您！”她还来不及反对，我已匆匆把衬衫塞进了我的衣箱里。

这件黄衬衫成了我大学时代行头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它。第二年，我结了婚。怀孕以后那些“大腹便便”的日子里，我老穿这件黄衬衫。我想念妈和家里所有的人，因为我和丈夫住在离老家很远的的一个城市。

那年圣诞节，我在一只袖子的肘弯处打个补丁，把衬衫洗好、烫好，用彩纸包好寄给了妈妈。

妈妈来信说，她为收到“真正”的礼物高兴并道谢，还说那件衬衫很可爱，但从此没有再提到它。

第二年，丈夫、女儿和我一块儿回老家搬运一些家具。在我们打开装餐桌的板条箱时，我注意到有一样东西用胶布粘在桌底，是那件黄衬衫。于是游戏的方式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一家下次回去探亲时，我偷偷地把那件衬衫放在爸妈的床垫下面。我不知道隔了多久她才发现，不过到我发现它在我家客厅落地灯灯座下面时，几乎已经过了近两年。那时我正在为一些家具

重新油漆或打蜡，刚好需要件黄衬衫。

1975年我和丈夫离婚。我准备带着三个孩子迁回我的老家。在我收拾行李时，一阵深深的忧愁突然袭上心头。我翻着《圣经》以期获得一些安慰。我看到：“要穿起上帝赐予的全副盔甲，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当一切磨难过后，你定会变得无比坚强。”

我想象着自己穿上了上帝所赠的盔甲，不过我看到的只是那件污渍斑斑的黄衬衫。但慢慢地，我有所领悟。母亲的爱不就是上帝所赐盔甲的一部分吗？我的勇气和信心又恢复了。

我想我应该把那件衬衫送回我母亲那儿去。在一次我去探望她时，我把衬衫塞在了母亲衣橱最下面的抽屉中。就在这时，我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了份称心的工作。

一年后，我在堆放打扫用具的壁橱里发现了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那件黄衬衫。在胸前的口袋上，横着绣有五个翠绿色的字“我属于帕特。”

我也不甘示弱，在后面加上了两个字。于是那件衬衫便骄傲地宣布“我属于帕特的妈妈”了。

不过我并未就此住手。我请一位朋友把它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从别的镇寄给我母亲。我和女儿还附上了一封来自“援助贫困者协会”看来很正式的信，宣布她已获得好人好事奖。

我真想看到妈打开这个盒子时的表情，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不过，她从未提起这件事。

两年后，1978年我再结婚。婚礼结束后，丈夫和我驾车去度新婚蜜月。在前往旅馆的途中，我伸手去拿汽车里的一个枕头，准备垫在头下休息一下。那个枕头有点凹凸不平。我拉开枕套的拉链，发现用结婚礼品纸包着的那件黄衬衫。一个口袋里塞了张字条：“请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27至29节。我爱你们两口子，母

字。”

那天夜里我在旅馆房间里一页页地读着《圣经》，找到了那几节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因此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请你们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我就要走了，但我还将回来探望你们。如果你们真的爱我，就会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现在可以到上帝那儿去，他比我要伟大得多。”

那件衬衫是妈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她三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肌肉神经衰退症“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而且已到了晚期。次年母亲便辞世了，享年 57 岁。

我极想把那件黄衬衫送去给她陪葬。不过我很高兴我终于没这样做，因为它生动地提醒了我与母亲之间长达 16 年之久充满了爱的故事。

而且，我的大女儿现在已上大学，主修美术。每个美术学生都有一件有大口袋的宽松黄色衬衫。



曲曲老歌如同那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尘封的记忆之门，这是我与母亲间的共鸣。

老 歌

【美】约翰·卡特

父亲去世后，母亲记忆力衰退，后来更连我这个惟一健在的儿子也不认得了。不过每次见到我她都很高兴。我说：“妈，是我，是您儿子约翰。”她听了也会表示认许。

每次我提醒她我住在加州，她都觉得很意外。她爱听我告诉她家中大大小小的事，要是过了一會兒我把同样的事再说一遍，她还会高兴地再听一遍。除此之外，她几乎无话可说。

探望她成了件痛苦事。我想用一些生动的情景唤起她的记忆。“我想你还记得从前后院里的那些柳叶石楠……”我也希望她能记起有关我孩子的生活点滴，以及我在西岸的生活。

可是她什么也记不起来。而且因为感觉到我的失望而躁动不安。有时候我只待个20分钟，把自己近来特别的事向她说一遍，并说我很记挂她，然后就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几年前，我实在无计可施，便开始对着她唱歌，轻轻地、害羞地唱。一天，我带了1950年放在母亲钢琴上的那本《壁炉民歌集》去。

那天我挺直身子坐着，向母亲唱起《罗梦湖》来。我深吸一口气，逐字地唱，想起母亲弹琴的样子，感觉到音乐在我体内光华闪烁。

出乎意料，母亲也跟着唱了起来。她起初看着我指着的歌词，然后凭记忆唱下去。我们一起唱，母亲高兴极了，我也一样。我们每唱完一首歌，她都拍掌称好。有一次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道：

“我从来没想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可以这么甜美。”

那次以后我每次去看她，都会一起唱歌。我用我的木笛奏出了100多支曲子，都是她从前教过我的，也都是她80年前就学过的。

她的声音随着我用笛子奏出的旋律飘扬，两个高音旋律相偕嬉游。她没唱字，她的声音就是乐器。

有一次，唱《少年丹尼》，唱到高音处，她清越的歌声高出了我吹的高音，却是恰到好处，成了激昂的和声，然后霎时间唱得更高了，接着突然停下，好像她刚才尖叫了一声似的。

她自己也吓了一跳，望着我，好像在问这样唱可以吗，我以眼色称赞她，并继续奏完《少年丹尼》。母亲惊叹地瞧着我。我想，我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她一定也是以这样的眼神看我的。



突然间我明白了父亲的气度 爱他 不是指导他如何走路而是陪伴他——

一路同行

【美】玛妮·玛明嘉

我那时 15 岁，刚学开汽车，在乡间一条碎石路上想换低档拐弯。我踩离合器，却误踩煞车，车子往前一颠就熄了火，突然停住了。大团沙尘慢慢飘落在车上，父亲和我坐着，目瞪口呆，都不做声。我在等父亲怒骂，但他只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叫我把引擎重新启动。

那是 30 年前的事了。如今我父亲已去世，我自己有 3 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有五个儿女，却总是气定神闲，到底有什么秘诀？我天天都在磨那种耐性，如今要教 15 岁的儿子开车，真希望父亲仍然活着，把答案告诉我。

儿子上车坐在驾驶盘后面，我咔哒一声扣上安全带。“真棒！”他说。我看着他把引擎轰隆点着火，调整好后视镜整理头发，扭开收音机调到最爱听的电台，最后把变速杆推入后档。他沿着又长又窄的车道慢慢倒车，我觉得他表现不错，心情开始放松。我们上了马路，他换了前进档，踩油门。

“小心邮筒！”我大喊，同时一脚踩在想象中的煞车上。他只差两三厘米没有碰到那个邮筒。

“你瞧，平安无事，”他说，“真好玩。”

他把车速逐渐加快，我开始紧张，所有那些邮筒、灯柱和垃圾桶似乎忽然间都变得贴近马路。

“小心你的速度，”我冷静地说，“转这个弯要减速。转这——一个——弯要减速！”我右脚把无形的煞车一踩到底。

“我开得并不快，”他说。

“就在下一个路口往右转。”

他开了转向指示灯，但转弯太猛，车子进了相反方向的行车道。幸亏没有车。“你必须只开在自己的行车道上，”我厉声说。车里一片寂静。他紧抓住驾驶盘，我竭力保持耐性。

我们坐在气氛紧张的车里，沿着一条长长的乡间马路前进。我努力保持沉默，让他自己体验开车这回事。静默了一阵之后，他转过头来看我，得意地问：“我开得怎样？”

“很好。”

“你看，妈——你多给我些时间就行了。”

“我知道。你以后开车会开得很好的。”

他微笑着再踩油门，脸上神采飞扬，因为他知道前面有个广阔的天地、新的开始，像现在我们前面有条大路一样。有那么一刻，我像着了魔。

突然间我不再是个心力交瘁的三子之母，而是那个驾驶座上的少女。在时空迷离中，一道智慧之光照耀着我。30年前沙尘飘落在我们的抛锚车子上时，父亲是否也曾忽然想起他自己少年时代的旧事？

这时候，我把踩无形煞车的那双脚挪后，藏在座位下面，注意到天空已变成玫瑰红色。我转过头去望向后窗外面。

“是不是有车子在我们后面？”儿子紧张地问。

“不是，只是后面的落日很美。你看着前面的路，我来讲给你听。”

晚风吹进敞开的车窗，送来乡间黄昏的芳香。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儿子又对镜整理了他的头发。车子在路上平稳地前进，我们二人尽情欣赏秋天夕阳染红了的田野。

在这免费乘坐的列车上,父亲给予了最昂贵的真爱,儿子获得了最珍贵的快乐。

一对父亲和一个答案

佚名

一天早上为了穿越机场,我踏上了一辆把客人从主隧道载往登机门的机场列车。那是免费乘坐的车,这列车整天开过来开过去周而复始,没有什么人会认为这是一桩有趣的事情,但是,这天早上我听到了欢乐的笑声。

在最前头的一节车厢里,一个男子和他的儿子伸出头来,望着窗外前方的铁轨,正饶有兴趣地交谈着。这时,列车停了下来,有的人下了车,门又关了起来。“我们快到了,抓紧我!”那位父亲对儿子说。那男孩大约五岁左右,他伸出手抓住了父亲的上衣,一边依然还用天真而快乐的声音不停地说着什么。

“注意那儿,”那父亲说,“注意到那个飞行员了吗?我打赌他正在走向自己驾驶的飞机。”那儿子说:“不,爸爸,我相信他是给那飞机的驾驶员送可乐去,你没瞧见他手里拿着两罐可乐?”那父亲大笑起来。

当我下车后,我想起我还需要买些东西,而且我的航班离起飞还早,所以我决定再回主隧道。我在主隧道的商店里买了一些东西,正准备再次登上列车去我的候机门时,我发现刚刚在列车上看到的父子俩也准备再次登上列车。我这才注意到他们并不是来坐飞机的,他们仅仅是来坐隧道地铁的。

“你想回家了吗?”父亲问。“我还想再乘一次。”“还要?”父亲佯装生气的样子,但很显然,他是被逗乐了。“你不累吗?妈妈在家做的馅饼要被小狗偷吃了!”“这很有趣!”他的儿子说。“好吧!”

父亲回答说。当车门开了我们又都登上了列车。

有一些父母亲他们可以花钱送自己的孩子上迪斯尼，甚至到欧洲去旅游，但是他们的孩子却并不一定快乐。也有的父母拥有价值百万的豪宅，并可以给他们的儿子以小汽车和游泳池。但是，在他们中间我难以见到有像这位五岁的小男孩这样单纯的快乐。富裕和贫穷对于快乐来说是不是经常会发生错位？

然而，这个周六的早上，那位认真而快乐地陪着儿子的父亲使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价值百万的昂贵品，而是父母对孩子的真爱和关心；情感的融洽，心灵的相通才是快乐的源泉。世界上可以使人快乐的东西实在是很多的，关键是你要有着一颗纯朴而敏感的心。

做父母亲的人，请尽力注意挤出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那并不花费什么，然而它会给你以最珍贵的体味。

列车加速了，那父亲指着窗外的什么东西，孩子又笑了起来。



这亲情是永古不灭的火焰。它感动着天地，感动着这世间的一切。

隔世亲情

【匈牙利】玛丽娅·列维

我刚满 20 岁那一年，深爱我的母亲去世了，生活给了我第一个真正的打击。年少的我以为，我一生一世都不能从丧母之痛中缓过劲来。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才慢慢地接受了失去母亲这一无可改变的现实。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心中的伤痛差不多变得可以承受了，并且又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万象更新带来的喜悦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是带着一种悲戚不安的心情去给母亲上坟的。不久，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思绪不再停留在母亲临死前所遭受的可怕的病痛和她死后我那无限的悲哀上了。通过精心照料母亲的坟，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为它装点鲜花，我渐渐地走出了那些惨痛的回忆。

若干年后，我和姐妹们都搬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热土——匈牙利的考波什堡。我们只能在一些特别的祭奠日，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才回到那里探望母亲的坟。

父亲和我一起生活了许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一天一天地变老了，漫长的岁月抚平了他心中因为失去我的母亲带来的撕心裂肺的伤痛。当他最终也和母亲一同安息在白色的大理石之下后，我变得更想去探视那块坟场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总是挑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去看望我的双亲。当我悉心照料父母的坟时，我总觉得自己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坟场里的寂静带给了我平和宁静的缕缕思绪。

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父母坟茔后竟然还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坟茔。那近乎简陋的坟茔在装饰着大理石雕刻的豪华坟群中很不起眼。常青藤已经爬满了坟头，而它唯一的装饰只是简单的木十字架以及上面用黄铜镶嵌出的名字。她只活了22岁。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坟场，那个坟茔和坟茔的周围总是收拾得干净。我每去一次坟场，我对那个只活了22年的坟里的神秘主人就有一种新的想法。

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从那座坟茔离去之后，我断定那个坟里安息的是他的妻子。1996年，当我在坟场里忙着准备“万圣节”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位正在照料那个坟茔的老年男子。他身材高大但有点驼，我们彼此点了点头，然后又接着忙各自手中的活。时不时地，我总想悄悄地看一眼我的这位“邻居”，当我看到他没有清扫工具的时候，我把我带来的工具借给他使，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有了这之后，再跟他聊聊天就显得非常自然了。我问他那是谁的坟，他告诉我说：“我妈妈的。1912年，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我才一岁半，可以说我从来就不认识她，但我为她专门做了十字架和铜字。”

他接着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来看这座坟，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是因气管炎病发去世的。我的父亲再婚后，继母关心她自己的儿子，所以不管是伤心抑或高兴的时候，我总是来这儿，来我的母亲身边。后来，生活迫使我远走他乡，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坟，对我来说母亲的坟茔就跟家一样。每每来这里，我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来这里越来越不方便了。然而，只要我的腿脚还能带得动我，我每年都至少会来这里看母亲两次。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谁知道还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

我震惊万分一声不吭地听着老人的讲述，我的眼泪已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双眼——我从未见过这无尽的隔世亲情！跟那位老

人相比,我是多么地幸福呀——当我想念父母的时候,我能到储藏室里找出父母的纪念物和照片,它们能勾起我和父母在一起时的一幕幕欢乐时光。而这位慈祥的老人对母亲的追忆却泊在哪里呢?也许只有一张他母亲模糊的照片吧。

正是因为刻骨铭心的隔世亲情,才使这位老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还来不及给他母爱的母亲身边。我与老人相互道别时,我的心仍在微微震颤着,这位不知姓名的老人送给了我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我看到了一个男人对他母亲的深爱。

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他那感人的故事。我决定,当那座坟茔上的乱草再长出来的时候,我会像收拾我父母的坟那样帮着收拾它的。到那时,我的那位有着一颗善良心地的“邻居”可能会在天上感激我的。在那儿,这个上了年纪的儿子终于能见到他那年轻的母亲了。



你是否还在等待某一时刻对你的至爱说爱？记住，能爱的时间很短暂。

千万别这样完结

【美】修·基德

一月的一个傍晚，我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向712号房间走去。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密尔斯先生急切地抬起头来，但当他看到仅仅是我——他的护士以后，就闭上了眼睛。

他向上看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摸着他的手，等待着。“你能帮我通知我女儿吗？”他终于问道，“你知道，我单独过日子，她是我惟一的亲人。”他的呼吸突然加快。

我给他增加了氧气供应。“当然，我会叫她。”我说。

他抓紧床单，身体前倾，一副因为心情急切而紧张的面孔。“你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她吗？”他呼吸得很快。

“我一定立刻给她去电话，”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现在你休息一会儿吧。”

“护士，”他喊道，“能给我支铅笔和纸吗？”

我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黄色的小纸片和一支笔，放到床边的小桌上。

我对他笑了笑，然后离开了。

我从询问台查到了他女儿的号码。“珍妮·密尔斯小姐，我是医院护士修·基德。我打电话给你是关于你父亲的病，他今晚心脏病发作入了院，并且……”

“不！”她在电话里尖叫起来，使我感到吃惊。“他不会死吧！不会吧？”

“此刻他的病情稳定。”我努力说得令人信服……

“你决不能让他死掉呵！”她说，她的声音是那样恳切，使我握电话的手战栗了起来。

“他将得到最好的看护。”

“可你不知道，”她恳求地说，“将近一年前，爸爸和我发生了一次可怕的争吵，我……我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一直都想要去见他，求得宽恕，我最不合适的是当时对他说了‘我恨你’。”

她的嗓音发哑，我听到她那心碎似的啜泣声，我听着听着，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是这样的相互失去了对方！我联想到我自己的父亲，他住在老远的地方，自从上次我对他说“我爱你”以后，已经相隔很久了！

珍妮极力忍住悲咽的时候，我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让她得到宽恕吧。”

“我现在就来！30分钟内赶到。”她说着挂上了电话。

712号病房，712号……我感到必须回到那儿去！我急忙以近乎奔跑的速度冲下了大厅。

密尔斯先生躺着不动，我伸手去摸他的脉搏，什么也摸不到。

密尔斯先生心脏已经停跳。我把双手放在他胸部的适当位置上，按压了起来，1，2，3，……到15时，我又俯下身对着他的口，尽量用深呼吸吹气。那有什么用，我又不断压呀，吹呀，压呀，吹呀。

门突然打开了，医生和护士们推着急救设备进了病房，一个医生接过来对心脏作人工按压，一根管子作为通气孔，插进了病人口中，护士们把注射药物迅速推进了静脉血管。

我看着心电图监视仪，没有一次跳动，什么也没有。“往后站！”一个医生叫喊，我递给他对心脏作电冲击的桨状电棒，他放到密尔斯先生的胸部，经过三番五次地尝试，但什么也没有，毫无反应。

一名护士关掉了氧气，咕嘟声停止了，他们表情严峻，一个接一个无声地离开了。我呆呆地站在密尔斯先生的病床旁，我还有什么脸见他的女儿？！

当离开病房时，我看见了她。她猛然跌靠在墙上，脸色是那么凄惨，双眼是那么伤感。

我拉起她的手，谁都不说一句话，她木然直瞪着前面。

“珍妮，我很抱歉。”我说。说得非常令人遗憾得不恰当。

“你知道，我根本不恨他，我爱他。”她思想纷乱地说，“我要看看他。”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要使你自己陷入更大的痛苦呢？但我还是站了起来，用手臂搂着她。我们沿着走廊慢慢来到712号病房，她推开了房门，走到病床旁，把脸伏到了床单上。

我努力不看这悲哀的告别，转身来到床边的桌子旁，这时，我的手恰恰碰到了一张黄色的小纸片，我捡起来，读道：

最亲爱的珍妮，我原谅你，我祈求你也原谅我。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爸爸。

当我把字条朝珍妮递过去的时候，字条在我手中颤抖着，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安宁的目光开始在她的双眼中闪耀，她把小纸片紧贴在胸口上。

“感谢上帝。”我向上看着窗子低声说。有几颗晶莹的星星在黑暗中闪烁着，一片雪花碰撞在窗子上，逐渐融掉，永远消失了。亲人的关系有时脆弱得像雪花一样，感谢上帝，你使这种关系同时又能重新修复……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我踮着脚走出病房，奔向电话机，我将打电话给我的爸爸，我将说：“我爱你。”

心中一缕幸福冉冉升起，因为我知道我为我的爱人，经历着这美妙的“磨难”。

爱的磨难

【美】欧·亨利

乔从中西部来到纽约，梦想绘画。迪莉娅从南部来到纽约，梦想搞音乐。乔和迪莉娅是在一间画室里相见的。不久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且结了婚。

他们居住的只不过是一套狭窄的房间，却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互敬互爱，而且双方都热衷于艺术。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已经花完了所有的钱之前，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顺心满意的。

迪莉娅决定去做家庭音乐教师了。一天下午，她对丈夫说：“乔，亲爱的，我找到一位学生了，一个将军的女儿。她是位性情温柔的姑娘。一星期我教三节课，一节课五元。”

但是，乔并不高兴。“我干些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可以眼睁睁地看你工作而自己却轻松地搞自己的艺术吗？我也要挣钱。”

“乔，亲爱的，你真傻。”迪莉娅说，“你必须继续练习绘画。我们一周有十五元钱，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或许我还能卖掉一些我画的画哩。”乔说。

每天，他们早晨分手，晚上相见。一星期过去了，迪莉娅带回家十五元钱。她却显得有些疲惫。“克莱门提娜有时使我感到烦恼。恐怕她不会下苦功夫练习的。但是，那位将军真是一位最可爱的老人！我多么想你能见他一面呀，乔。”

这时，乔从口袋里摸出十八元钱。“我卖给了一个来自皮奥里亚的人的一张我画的画。”他说，“他还订购了另外一张。”

“我太高兴了。”迪莉娅说，“三十三元！以前我们从没有这么

多的钱去花费。今晚我们将吃一顿丰盛的晚饭了。”

第二个星期,乔回到家,把新得到的十八元钱放在桌子上。过了半小时,迪莉娅回来了,她的右手上缠着绷带。

“你的手怎么了”乔问道。

迪莉娅笑着说:“噢,发生了一件滑稽事儿!克莱门提娜递给我一盘汤时,一些汤溅到我手上。对此她感到很抱歉,老将军也觉得过意不去。但是,你为什么也这样地瞧我呢,乔。”

“你今天下午什么时间烫着手的,迪莉娅。”

“我想大概是五点钟吧。那把烙铁——我意思是说那盘汤——是在五点左右备好的。你问这个干吗。”

“迪莉娅,来,坐在这儿。”乔说着把她拉到长沙发上,并且坐在她身边。

“你每天都干了些什么,迪莉娅,你真正的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吗,告诉我实话。”她哭了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学生。”她诉说道,“所以,我就在一个洗衣坊里找到一项工作——熨衬衣。今天下午,一个女孩偶然间把一把烙铁放在了我的手上,把我重重地烫了一下。但是,告诉我,乔,你是怎么猜出我不是在做家庭音乐教师呢。”

“很简单。”乔说,“我知道关于你的绷带的所有来历,因为是我把它们送给楼下洗衣坊里一个小女孩的,她用热烙铁烫坏了人的手。你明白了吧,我也在你工作的洗衣坊里的动力机房里工作。”

“那么,你画的画呢,你卖给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了吗。”

“算了吧!你的将军和他的克莱门提娜是无中生有的,那么,我那位来自皮奥里亚的人也是胡说的。”

接着,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

上卷 爱香如故

第三辑 心中充满阳光

心中充满阳光

相传,苏东坡居士常与禅友佛印禅师斗智斗口。这一日,东坡问佛印:“你看我怎么样?”佛印禅师说:“居士像尊佛。”苏东坡甚为得意,却又讥讽佛印道:“在我看来,禅师却象堆屎。”佛印听后,笑而不答。

回家后,苏东坡将此事告与苏小妹,认为自己占了上风。不料小妹却道:“快别说了,你难道不知道在佛眼中,处处皆佛的道理吗?师父说你像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而你的心中都有些什

么呢?”

所以,只要你心中充满阳光,那么,世界也将会是明媚的一片。



这是劳动更深的意义：赋予物质报酬的同时，给予你对自我的肯定与尊重。

点燃心灵之火

【奥】贝克·金

我祖父常说，工作是生活的核心。他与我祖母两人毕生都苦心经营着一个农场。他们养了奶牛、鸡、猪，还种植各种蔬菜，自给自足，乐在其中。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那段岁月里，他们也未受太多的影响，而那段岁月里确有许多人曾失掉工作，流离失所，有的甚至漂泊到这远离城市的农场上。

祖父记得，第一个来到他们农场的是个衣衫褴褛但举止文雅的人。他摘掉帽子向祖父行了礼，然后解释说自己已经两三天没有进食了，希望能找点活儿干。祖父打量了他一下，回答道：“后院围墙边有堆木柴，我想请人把它们搬到院子的另一边。我想你在午餐前会有足够的时间搬完它们的。”说着，他伸出结满硬茧的大手紧紧握了一下那男子的手。

祖母回忆说当时那人眼睛霍地一亮，然后就匆忙跑到后院中开始工作，她则在餐桌前添了一张凳子，又特意烤了一张苹果饼。午餐时，那陌生人极少说话，但当他离开时，他的腰板却挺直了许多。“没有什么比失去自尊对一个人的打击更大了。”祖父后来对我讲。

那人走了几天后，另一个人来到农场请祖父给点食物吃。这人穿了套服，还随身带了一只有些破旧的手提箱。当时祖父正在刈草，他擦了擦手，同那人握手道：“我后院的墙边有一堆木柴，希望你能帮我把它们搬到院子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全家将很

高兴能与你共进午餐。”那人立即脱下套服，投入工作……

祖母说她已不记得那时曾有多少陌生人去过他们的农场并且与他们一同用餐，更不记得后院中的那堆柴禾被搬来搬去多少次，但她与祖父都晓得，在那段日子里，那堆干柴，可以用来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



为了被爱而去爱 ,是人性 ;为了爱而去爱 ,是天使的情怀。

奉献让生命没有遗憾

【美】亨 特

只要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他人 ,爱对我们而言便是随手可得的。把我们的爱给予他人 ,我们会因此得到更多的爱。

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个伟大的信念 ,这是最动人心弦 ,也最具说服力的故事。琳达是个美国女孩儿 ,她真真实实地将自己奉献给了别人。作为一名老师 ,她只要有时间 ,便从事一些艺术创作。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 ,医生发现她长了一个很大的脑瘤 ,他们告诉她 ,做手术存活几率只有 2% ,因此他们决定暂时不做手术 ,先等半年看看。

她知道自己有天分 ,所以在六个月的的时间里 ,她疯狂地画画及写诗。她所写的诗除了一首之外 ,其余的都被刊登在杂志上 ,她所有的画 ,除了一张之外 ,都在一些知名的画廊展出 ,并且以高价卖出。

六个月之后她动了手术。在手术前那个晚上 ,她决定要将自己奉献出来——完全的、整个身体的奉献。她写了一份遗嘱 ,遗嘱中表示如果她死了 ,她愿意捐出她身上所有的器官给那些比自己更需要的人。

不幸的是 ,琳达的手术失败了。手术后 ,她的眼角膜很快地就被送去马里兰一家眼睛银行 ,之后被送去给在南加州的一名病患 ,这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男性病患 ,因此得以重见光明。他在感恩之余 ,写了一封信给眼睛银行 ,感谢他们的存在。进一步的 ,他说他要谢谢捐献人的父母 ,他们一定是一对难得的好父母 ,才能养育出愿意捐赠自己眼角膜的孩子。他得知他们的名字与地址之后 ,便在

没有告知的情况下飞去拜访他们。琳达的母亲了解他的来意之后,将他抱在怀中。她说:“孩子,如果你今晚没有别的地方要去,爸爸和我很乐意和你共度这个周末。”

他留下来了。他浏览着琳达的房间,发现琳达曾经读过柏拉图,而他以前也读过柏拉图的点字书;他发现她读过黑格尔,而他以前也读过黑格尔的点字书。

第二天早上,琳达的母亲看着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突然间她想到一件事,她上楼抽出琳达死前所画的最后一幅画,那是她心目中理想男人的画像。

画上的男人和这个年轻人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她母亲将琳达死前在床上所写的最后一首诗读给他听:

两颗心在黑夜里穿梭

坠入爱河

但却永远无法抓到对方的眼神

最彻底的奉献让琳达的生命超越了物质实体,在精神世界中,爱赢得了永生。



“人情味”是世间最美的滋味，它的含义是：只有有“情”的人才能品味。

人 情 味

【奥】艾伯特·P·豪特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威尔·罗吉士说。这位幽默大师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不喜欢他的绝无仅有。罗吉士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件事，可为佐证。

1898年冬天，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有一天，他养的一头牛因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啃嫩玉米，被农夫杀死了。按照牧场规定，农夫应该通知罗吉士，说明原因。农夫没这样做。罗吉士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便叫一名佣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论理。

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人身马身都挂满冰霜，两人差点冻僵了。抵达木屋的时候，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等待她丈夫回来。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消瘦憔悴，也发觉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他窥看的孩子瘦得象猴儿。

农夫回来了，妻子告诉他罗吉士和佣工是冒着狂风严寒来的。罗吉士刚要开口说明来意，农夫便和他们握手，留他们吃晚饭。“二位只好吃些豆子，”他抱歉地说，“因为刚刚在宰牛，忽然起了风，没能宰好。”

盛情难却，两人便留下了。

在吃饭的时候，佣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起杀牛的事，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看着孩子们一听说从明天起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便高兴得眼睛发亮。

饭后，寒风仍在怒号，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两人喝了黑咖啡,吃了热豆子和面包,肚子饱饱地上路了。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旧闭口不提。佣工就责备他:“我还以为你为了那头牛要来惩罚他呢。”

罗吉士半晌不做声,然后回答:“我本来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后来又盘算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希罕。”



他们虽然是陌生人，却是我所熟悉的地方的一部分。有了他们，这份亲切才完整，才真实。

面熟陌生人

【英】艾丽斯·斯坦贝奇

他们已成为那地方的一部分，不见到他们，我们就若有所失

我们并非没有睁开眼睛看周围的世界，但不知怎的，我们对某些常见的事物总是视而不见，直到那些事物突然不见了，我们才发觉它们曾经存在。

我每天早晨上班途中见到的那位衣着整齐的女士，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3年来，风雨无阻，每天早晨8点钟左右，她总在公共车站等车。在下雪的日子她穿厚皮靴，戴羊毛围巾；夏天来了，她换上整洁的束带棉布裙子，戴着一顶帽子，遮盖着眼镜。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职业妇女，身上流露着一种稳重和可以信赖的气质。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再见不到她之后我才想起来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希望每天早晨见到她，你甚至可以说我怀念她。

对于她为什么不再出现，我很自然地胡思乱想起来。莫非出事了，还是更坏的什么，不再见到她之后，我隐隐觉得好像一直认识她似的。

我由此想到：像她这样的面熟陌生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每天下午3点钟必在街上快步走过的那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总在破晓时分遛狗的女士；图书馆里那对衣冠楚楚的孪生兄弟。

这些人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标志，使我们更加清楚自己身在何地，加强了我们对那地方的归属感。

试想想，如果在上班途中我们会以走过的某一幢建筑物作为身在何处的标志，那为什么不能以一个交臂而过的面熟却不知姓名的陌路人作为标志呢

如果你身在旅途，就会看不到熟悉的事物和人，那么，难道不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每天都能看到那些面熟的晨跑人或购物人，那你就不是游客，而是那地方的居民呢

我想，看到面熟的陌生人，正是外来移民所渴望的。例如，一位向你点头招呼的店主，每天送你上班的公共汽车司机，你看到的那个送孩子上学的女人。

我有时自问：“在某一个人的眼里，我会不会也是个面熟的陌生人呢”

也许超级市场的另一位顾客每星期六都看到我，但却从未注意过我。也许在我通常吃早餐的那家小吃店里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不再见到我时，就会注意到我原来常到那里去。

偶尔，你也会跟这样一位面熟的陌生人在另一个地方邂逅。几个月前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站在一家咖啡馆里，有位女士跟我打招呼。“你知道我是谁吗”她问。我当然知道。她是我在医生的诊所里见过多次的病人。我们两人轻松地聊了一会，但始终没有互通姓名。

不过，关于面熟陌生人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数这件事。有一次，我出门度长假后，从飞机场开车回家。我当时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感觉。正在这时，我看见了他——身穿粗花呢上衣、头戴便帽的那位先生。我曾在我家附近见到他走过无数次。

看到这位面熟的陌生人后，我在心里说：“我终于回到家了。”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说：“真情可以温暖这人间最冷漠的心灵。”

父 亲

【法】让·阿

他默默地蹲在小巷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

小巷口背光，此刻日头已经西斜，便显得有点暗淡。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她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他的脸上。她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他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她应着。“一袋一块钱，买10袋吧。”她皱了皱眉，还是掏出10块钱递给了他。他靠着一棵枯死的老槐树坐下来。她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处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悠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走过来，随手将10袋雨花石递给她。她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半年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他想起了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览厅里，有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油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枯死了的老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直往上涌。他使劲儿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两个字：父亲。“父

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来太遥远了，遥远得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

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她突然接到一张10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她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



灿烂的阳光下，唱一支歌，把自己唱给别人，也听别人唱他们自己。

倾听别人的故事

【葡】本·杰克

克雷格是我在研究生院的一位好友。他走到哪儿，就会给哪儿带来生气与活力。当你讲话时，他会全神贯注地倾听，让你感觉自他听你说话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人们都喜欢他。

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和克雷格坐在自习室的老地方。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我的一位教授正在穿过停车场。

“我可不想碰到他。”我说。

“为什么？”克雷格问。

我解释说，上个学期我和那位教授的关系不太好——我不喜欢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也不满意我所回答的问题。“除此之外，”我又说道，“那家伙就是不喜欢我。”

克雷格俯视着下面的过路人。“或许你想错了，”他说，“或许是在逃避他。你这样做，只因为你害怕。而他可能也觉得你不喜欢他，因此对你他也就不那么友善了。人们都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如果你对他表示好感，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去跟他说说话吧。”

我试着下楼去了停车场。我热情地问候教授，并问他暑假过得如何。他看着我，表现出十分惊奇的样子。我们边走边谈，我可以想象出此刻克雷格正透过窗户看着我们，咧着嘴在笑。

克雷格向我解释了一个如此简单的概念，简单得让我难以相信自己竟从不懂得这个道理。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我对自己缺乏

自信。每一次与人接触,我都害怕别人会如何评价自己,其实与此同时,别人也在担心我会如何评价他们。从那天起,我不再注意别人眼中的评判,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必须相互沟通的需要——并与人分享一些自己的秘密。

每一次短暂的会面都成为一次奇遇;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生活的一课。那些富人、穷人、有权势的人与孤独的人,都像我一样充满了梦想和疑虑,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可以讲述,只要我们用耳朵去听。

我们放走过多少如此珍贵的机会。那些人们认为相貌平凡的女孩,穿着古怪的男孩——他们象你一样有故事要讲,也象你一样梦想着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克雷格所懂得的道理:先喜欢他人,再问一些问题,看看是否你投射在别人身上的光芒,会一百倍地反射回你的身上。



让我们摘下自己的面具，望着对方的眼睛一起说：“早安，朋友。”

星期一的早晨

【美】帕蒂·威甘德

我登上南行的 151 号公共汽车时，阳光灿烂。不过，芝加哥的冬日景色实在一无是处——树木光秃，融雪滩滩，汽车溅泼着污水泥浆前进。公共汽车在风景区林肯公园里行驶了几公里，可是谁都没有朝窗外看。我们这些乘客穿着厚墩墩的衣服在车上挤在一起，全都给单调的引擎声和车厢里闷热的空气弄得昏昏欲睡。

谁都没做声。这是在芝加哥搭车上班的不成文规矩之一。虽然我们每天碰到的都是那一批人，但大家都宁愿躲在自己的报纸后面。此举所象征的意义非常明显：一班彼此紧贴着坐的人，在利用几页薄薄的报纸来保持距离。

公共汽车驶近密歇根大道一排闪闪发光的摩天大厦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注意！注意！”

报纸嘎嘎作响，人人伸长了脖颈。

“我是你们的司机。”

车厢内鸦雀无声，人人都瞧着那司机的后脑勺。他的声音很有威严。

“你们全都把报纸放下。”

报纸慢慢地放了下来。司机在等着。我们把报纸摺好，放在大腿上。

“现在，转过头去面对着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转啊。”

使人惊奇的是，我们全都这样做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露出笑容。我们只是盲目地服从，这是群众本能。

我面对着一个年龄较大的妇人，她的头给红围巾包得紧紧的。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她。我们四目相投，目不转睛地等候司机的下一个命令。

“现在，跟着我说……”那是一道用军队教官的语气喊出的命令。“早安，朋友！”

我们的声音很轻，很不自然。对我们其中许多人来说，这是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可是，我们像小学生那样，齐声对身旁的陌生人说了句话。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完全不由自主。我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不是被绑架或抢劫。而且，我们还隐约地意识到，一向以来，我们怕难为情，连普通礼貌也不讲，现在这腼腆之情一扫而空。我们把要说的话说了，彼此间的界限消除了。“早安，朋友。”说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有些人随着又说了一遍，也有些人握手为礼。许多人都大笑起来。

司机没有再说什么。他已无须多说。没有一个人再拿起报纸。车厢里一片谈话声，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大家开始时都对这位古怪司机摇摇头，话说开了，就互相讲述别的搭车上班趣事。我听到了欢笑声，一种以前我在151号公共汽车上从未听到过的温情洋溢的声音。

公共汽车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一站，我跟同座的妇人说声再见，然后一跃下车，避过水坑。另外4辆公共汽车也驶进站来，卸下乘客。这些车上未下车的乘客全都像石头那样坐着——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和我那辆汽车上乘客完全两样。151号开车时，我微笑地看着乘客神采飞扬的面孔。我心情愉快地开始了这一天，比平时的日子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我回过头来看那位司机。他正在看后视镜，准备趁空把车从车站开出。他似乎并不知道，他刚创造了一个星期一早晨的奇迹。

我听到了窗外传来世间最美的和声,不知是因为自己的笨拙,还是因为心中难禁的感动,我的泪潸然而至。

不会唱歌的人

【台湾】张宁静

有些人是天生的音乐迷,不是唱歌就是弹琴。我生来愚笨,对这两样都不喜欢,而且还有一种反感。升到初中后,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我的音乐老师很细心、很认真、很凶,对不开口唱歌的人,绝不客气。

“唱呀!你!”老师指着我。我不会唱,嘴无法张开。“唱呀!你!”老师又说。我还是不会唱,嘴还是张不开。

老师认为我是抗拒命令,罚我站墙角。一次站墙角,两次站墙角,三次……几次之后,老师知道我不会开口了,索性不准我在教室里,从此我成了“逃兵”,老师心目中最可憎的人!

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平均是84.5分,但音乐一科是0分,可见老师多么不喜欢我!不过按照学校的规定,不管总平均分数是多少,如有0分,必须补考。天呀,我还是得通过这严酷的一关。我自知毕不了业了,因为3年都没有学会唱歌,3天又怎能学会呢!我的同学颇同情我的境遇,因为音乐并非主课,不论我将来升学或就业,与会不会唱歌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校规还是难违,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办法:他们集在音乐教室门外,当补考时音乐老师的钢琴一响,就在窗外来个大合唱,我只要跟着他们的声音哼就成了。说的也是,补考时,他们果然在窗外大吼大叫地唱起来,我在音乐教室里,被他们宏亮的歌声感动了,潸然泪下之余,喉咙里终于“哼”了起来。

可是,仅哼了半句,音乐老师猛然把钢琴盖子合起来了。

“好了，不用唱了，”音乐老师说，“补考及格！”在老师走出音乐教室之前，我忽然看见老师眼含泪光。

我对这件事记忆深刻，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流泪。我的眼泪为自己的笨拙，而老师呢

30年后，我与这位折磨我3年多的老师在欧洲相遇，当然我不再恨他了。我陪他参观肖邦的坟墓，那是一个秋叶燃烧的美丽黄昏，略有感伤的气味。我问老师是否仍在教授音乐。老师说，自我毕业后，他就改行了。我心里一震，问他为什么。老师说：“你也许恨我，但教你音乐是我的职责。我可以马虎，但对不起良心。那一天，我听到了一种世界上最美的和声，它使你发出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命的颤音。可在这和声中，我却没能发出应有的音响，所以改了行……”

说到这，他的声音中断了。在暮色中，我看见他的眼中，又一次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跟那天一样。



相信这世间的美好 就如同这个世界的存在一般真实。人间，处处有爱。

累 犯

佚名

关仔出狱才四个月，今天又被我当场捉住了。不过这次我无法毫不迟疑地把他移送法办，虽然我正急需一个倒霉鬼来交差，但我却充满矛盾，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管区里，出现了一个神经病，半年来，他每天站在马路边上指手画脚，口沫飞扬地讲个不停；有时他拉住行人不放，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我却对他无可奈何。我非常埋怨，象我们这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至少也应该有个收容这家伙的地方才对。

傍晚，我骑着单车经过大业公司旁的空地时，看见那可怜的家伙正躺在草地上睡觉，在朦胧的街灯下，我仿佛也看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边蠕动。我停下了车躲在路边的芒果树下察看，原来是一个人，正在脱那家伙的夹克。当窃贼手提夹克跨上马路时，我赶上去，人赃并获，将他逮捕。他仔细看看我，真是冤家路窄，无话可说，只有俯首就擒。

我用手铐把他的左手锁在车把上，然后推车往派出所前进，突然，一个百思莫解的疑问，浮上心头。我问他：

“你要偷哪里不好偷，为什么要偷一个神经病。”

“我当然有理由，不过，你会相信吗？”关仔说。

“你说说看！”我想不出为什么他要偷一件脏臭的夹克。

“好吧！信不信由你！说老实话，出狱以后我就决心洗手不干，我已经有了足够花的钱，那是我坐牢换来的。再者，我已经老了，不论哪一行，一个人总得有退休的时候吧！我每天早晨沿着这条路

走五公里以保持我的健康。那天早晨 ,我就给这个家伙拉住了。两个月以前 ,你记得寒流来那几天吧 ,我穿了厚重的夹克出了门还冷得发抖 ,而这个可怜的家伙 ,却只穿了一件破汗衫 ;虽然他精神抖擞 ,口冒热气 ,但我知道他随时都有倒在马路上的可能 ;所以我脱下我的夹克给他穿上。他全身只剩下皮包骨 ,手无缚鸡之力 ,当然拗不过我。穿好以后 ,我把他推开 ,跑步回家。警员先生 ,我的话 ,你相信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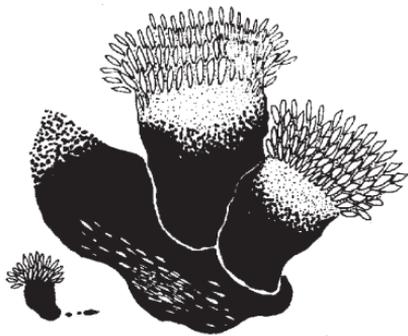
“现在你是想把你的夹克收回来 ,对吗 ”我说。

“有神经病我才会这样想! ”

“那你为什么呢 这夹克现在是属于他的呀! ”

“我当然知道 ,可是你总晓得 ,现在已经是四月中旬了 ,南台湾的气温 ,中午已经接近摄氏三十度 ,他仍然穿着那件里面衬了毛的夹克 ,难道要他热死不成 ”

对于累犯的供词 ,我一向存疑 ,这次却是例外。



所有的黑夜 ,所有的苦难是为了让我更珍惜阳光 ,更懂得如何去爱。

阳光女士

【美】安·希妮

几年前 ,我迁到了圣地亚哥的一个公寓小区居住。之后不久 ,我因病动了手术。在圣地亚哥 ,我无亲无友 ,患了病就更觉寂寞。不想 ,术后却意外地收到一张暖人心意的慰问卡 ,落款处只简单地写了“阳光女士”几个字。我甚感蹊跷。

又几个月后 ,我的妻子患流行性感冒躺倒了。这时候 ,一张热情友好的明信片 ,又不期而到 ,署名仍是“阳光女士”。

这神秘的“阳光女士”到底是谁呢 ?疑惑不解的我向隔壁的邻居打听 ,邻居告诉我 :“这准是比安卡·露斯切尔德女士。自从她搬到我们小区后 ,小区里任何人病了 ,她都会寄上慰问卡。”

我深感诧异 ,也深为感动——小区里有 200 来户人家 ,她竟能个个记得明白 ,多年如一日长送爱心!

怀着钦慕之情 ,我和妻子一起登门拜访了比安卡女士。我问她 :“您是怎么想到要担起这么了不起的使命的 ?”

她告诉我们 :“我出生在波兰 ,我曾经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我的童年不仅沐浴在父母的爱心中 ,也生活在 40 多位亲戚的关怀里。然而 ,1939 年 ,正当我满怀憧憬等待自己甜美的 16 岁生日晚会时 ,战争爆发了。纳粹践踏了我的家乡 ,把我们统统赶出了家门。就这样 ,我的生日晚会没有了 ,礼物没有了 ,贺卡没有了 ;有的只是近在咫尺的死亡。

“我们全家被驱赶到华沙区的犹太人居住点——其实是等待杀戮的屠宰场!我先是眼睁睁看着父亲和一个叔叔被折磨到死 ,之

后是我的母亲和另两位叔叔……到 1945 年,我所有 42 位亲人全被残酷杀害了!

“只有我,被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而我也实在不想苟活下去了。在一次飞机空袭中,我真的盼望被炸个正中,让我一了百了。可是,遍地横飞的炸弹偏偏没有看上我!而且,我居然能活着看到法西斯的末日,居然能重新开始自己在灿烂阳光之下的生活!”

说到这里,这位女士眼里闪着泪花。

“这给了我一个启示:造物主让我历经劫难而活下来,必定是为了我完成某种使命——传播爱与关心的使命。因为我尝过漫长夜里缺乏爱的滋味,所以我更知道每一缕阳光的价值。

“我的方法是关心我社区中邻人们的疾苦,以‘阳光女士’的名义向病痛中的邻人致以简短但十分真诚的问候。从中,我也体味到了幸福。”

辞别比安卡女士,我想到节日里许多扮圣诞老人的人,他们自己往往生活不富裕,往往身经磨难。他们传播爱,是因为他们懂得爱。



最震撼的教育 ,决不是源于有力的惩罚手段 ,而是来自仁慈的心灵。

独享“体罚”之秘密

【美】兰妮·麦克穆林

在我们镇上住了 30 多年的弗洛斯特女士 ,差不多成了全镇老少的严师 ,让大家都服膺于心。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走进众人的心底的。至于我 ,那是因了一次难忘的体罚 :挨板子。

那是一次数学考试。试前 ,弗洛斯特女士照例从墙上把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取下来 ,比试着对我们说 :“我们的教育以诚实为宗旨。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自欺欺人 ,虚度时日。这既浪费你们的时间 ,也浪费我的时间 ,而我早已年纪不轻了 ,奉陪不起——好吧 ,下面就开始考试。”

说着 ,她就在那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 ,拿起一本书 ,径自翻了起来。

我勉强做了一半 ,就被卡住了 ,任凭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于是 ,我顾不得弗洛斯特女士的禁令 ,暗暗向好友伊丽莎白打了招呼。果然 ,伊丽莎白传来了一张写满答案的纸条 !我赶紧向讲台望了一眼——还好 ,她读得入神 ,对我们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赶紧把答案写上了试卷。

这次作弊的代价首先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周末 ,晚上 ,又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早就听人说过 ,教室里一只蚂蚁的爬动也逃不过弗洛斯特女士的眼睛。这么说 ,她现在只是故意装聋作哑罢了。思前想后 ,我打定主意和伊丽莎白一起去自首。周一下午 ,我们战战兢兢地站到了老师身边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永远不做这种事了 ,就是……”没说出口的是“请您宽恕”!

“姑娘们,你们能主动来认错,我很高兴。这需要勇气,也表明你们的向善之心。不过,大错既然铸成,你们必须承受后果——否则,你们不会真正记住!”说着,弗洛斯特女士拿起我们的试卷,撕了,扔进废纸篓里。“考试作零分计,而且——”

看到她拿起松木板子,我们都惊恐得难以自持,话也说不清楚了。她吩咐我们分别站在大办公桌的两头。我们面面相觑,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窘态。“现在你们都伏在自己身边的椅背上,把眼睛闭上,那不是什么好看的戏。”她说。

我抖抖索索地在椅背上伏下身子。听人说,人越紧张就越会感受到痛苦。老师会先惩罚谁呢?“啪”一声,宣告了惩罚的开始。看来,老师决定先对付伊丽莎白了。

我尽管自己没挨揍,眼泪却上来了:“伊丽莎白是因为我才受苦的!”接着,传来了伊丽莎白的呜咽。

“啪!”打的又是伊丽莎白,我不敢睁开眼睛,只是加入了大声哭叫的行列。

“啪!”伊丽莎白又挨了一下——她一定受不了吧,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请您别打了,别打伊丽莎白了。还是来打我吧,是我的错!——伊丽莎白你怎么了。”

几乎在同时,我们都睁开了眼睛,越过办公桌,可怜兮兮地对望了一下。想不到,伊丽莎白竟红着脸,“你说什么,是你在挨揍呀!”

怎么,疑惑中,我们看到老师正用那木板狠狠地往装了垫子的座椅上抽了一板:“啪!”哦,原来如此。

——这便是我们受到的“体罚”,并无肌肤之痛,却记忆至深。在弗洛斯特女士任教的几十年中,这样“体罚”究竟发生了多少回,我无从得知。因为有幸挨过这种板子的学生大约多半会像我们一样,在成为弗洛斯特女士的崇拜者的同时,独享这一份秘密。

要知道，给予比索取更让人幸福，所以请接受我的“圣诞礼物”。

门前天使

【美】雪利·贝切尔德

本那天早晨送牛奶到我表哥家时，不像往常那样开朗。这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似乎没有心情与别人闲聊。

那是1962年11月下旬，我刚搬到新住处不久，看到仍有送奶工把牛奶送到各家门前，感到非常高兴。有几个星期，我和丈夫、孩子暂住在我表哥家，四处找房。慢慢地我喜欢上本的妙语连珠了。

可是今天他却一脸不高兴，把篮里的牛奶拿出来，重重地放在门前。我旁敲侧击，几经探问，他才有些难堪地告诉我，有两户没付钱就搬家了，他只能自己赔偿损失。其中一家欠了10美元，另一家竟拖欠了79美元，并且没留下新地址。本因为自己愚蠢地让他们除了这么多帐感到十分恼火。

“她是个漂亮女人，”他说，“有6个孩子，还怀着一个。她总是说她丈夫找到兼职后马上付钱。我相信了她。我多傻！我以为我在做好事，可我却得了个教训。我上当了！”

我只能说：“我为你的遭遇感到难过。”

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好像更愤怒了。他一提那群邋遢的孩子喝光了他的牛奶就怒不可遏。那可爱的人家在他眼中成了一群顽劣之徒。

我对他再次表示同情，绝不提此事。但本走后，我还是在想他的问题，希望能帮助他。我担心这件事会伤害一个热心人，于是冥思苦想该怎么办。我想起圣诞节就要来临了，以前我祖母常说“要

是有人抢你的东西，就干脆送给他，这样谁也不能再从你身上抢走什么了。”

下一次本送牛奶时，我告诉他我有办法让他为那失去的 79 美元感觉好些。

“什么方法都没用，”他说，“不过你还是讲吧。”

“把牛奶送给那女人吧，就算是需要牛奶的孩子们的圣诞礼物。”

“你在开玩笑吧，我甚至没有送过我妻子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知道《圣经》上说：我是过客，你招待了我。你就算是招待了她和她的孩子吧。”

“你是说她没有欺骗我，问题是那不是你的 79 美元。”

我暂且不提此事了，但我还是认为我的建议会奏效的。

以后他送牛奶来时，我就逗他说：“你送牛奶给她了吗？”

“没有，”他厉声说道，“不过我在考虑送我太太一份 79 美元的礼物，除非又有一位漂亮的母亲想利用我的恻隐之心。”

每次我问起这个问题，他看上去好像都会开朗一些。

离圣诞节还有 6 天，奇迹出现了。他来时满面笑容，两眼闪光。“我送给她了！”他说。“我把牛奶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她。这不容易，但我又损失了什么呢？钱反正找不回来了，不是吗？”

“是这样，”我也为他高兴，“可你得是诚心诚意要送她。”

“我知道。我的确是诚心诚意的。而且我真的感觉好多了，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的缘故那些孩子的麦片里又多了许多牛奶。”

圣诞假期来去匆匆。两个星期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本几乎是跑着过来的。他咧嘴笑着说：“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他解释说，他替另一位送奶工跑了其他的路线。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望见一个女人向他跑来，手里挥着钱。他立刻认出了她——那个有一群孩子，没有付他奶钱的女人。她怀抱着用小毯

子裹着的婴儿，风把她褐色的长发吹到眼前。

“本，等一下！”她叫道，“我来还你钱啦。”

本停下货车，走下来。

“我很抱歉，”她说，“我真的是要付你钱的。”她解释说她的丈夫一天晚上回来，告诉她找到了一处便宜的公寓，还得到一份夜工。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她竟忘记留下地址。“可我一直在攒钱，”她说，“先还你 20 美元。”

“没关系，”本答道，“钱已经付了。”

“付了！”她叫道，“什么意思，是谁付的？”

“我付的。”

她望着他，仿佛他是天使加百利。她哭了起来。

“那你怎么做的？”我问。

“我不知该怎么办，就搂住她。我不知道怎么也哭起来了。然后我又想起那些孩子的麦片里都有牛奶。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做。”

“你收了那 20 美元。”

“当然没有，”他激动地说，“那些牛奶是我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你说不是吗？”



感动人的，不是这花儿美丽，而是它传递的情意：让我们努力活下去。

鲜 花

【美】贝蒂·格林

几天来，15岁的儿子道格拉斯·莫勒身体状况很糟糕。他高烧不退，出现了类似重感冒的症状。我心急如火，只好将儿子送到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所属的儿童医院。验血结果表明，他患了可怕的白血病。

在后来的48小时，道格拉斯被安排输血、骨髓化验以及化学疗法。不幸的是，他又感染上肺炎。可怜的道格拉斯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害怕极了，要我睡在他身边。我擦着眼泪告诉儿子说，病床太小，加上他要输液身上有针头等，因此睡不下两个人。

医生很坦率，已经给孩子交了底，说他需要进行3年的化疗，将会引起秃头和肥胖等后遗症。在这以后，道格拉斯更加悲观失望。虽然医护人员也说过有使病情缓和减轻的可能性，但他已经心中有数，知道白血病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癌症。

在住进医院的第一天，道格拉斯就对我说：“妈妈，我想我住院时，病房里一定会摆上一篮鲜花。”我理解儿子的心情，向一家花店订购了鲜花。

花店老板布里克斯·弗洛贝斯特年过半百，善解人意。他担心女店员劳拉·布拉德利初来乍到，缺乏经验。不知道鲜花对于一个危重病病人的作用，于是亲自动手。他说：“我要挑选最能吸引人的花篮，好让道格拉斯看了之后心里高兴。”劳拉对此也很

热心，她提议道：“要多加上一些刚刚运来的新花卉，以使得鲜花更加艳丽夺目。”

当鲜花送到病房时，道格拉斯眼睛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身力气倍增，能够坐立起来。他打开一个小信封，里面有布里克斯斯的名片。随后又看见了一张名片，背面写了几句话——

“道格拉斯·莫勒：

我是布里克斯斯花店的一位雇员，在7岁时也曾患过白血病，今年22岁。

我的心牵挂着你，衷心祝愿你交上好运，早日康复。

劳拉·布拉德利”

读完之后，道格拉斯的脸上熠熠生辉，这是他自住院以来第一次精神如此之好。他一改过去的沉默寡言，与医生和病友说了很多话。我心里很明白，名片上面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给孩子增添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我从心底感激这位素不相识但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决定前去拜访。

“当布里克斯斯说，道格拉斯得的是白血病时，我心里十分难过。”劳拉向我敞开心扉，深情地说，“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刚知道患白血病时的情景，完全可以理解道格拉斯所经历过的打击。他的病并不是没有希望，我就是个例子，已经活了15年。”

我听后异常激动，握住了这位心系病人的好姑娘的手，她用鲜花送去了理解、支持和帮助。

上帝虽然关闭了我的眼睛，却帮我打开了心灵，从此光明常在。

盲者的启示

【台湾】李家同

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火车上，我发现我隔壁座位的老先生是位盲人。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位盲人，因此我和盲人谈起话来，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还弄了杯热腾腾的咖啡给他喝。

当时正值洛杉矶种族暴乱的时期，我们因此就谈到了种族偏见的问题。

老先生告诉我，他是美国南方人，从小就认为黑人低人一等，他家的佣人是黑人，他在南方时从未和黑人一起吃过饭，也从未和黑人一起上过学。到了北方念书，有次他被班上同学指定办一次野餐会，他居然在请帖上注明“我们保留拒绝任何人的权利”。在南方这句话就是“我们不欢迎黑人”的意思，当时举班哗然，他还被系主任抓去骂了一顿。

他说有时碰到黑人店员，付钱的时候，他总将钱放在柜台上，让黑人去拿，不肯和黑人的手有任何接触。

我笑着问他：“那你当然不会和黑人结婚了。”

他大笑起来：“我不和他们来往，如何会和黑人结婚。说实话，我当时认为任何白人和黑人结婚，都会使父母蒙辱。”

但他在波士顿念研究生的时候，发生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可是眼睛完全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进入一家盲人重建院，在那里学习如何用点字技巧，如何靠手杖走路等等。慢慢地他终于能够独立生活了。

他说：“我最苦恼的是，我弄不清楚对方是不是黑人。我向我的心理辅导员谈这个问题，他也尽量开导我，我非常信赖他，什么都告诉他，将他看成良师益友。有一天，那位辅导员告诉我，他本人就是黑人。从此以后，我的偏见就完全消失了。我看不出对方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我来讲，我只知道他是好人，不是坏人，至于肤色，对我已毫无意义了。”

车快到波士顿，老先生说：“我失去了视力，也失去了偏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在月台上，老先生的太太已在等他，两人亲切地拥抱。我猛然发现他太太竟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黑人。

我这才发现，我视力良好，但我的偏见还在，是多么不幸的事。



中卷 从林中走过

第一辑 迎向风雨

迎 向 风 雨

这是个关于登山的问题。

据说当人在登山时风雨突起,最好的自救方法,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迅速躲避,或是向山下跑,而是——向山顶走。

可是,越向山顶,风雨不是越大吗?

登山学家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往山下走,看来风雨小些,却可能遇上爆发的山洪而被淹死;躲起来则更糟,大的风雨常会造成泥石流和塌陷,躲避只会让你身处险境;只有往山顶走,风雨虽然大却不足以威胁生命!

对于风雨,逃避,只能被卷入洪流;而迎向它却可能获得生存,看到雨后的彩虹!



跌倒在哪儿，就在哪儿另起一行。

另起一行

【中国】大 卫

人生有好多条路，你只能走好其中的一条，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谁都不能圣人一般地把自己的脚印叠加成一个个正确无误的路标。有时候，我们难免迷迷糊糊地误入歧途，或者神思恍惚地走上一条远离目的地的叉道，等你陷入了生活的怪圈，才会突然觉得早就应该把自己执著的目光拓展成人生的跑道。

面对这个可爱又可恨的世界，真的让人感到既兴奋又无奈，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恰当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天生是个能把落叶弹成音符的钢琴家，于是，她把长长的头发悠扬成动人的旋律；有的人命中注定是个能把云霞变成一幅精雅的国画的人，于是，他把夜色磨成一池墨汁。但是，生活常常阴差阳错，你对舞蹈迷得如痴如醉，命运却安排你去当电话守机员，面对铃声的此伏彼起，你的脚尖一点也不能芭它一蕾；本想当成一名电气工程师，但命运之手却把你摁进办公室，让岁月把你雕塑成一把椅子，在报纸与茶水中，体验生活的寡淡与无味。我想，人最得意的莫过于干自己所爱好的工作，这样不仅心情舒畅，而且容易全方位挖掘与发挥自己的潜力，爱因斯坦老先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我有一位从名牌大学企管系毕业的朋友，今年该分配工作了，按常规应该顺理成章地进企管部门工作，但是通过对自己的性格及个性的彻底分析，她觉得如果那张毕业证书把她贴上“企管”的标签，她可能很难向社会淋漓尽致地体现她的敬业

精神，而她更适合于干记者。于是，她多方奔波，终于在沿海一家颇有名气的省报谋得记者一职。现在，她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汗水与微笑了。我觉得她是一个成功者，前些时候打电话向她祝贺，想不到她竟淡淡地说：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比较清楚地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而已，犹如高速运行的电子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运行的轨道。说句良心话，谁都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的。目前，有许多人是在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岗位上，干并非自己所愿干的工作，于是人心不稳，人心惶惶。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着急为好，所谓的生活其实就如写文章一样，当你发觉笔下的那一句不是自己最满意的言语，甚至是败笔的时候，那你就暂时停笔思考一下，等到精彩的华章涌向笔尖，何妨另起一行重新抒写，直到满意为止。

朋友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放下电话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另起一行”的涵义绝不仅仅是指这些：譬如，当你失恋了，不必苦闷也不必彷徨，静心地对自己的过去重新思忖一下，相信有一个美丽的恋人会在某一个地方等你，等你把所有的烦恼统统抛光，等你把一束温情的月光握成笔，重新在爱情信笺上另起一行。

又譬如，当你事业受挫了，你不必灰心也不必丧气，相信坚强的信念定能点亮成功的灯盏，相信布满血丝与劳顿的眼睛，在总结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定会另起一行。

不管怎么说，“另起一行”就是意味着永不松懈，永不萎靡，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崛起！

“另起一行”就是意味着找到自己最佳位置，找准属于自

己的人生跑道，这世界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最难找到的就是适合自己走的那条道，走错了路不要紧，关键是能否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把身躯瘦成一支笔，跌倒在哪里，就在哪里重新另起一行！



外面的世界固然很大，有很多机会，可我们不能总在路上。因此，更重要的是——

闯你身边的世界

佚名

我在二十五岁以前一直对闯荡世界充满了渴望。

我服务的这家公司在我看来如此死气沉沉，令人无法忍受。每天除了要处理大量繁琐无聊的推销工作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事了。坐在门口的丽莎每天都像机器人一样提前五分钟坐在她的座位上，这样，每天上班走进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那张经过了刻意打扮却毫无生气的脸，一天枯燥的生活正是以她那张呆板的脸开始的。

坐在我对面的豪格是个讨厌的饶舌鬼，他会寻找一切机会和我聊天，他就那么直直地望着我，等待我的眼神和他对接，然后他就会开始唠叨他那庸俗不堪的家庭生活。

我的上司老哈克是个无能的老家伙，嘴里总是散发着可疑的酒气，他总是刚愎自用地对我们发号施令，但他的指示实际上对我们的工作毫无助益，那是一些陈旧的教条。

就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部门工作，我惟一担心的就是我会逐渐变得和他们一样胸无大志，被卑琐的杂事纠缠得忘了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短期休假的日子里登上了西去德克萨斯的飞机。

在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很精干的老人，我们从天气谈起，一直谈到西部石油的储量，他丰富的石油知识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试探询问他的名字，他说他是马里奥·艾格。我大吃一惊：马

里奥·艾格 西部石油大王 他怎么会不乘坐私人飞机 老人很不以以为然地挥一挥手，然后解释说 he 喜欢和人们在一起。天啊，他喜欢和人们在一起！我异常兴奋，感觉是上帝在帮助我，我请求他能接纳我到他的公司工作。他很耐心地听我讲完了我对我目前工作的抱怨，然后说了一番话，这些话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外面的世界很大，机会也很多，固然值得去闯一闯。可是你对新环境的向往实际上只是一种逃避，在新环境里同样会有很多让你感到熟悉的令人讨厌的东西，那么你还要继续逃避吗 我们不能总在路上，小伙子，记住，重要的是闯你身边的世界。”

几天以后，我心情愉快地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在推开办公室门时给坐在门口的丽莎送上了一束鲜花，我第一次发现她那经过刻意修饰的脸如此美丽生动。豪格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一定是憋了太多的话，我耐心地听完他那类似的抱怨，真心实意地向他建议：“我们能不能采取行动让你摆脱困境 ”豪格显然被我的话打动了，他主动闭上了嘴，开始认真地思考。他终于学会了思考。

和老哈克的会面显然是更富有戏剧性的，我毫不犹豫地把我对他的评价说了个痛快，老哈克被震动了，他静静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终于从沙发椅上起身，倒了两杯白兰地，递给我一杯，说：“年轻人，我要感谢你，是你让我敢于正视自己，很久以来我干得一直很吃力，我真的老了，承认它吧，我在今天决定自己该退休了，我准备推荐你来接班，你不介意吧 ”

我没有介意，因为我知道闯我身边的世界是比一切幻想都重要的，它就代表着不可避免的成功。

别让遥远的未来使你心烦，告诉自己：我和我的目标之间，只有五条街口的距离。

只有五条横街口的距离

【美】雷因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因失业而面临挨饿。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在巴黎、在罗马，都曾尝过贫穷而挨饿的滋味。然而在这个纽约城，处处充溢着富贵气概，尤其使我觉得失业的可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胜任的工作非常有限。我能写文章，但不会用英文写作。白天就在马路上东奔西走，目的倒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因为这是躲避房东的最好办法。

一天，我在42号街碰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大高个子，立刻认出他是俄国的名歌唱家夏里宾先生。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在莫斯科帝国剧院的门口，排在观众的行列中间，等待好久之后，方能购到一张票子，去欣赏这位先生的艺术。后来我在巴黎当新闻记者，曾经去访问过他，我以为他是不会认识我的，然而他却还记得我的名字。

“很忙吧？”他问我。我含糊地回答了他，我想他已一眼明白了我的境遇。“我的旅馆在第103号街，百老汇路转角，跟我一同走过去，好不好？”他问我。

走过去，其时是中午，我已经走了五小时的马路了。

“但是，夏里宾先生，还要走60条横马路口，路不近呢。”

“胡说，”他岔着说，“只有五条马路口。”

“五条马路口？”我觉得很诧异。

“是的，”他说，“但我不是说到我的旅馆，而是到第6号街的一家射击游艺场。”

这有些答非所问，但我却顺从地跟着他走。一下子就到了射击游艺场的门口，看着两名水兵，好几次都打不中目标。然后我们继续前进。“现在，”夏里宾说，“只有 11 条横马路了。”我摇摇头。

不多一会，走到卡纳奇大戏院，夏里宾说他要看看那些购买戏票子的观众究竟是什么样子。几分钟之后，我们重又前进。

“现在，”夏里宾愉快地说，“离中央公园的运动园只有 5 条横马路口了。里面有一只猩猩，它的脸很像我所认识的唱次中音的朋友。我们去瞻仰那只猩猩。”

又走了 12 条横路口，已经来到百老汇路，我们在一家小吃店前面停了下来。橱窗里放着一坛咸萝卜。夏里宾奉医生之嘱不能吃咸菜，于是他只能隔窗望望。“这东西不坏呢，”他说，“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期。”

我走了许多路，原该精疲力尽了，可是奇怪得很，今天反而比往常好些。这样忽断忽续地走着，走到夏里宾旅馆的时候，他满意地笑着：“并不太远吧，现在让我们来吃中饭。”

在那席满意的午餐之前，我的主角解释给我听，为什么要走这许多路的理由。“今天的走路，你可以常常记在心里。”这位大音乐家庄严地说，“这是生活艺术的一个教训：你与你的目标之间，无论有怎样遥远的距离，切不要担心。把你的精神集中在五条横街口的短短距离，别让遥远的未来使你烦闷。常常注意于未来 24 小时内使你觉得有趣的小玩意。”

屈指到今，已经 19 年了，夏里宾也已长辞人世。在值得纪念的那一天我们所走的马路，大都已改变了样子。可是一直到现在，夏里宾的实用哲学，有好多次解决了我的困难。……

徒劳无功的时候 ,烦躁不安的时候 ,自处“绝境”的时候 ,告诉你自己——

是弃后的时候了

【意】罗伯特·弗格汉姆

我听说在许多年前的一次国际比赛中 ,一个名为法兰克·马歇尔 的棋手走了一着常被赞誉为“最美妙一着”的棋。在那重要的一局中 ,他与对手——一位俄国大师——势均力敌。马歇尔的“王后”受到围困 ,但要杀出重围 ,仍是有几个办法可想的。由于王后是最重要的进攻棋子 ,观战的人都以为马歇尔会依常规把王后走到安全的地方。

马歇尔对着棋局苦思 ,时间到了 ,他拿起王后 ,略一停顿 ,随即下在最不合常理的方格内——在那里 ,敌方有三枚棋子可以把王后吃掉。

马歇尔在紧要关头放弃王后 ,太不可思议了 ,观棋的人和马歇尔的对手都吃了一惊。

接着 ,俄国棋手和其他的人都恍然大悟 ,明白了马歇尔走的是极高明的一着。不论对方用哪个子吃王后 ,都会立陷颓势。俄国棋手看出自己败局已定 ,只好认输。

马歇尔以大胆罕见的招数赢了对手 ,牺牲王后 ,赢了棋局。

对我来说 ,他是否赢了并不重要 ,甚至他的弃后妙着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够撇开传统的想法 ,去考虑这一着。他不囿于传统方式 ,愿意根据自己的判断 ,并纯凭自己的判断 ,走这一险着。不管棋局结果如何 ,马歇尔都是真正的胜利者。

现在且转个话题 ,谈谈我的另一心得。还记得童年玩的装配式玩具吗 ,一整盒木制零件 ,有轴 ,有杆子。五年前 ,我在西雅图湖滨

学校教美术，学期开始时，我用这玩具来测验学生，希望知道他们的创作本能。有一个星期一，我在每个学生面前放一小盒装配玩具，并简单地对他们说：“在本星期内用这些配件做些东西，由今天开始，每天可用四十五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永远至少有一个学生会灵活地不单使用现成的配件，还会用铅笔、纸夹、绳子、纸张，甚至美术室内任何其他东西来创作。曾经有个学生在课余尝试用这些玩具做这做那，结果他的创作堆满了美术室的一个储物室以及他家里地窖中很大的一个角落。

我能够有这样的学生十分高兴。他的创作能力比别人高，他在班上无形中成了我的助教，他的创造力会影响其他学生，我把他和其他像他那样的学生视为“弃后”的人。

让我再讲个故事来说明我的意思。

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到希腊克里特岛差尼亚镇古老海港的海滨咖啡座去，坐在帆布天篷下乘凉，啜着冷饮。天气非常闷热，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度，一点风也没有。咖啡座里人很多，游客和侍应的脾气随温度上升而越来越差，非常不耐烦，容易争吵，气氛很紧张。

邻桌是一对漂亮的年轻情侣，一身讲究的夏日装束，绉麻衣服和上好的皮凉鞋。男的身材粗壮，橄榄色皮肤，黑发，唇上蓄小胡子。女的身材高挑，肤色白晰，金发。他们在等待侍应招呼。手握着手，轻声说着情话，接吻，时而浅笑，时而大笑。

忽然，他们站了起来，抬起金属桌子，走过码头边，把桌子放在浅水里。男的又涉水回来取椅子。他神气地请女伴坐在及腰深的水里，然后自己也坐下，旁观的人都大笑起来，拍手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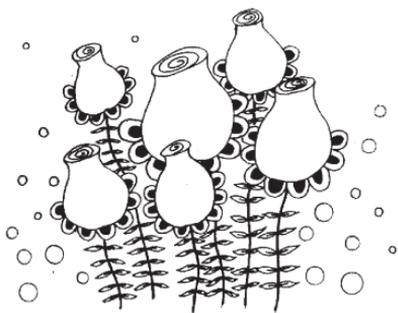
紧皱着脸的侍应出现了。他犹豫了片刻，扬了扬眉毛，拿起台布、餐巾和餐具，趟水过去把餐具摆放好，请他们点菜。他涉水回

来时,其他顾客都为他欢呼鼓掌。几分钟后,他又来了,托盘上是个冰桶,里面有瓶香槟,旁边有两只酒杯。这一次他不犹豫了,再次下水去为客人斟香槟。那对情侣互相举杯,又向侍应和人群举杯。众人报以热烈的欢呼,更把桌上摆设的鲜花抛向他们。

另外三桌顾客也加入了海中午餐的行列,气氛不再沉闷,四周充满了节日的欢愉。

我们不会穿着上佳的夏日时装下海涉水。为什么不可以
侍者不会下水去招呼顾客。为什么不可以

有时候我们不妨逾越传统的规矩,不一定要在上课或下棋的时候才如此。人生在世,何不有时也弃了王后



生活中,机遇随处可见,甚至会突然来到你面前,可是你准备好伸出手去抓住它了吗?

人和机会

佚名

弱者等候机会,而强者创造他们。

懦弱动摇者常常用没有机会来原谅自己。其实,生活中到处充满着机会!学校的每一门课程,报纸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客人,每一次演说,每一项贸易,全都是机会。这些机会带来教养,带来勇敢,培养品德,制造朋友。对你的能力和荣誉的每一次考验都是宝贵的机会。如果加格拉斯这样的奴隶都能使自己成为演说家、著作家和政治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加格拉斯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

没有谁,在他的一生中,运气一次也不降临。但是,当运气发现他并不准备接待她的时候,她就会从门口进从窗口出了。

年轻的医生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他碰到了第一次复杂的手术。主治大夫不在,时间又非常紧迫,病人处在生死关头。他能否经得起考验,他能否代替主治大夫的位置和他的工作,机会和他面面对。他是否能够否定自己的无能和怯懦,走上幸运和荣誉的道路,这就要他自己作出回答。

对重大的时机做过准备吗

除非你做好准备,否则,机会只会使你显得可笑。

“从这条路走过去可能吗?”拿破仑问那些被派去探测伯纳称之为死亡之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许吧,”回答是不敢肯定的,“它在可能的边缘上。”那么,前进!”小个子不理睬工程人员讲的困难,下了决心。

出发前,所有的士兵和装备都经过严格的细心的检查。破的鞋、穿洞的衣服、坏了的武器,都马上修补或互换。一切就绪,然后部队才前进。统帅的精神鼓舞着战士们。

战士皮带的闪光,出现在阿尔卑斯山高高的陡壁上,出现在高山的云雾中。每当军队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雄壮的冲锋号就会响彻群山之巅。尽管在这危险的攀登中到处充满了障碍,致使队伍延长到三十公里,但是他们一点不乱,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四天之后,这支部队就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平原上了。

当这“不可能”的事情完成以后,其他人才看到,这件事其实是早就可以做到的。许多统帅都具有必要的设备、工具和强壮的士兵,但是他们缺少权衡和决心。而拿破仑不怕困难,在前进中精明地抓住了自己的时机。



当你面对一堵很高的墙，正在犹豫不决于能否翻过它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帽子扔到墙那边。

对付拖延的药方

【美】理查德·H·施耐德

为教堂的捐品拍卖准备物品时，我偶然翻出了一只好几年前就送给我的造模型船用的工具箱，它还一直未被打开过。

这使我想起了其他所有我从未着手实施的打算。依我的亲身体会，拖延，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你的成功化为泡影。

当我摆弄这只模型船工具箱时，我想起了我父亲年轻时拥有的一只真船。我从没亲眼见过他那只心爱的“迪西”，但我家的影集里有一张父亲神气地坐在船舵旁的发黄的图片。我起初并不知道那只优雅洁白的摩托艇的故事，直到我十几岁时的一天，父亲了解到我刚躲避了一项任务后劝我说：“把你的帽子扔进围墙里。”“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笑呵呵地说：“当你面对一堵很难攀越的围墙时，就把你的帽子扔过去，然后你就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翻到另一边去了。”他微笑着追忆着往事，“我就是这样来到芝加哥的。”

父亲在 60 英里以北的威斯康星州的雷因长大，我常常不解：他是怎样离家别友来到这座大城市的

“那时我 20 出头，”他说，“除了那只船，我就没什么东西了。一个夏天的清晨，我卷起衣物，发动起迪西，嘎吱嘎吱地开进了芝加哥的贝尔蒙特港。第二天我出去找工作。那时工作相当难找，我一度打算开着迪西回家去，放弃我的梦想。但我把帽子扔进了围墙，”他叹了口气，“我把迪西卖掉了。我考虑到如果我想在芝加哥闯出番事业来，就需要一笔资金。一旦我舍弃了那只船，就没有退

路了。”

故事的后半部分我是知道的——他怎样开始在爱迪森联合公司工作，在一次舞会上遇见了我母亲，在芝加哥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和优裕的生活，但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那股自断退路的力量。

父亲从卖掉迪西的那一天起，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新生活的开拓之中。这条原则对日常生活也非常奏效。当你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并把自己推向绝境时，你就被迫着攀越围墙了。

我们这所房子的前主人在卧室里带窗的壁橱前垒了一堵墙作为小间。多年以来，贝蒂和我一直商量着拆掉这堵墙好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室内。但这看上去工作量太大了。

后来，我那位勤快手巧的哥哥荷勃来我家作客。为下定动工的决心，他在墙上钻了一个洞。“这简单得很。”他随手拆去了一大块墙板。

没有后路了。荷勃、我的小儿子凯特和我开始动手拆墙了。第二天来临之前，雅致的带窗壁橱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卧室。

所以，当下一次一项任务看上去艰巨得难以完成时，就把你的帽子扔进围墙。



体恤别人,关怀别人,将自怨自艾抛至一旁,美丽便会不请自来。

谁使她变美了

【美】奥斯勒

几十年前纽约北郊,住着一位姑娘名叫艾米丽,她自怨自艾,认定自己的理想永远实现不了。她的理想也就是每一位妙龄姑娘的理想:跟意中人——一位潇洒的白马王子结婚,白头偕老。艾米丽认为别人会有这种幸福,自己则永远不可能。

有一个雨天的下午,不幸的艾米丽去找一位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因为据说他能解除人们的痛苦。她被让进了心理学家的办公室。握手的时候,她冰凉的手叫心理学家的心都颤了。他打量了她一下,她的眼神呆滞而绝望,讲话的声音像是从坟墓里飘出来的。她的身心都好像在向心理学家声明:“我是无望的了,你不会有办法了。”

心理学家请她坐下,跟她谈话,心里渐渐有了底。最后他对她说:“艾米丽,我会有办法的,但你得按我讲的去做。明天一早,你就去买一套新衣服,不过你不要自己挑,你只问店员,按她的主意买,因为你很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接着你去理个发,你也不要自己挑发型,只问理发师,按他的主意办,因为听别人好心的建议总是有益的。然后,星期二晚上,我家有个晚会,请你来参加……”

艾米丽摇了摇头,心理学家理解地点点头,问:“你是说参加了晚会也不会愉快吧?”“肯定愉快不了。”“不过我是想请你来帮忙的。参加晚会的人不少,互相认识的却不多。你来了,可不能像蜡烛那样插着不动,等着别人上前跟你打招呼。相反,你得处处留心帮助别人。要是看见有哪些年轻人孤孤单单,你就上前问好……”

“年轻人 问好 ”“对 ,上前向他问好 ,就说你代表我欢迎他。见一个欢迎一个。你的任务就是帮助我照料客人 ,明白了 ”

艾米丽一脸不安 ,心理学家继续说 :“人都到齐了 ,那么你看看还能帮助客人做些什么。比如 :要是太闷热了 ,就去开窗 ,谁还没咖啡 ,就端一杯。艾米丽 瞧你要帮我大忙呢!”

星期二这天 ,艾米丽发式得体 ,衣衫合身 ,来到了晚会上。她按着心理学家的吩咐尽职 ,忘了自己 ,只想着助人。她眼神活泼 ,笑容可掬 ,成了晚会上大家都喜欢的人。散会时 ,同时有三个青年说要送她回家。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 ,一个月又一个月 ,这三个青年热烈地追求艾米丽。艾米丽最后选中了其中的一位 ,让他给自己戴上了订婚戒指。不久 ,在婚礼上 ,有人对这位心理学家说 :“你创造了奇迹。”“算不上奇迹。”心理学家说 ,“这很简单 ,人不该老想着自己 ,怜悯自己 ;而应想着别人 ,体恤别人。艾米丽懂得了这个道理 ,所以变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人人都该懂得。”



从那个冬日的汽车站出发，我一步步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汽车站上的新起点

【美】梅里莎·达奇

那是个隆冬腊月的下午，我独自一人向汽车站走去。早在一小时前，我所有的伙伴都放学回去了，但我却因为西班牙语课迟到，不得不在别人走后留下。“这太不公平了。”我愤愤地自语，对惩罚我的老师道出了怨恨。还有，上次数学测验不及格，同样也不是我的过错。我觉得，这世界恨我，我反过来也恨这个世界。

信心是人们在教堂里谈论的字眼，但它对我有何作用，我感到困惑，抬脚将一个空啤酒罐踢过泥泞的街面。“信心对他们又有何帮助。”我注视着从有色人居住区窗口探出的每个游民身影，痴痴地想着。信心到底给所有人带来了什么

我曾经对信心做过尝试，自信能胜任啦啦队长，但没有成功，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信心对我作用何在，当我想起我的男友，更觉得这个世界在跟我作对——两天前，他殷勤地帮一个女孩把书往抽屉里搬，并邀她去看电影。

想着想着，一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

离车站还很远，我沿着人行道疲惫地走着。“老师有什么权力布置家庭作业”我扪心自问，我憎恶拿在手里的这些课本，这些书我已勉强读了一年了。

到了车站，我把书丢在身边的公共长椅上诅咒冰冷的天气。不一会，又来了位妇女，嘴里哼着一首欢快的乐曲。我苦笑了一下，今天的遭遇全齐了——我又碰到了一位汽车站上的疯女人。

“你在街那头上学吗？”她问我，嫣然地一笑，露出满脸的皱纹。

“嗯。”我不想和她啰嗦，只应了一声。出于好奇，我上下打量起她。

她是一位体格健壮的中年妇女，虽说看上去神采奕奕，但穿着破旧，也不合体。手里拎着一只浅蓝色的大塑料袋。很象我小时候背的书包，里面塞满了各种古怪的东西。她注意到我对袋子发生兴趣，便将手伸进去，“这是我从那幢公寓后面捡的。”她说。

她显得很健谈。“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我往椅子边上挪了挪，有些窘怯。

“谢谢。”我笑着答道，接着便理我自己的书。

“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她笑着说，“我非常想当护士，我曾经把书带回家每天晚上苦读，梦想有一天能帮助人们。当然，我一直很清楚，象我这样的姑娘成为护士的希望很小，不过你知道，我还是当上了护士。”她满意地看着我，我发现自己也正注视着她。

“后来有一天，妈妈得了重病，我是家里的老大，只好回家照顾妹妹们。过了一个长长的严冬，到了春天，妈妈去世了。”她说，仍在微笑。

“对不起！”我说，意指她母亲的死。

“不，”她笑得更响了，“妈妈常教我要有信心，我想上帝会照顾她的。我有个儿子，想当医生，这不是很好了吗？他是个好孩子，从不伤害别人。他依靠助学金上大学，打算当医生。”我们相视而笑。

“他多想让他母亲自豪，可他得了白血病，医生大概能治好他。真是个好孩子，我每时每刻都在为他祝福，我相信奇迹会出现的。”她微笑着，这微笑把我深深地迷住了。

“你真漂亮，又年轻，看见你拿的书，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她说什么倒无所谓，只是她对我说话的神情和那灼热的目光，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在学校，我成绩平庸，屡次给自己丢脸，老师不满，同学讨厌。

生物考试作弊被抓住，大家更是讥笑我，我也试图嘲笑自己，但结果却痛哭一场。

而在这儿——辛辛那提市中心的寒冷天里，一个陌生的、我自以为比我不幸得多的人，向我微笑，我感到一阵温暖。

汽车缓缓驶来。“我要上车了。”我嘴上这么说，身子却没动。

“生活多美！”她说，将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愿你找到属于你的一切。”

我上了车，心里充满了快乐，再不觉得前面的路长，因为还有更远的路等着我。天空飘起雪花，我看得入神，多美啊！车外，孩子们在沿途的人行道上欢快地嬉戏，伸出舌头，接落下的雪花，他们同样很可爱。

我低头看着书包中的书，打开一本，“曾有一度，”书中写道，“主要科学领域彼此各有区分，但现在，这些界限已不复存在。”我读着，不是因为学习任务，也不是讨父母欢心，而是心里要读。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她脸上的光彩，更忘不了她赋予我的信心。如今，我走在鲜花铺成的路上。就是说，从那寒冷的下午起到现在，我已学到了和那天同样多的知识。我希望那位妇女能了解她给我的鼓舞。但我相信，她一定会知道的。



只要我们生存,选择快乐,感受快乐,就是上天给予的恩惠,也是我们自己给生命的报答。

选择人生

佚名

杰里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的心情总是很好,而且对事物总是有正面的看法。

当有人问他近况如何时,他会答:“我快乐无比。”

他是个饭店经理,却是个独特的经理。因为他换过几个饭店,而有几个饭店的侍应生都跟着他跳槽。他天生就是个鼓舞者。

如果哪个雇员心情不好,杰里就会告诉他怎么去看事物的正面。

这样的生活态度实在让我好奇,终于有一天我对杰里说,这很难办到,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看事情的光明面。“你是怎么做到的”杰里答道:“每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对自己说,杰里,你今天有两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心情愉快,也可以选择心情不好。我选择心情愉快。”

他说:“每次有坏事发生时,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受害者,也可以选择从中学些东西。我选择从中学习。每次有人跑来我面前诉苦或抱怨,我可以选择接受他们的抱怨,也可以选择指出事情的正面。我选择后者。”

“是,对!可是没那么容易吧,”我立刻声明。“就是有那么容易,”杰里答道,“人生就是选择。当你把无聊的东西都废除后,每一个处境就是面临一个选择,你选择如何去面对各种处境,你选择别人的态度如何影响你的情绪,你选择心情舒畅还是糟糕透顶。归根究底,你自己选择如何面对人生。”

我受到杰里一番肺腑之言的影响。

没多久，我就离开了饭店业去开创自己的事业。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我却经常想到他，尤其是当我对生活进行了选择的时候。

几年后，我听说杰里做了一件饭店人员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有一天早上，他忘记了关后门，被三个持枪的强盗拦住了。强盗因为紧张而受了惊吓，对他开了枪。

幸运的是，事情发现较早，杰里被送进了急诊室，经过18个小时的抢救和几个星期的精心治疗，杰里出院了，只是仍有小部分弹片留在他的体内。

事情发生后6个月，我见到了杰里。我问他近况如何，他答道：“我快乐无比。想不想看看我的伤疤？”我趋身去看了他的伤疤，又问他当强盗来时，他想些什么。“第一件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应该关后门，”杰里答道，“当我躺在地上时，我对自己说有两个选择：一是死，一是活。我选择了活。”“你不害怕吗？你有没有失去知觉？”我问道。杰里继续说：“医护人员都很好。他们不断告诉我，我会好的。但在他们把我推进急诊室后，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从他们的眼中，我读到了‘他是个死人’。我知道我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了。”“你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赶紧问。“有个身强力壮的护士大声问我问题，她问我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我马上答，有的。这时，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停下来等着我说下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吼道：‘子弹！’在一片大笑声中，我又说道：‘我选择活下来，请把我当活人来医，而不是死人。’”

杰里活了下来，一方面要感谢医术高明的医生，另一方面得感谢他那惊人的生活态度。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生活充满了选择，而生活的态度，就是一切。

我庆幸自己还活着 ,还有勇气承认失败 ,还有机会——重新来过。

感谢伤口

【台湾】谢菜

朋友的3岁儿子罹患先天性心脏病 ,最近动过一次手术 ,胸前留下一道深长的伤口。

朋友告诉我 ,孩子有天换衣服时 ,从镜中照见疤痕 ,竟骇然而哭。

“我身上的伤口这么长!我永远不会好了。”她转述孩子的话。孩子的敏感早熟令我惊讶 ;朋友的反应更让我动容。

她心酸之余 ,解开自己的裤子 ,露出当年剖腹生产留下的刀口给孩子看。

“你看 ,妈妈身上也有一道这么长的伤口。”

“因为以前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生病了 ,没有力气出来 ,幸好医生把妈妈的肚子切开 ,把你救出来 ,不然你就会死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一辈子都感谢这道伤口呢!”

“同样的 ,你也要谢谢你的伤口 ,不然你的小心脏也会死掉 ,见不到妈妈。”

感谢伤口 这四个字如钟鼓声直撞心中 ,我不由得低下头 ,检视自己的伤口。

它不在身上 ,而在心中。

那时节 ,工作屡遭挫折 ,加上在外独居 ,生活寂寞无依 ,更加重了情绪的沮丧、消沉 ,但生性自傲的我 ,不愿示弱 ,便企图用光鲜的外表、强悍的言语抵御。

隐忍内伤的结果 ,终至溃烂、化脓。直至发觉自己已经开始依

赖于酒来逃避面对跌到谷底的现实窘况,为了不致一败涂地,才决定举刀割除这颓败的生活,辞职搬回父母家。

如今伤势虽未再恶化,但这次失败的经验却像一道丑陋的疤痕,刻划在胸口。认输、撤退的感觉日复一日强烈,自责最后演为自卑,使我彻底怀疑自己的能力。

好长一段时日,我蛰居家中,对未来裹足不前,迟迟不敢起步再出发。

朋友让我懂得从另一方面来看待这道伤口:庆幸自己还有勇气承认失败,重新来过,并且把它当成时时警惕自己,匡正以往浮夸、矫饰作风的记号。

感谢伤口,更感谢朋友!



在鱼儿尚未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住了鱼。要知道,成功与要成功是两码事。

我没有钓住那条鱼

【美】约翰·格利夫·韦蒂尼

我首次钓鱼旅行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般。在我这一生中,尽管有过许多令人兴奋的时刻,然而,从来没有哪一次能够与我头一回从叔叔手里接过鱼竿,跟着他穿过树林,在湿润的草滩上艰难跋涉的时候相比。

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温煦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使我们觉得格外凉爽惬意。一路之上,树叶苍翠欲滴,十分悦目;花儿鲜妍可爱,芬芳醉人;鸟儿们叽叽喳喳,欢叫不已。多年的垂钓经历使叔叔深谙何处小狗鱼最多,他特意将我安排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模仿别人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宛若青蛙跳动似的在水面疾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叮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不免大为失望。“再试试看。”叔叔鼓励我道。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回好啦,”我暗忖,“总算来了一条鱼!”我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扯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我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线抛扔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我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再试一遍,”他若无其事地说,“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我的钓线,旋即一下子将它拖入了深水之中。我连忙往上一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逗人爱的小狗鱼在璀璨的阳光下活蹦乱跳。“叔叔!”我掉转头,欣喜若狂地喊道,“我钓住了一条!”“还没有哩。”叔叔慢条斯理地说。他的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状的小狗鱼鳞光一闪,便箭一般地射向了河。钓线

上的鱼钩不见了。我功亏一篑，眼看快到手的捕获物又失去了。

我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我缚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我手里，叫我再碰一碰运气。

“记住，小家伙，”他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在鱼儿尚未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住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这样，结果干了蠢事。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纵然办成了也毋需自夸，这不是明摆着的么。”

打这以后，每当我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时，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忆起叔叔那一席格言警句般的忠告：“在鱼儿尚未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住了鱼。”



父亲这样说：生命之索，只要你能优雅地走在上面，你就要微笑。

寻找一颗善心

佚名

我曾一度怕人瞧见我跟父亲在一起。他身材矮小，而且走起路来跛得厉害。我们时常一道外出，他的手要撑在我的胳膊上才能保持身体平衡，由此引来路人的注视。那种讨厌的目光，让我内心痛苦辗转，而父亲却镇定自若。

让我们两人的脚步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他蹒跚而行，我又缺乏耐心，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起行走的时候从不多说话。但每次一旦出了门，他总免不了交代：“你定步伐，我努力跟上。”

我们通常在家和地铁之间来去，这是他上班的必由之路。他是个工作狂，哪怕天气再恶劣，他也决不旷一天工，而且他总能按时抵达办公室。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碰上冰天雪地的日子，即使有人搀扶，父亲也走不稳。这样的时刻，姐姐或者是我就用孩子玩的雪橇拉着他穿过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街道，把他送到地铁站口。他总是紧紧抓住入口阶梯边缘的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直到温暖的地铁隧道里冰融的地方。

在昔日的言谈中，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令人怜悯的对象，对那些幸福而健全的人，他也从未流露出任何妒忌之情。他在别人身上寻找的是一颗善心，他发现如果谁拥有这样的一颗心，谁就会对他表现友好和善良。如今我也长大成人，我相信那是一个评判人的合适的标准。

现在我才明白，他总是通过我——他惟一的儿子，来间接地参与许多事情。我打球，他在一旁喝彩，我加入海军，就是他“加入”了

海军。我回家度假,他便安排我参观他的办公室。对同仁介绍我的时候,他由衷地说:“这是我的儿子,也是我自己,要不是情况不同,他做到的也是我能做到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总是很轻。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我越来越多地想起他。我不知道昔日他是否感觉到过我同他一起行走时的不情愿。如果他清楚这一点,我为自己没能告诉他我有多内疚、多卑俗、多懊悔而深感愧疚。

当我为琐事而抱怨时,当我妒忌别人的好运时,当我缺乏一颗善心时,我都不由得想起父亲。而在这样的时刻,仿佛是我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来恢复一种平衡,并且我在心里说:“你定步伐,我努力跟上!”



就是无数双这样的手，牵着你，扶着你，支持着你，让你一步步走到今天。记住——

无人能独自成功

佚名

早在15世纪，纽伦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18个孩子。18个孩子！光是为了糊口，一家之主、当金匠的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干上18个小时——或者在他的作坊，或者替他的邻居打零工。

尽管家境如此困苦，但丢勒家年长的两兄弟都梦想当艺术家。不过他们很清楚，父亲在经济上绝无能力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送到纽伦堡的学院去学习。

经过夜间床头无数次的私议之后，他们最后议定掷硬币——失败者要到附近下矿四年，用他的收入供给到纽伦堡上学的兄弟；而胜者则在纽伦堡就学四年，然后用他出卖作品的收入支持他的兄弟上学，如果必要的话，也得下矿挣钱。

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后，他们掷了钱币。阿尔勃累喜特·丢勒赢了，他离家到纽伦堡上学，而艾伯特则下到危险的矿井，以便在今后四年资助他的兄弟。阿尔勃累喜特在学院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铜版画、木刻、油画远远超过了他的教授的成就。到毕业的时候，他的润笔已经相当可观。

当年轻的画家回到他的村子时，全家人在他们的草坪上祝贺他衣锦还乡。音乐和笑语伴随着这顿长长的值得纪念的会餐。吃完饭，阿尔勃累喜特从桌首荣誉席上起身向他亲爱的兄弟敬酒，因为他多年来的牺牲使阿尔勃累喜特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在，艾伯特，我受到祝福的兄弟，应该倒过来了。你可以去纽伦堡

实现你的梦，而我应该照顾你。”阿尔勃累喜特以这句话结束他的祝酒词。

大家都把期盼的目光转向餐桌的远端，艾伯特坐在那里，泪水从他苍白的脸颊流下，他连连摇着低下去的头，呜咽着再三重复：“不……不……不……”

最后，艾伯特起身擦干脸上的泪水，低头瞥了瞥长桌前那些他挚爱的面孔，把手举到额前，柔声地说：“不，兄弟。我不能去纽伦堡了。这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看……看一看四年来的矿工生活使我的手发生了多大变化！每根指骨都至少遭到一次骨折，而且近来我的右手被关节炎折磨得甚至不能握住酒杯来回敬你的祝词，更不要说用笔、用画刷在羊皮纸或者画布上画出精致的线条。不，兄弟……对我来讲这太迟了。”

四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几百幅阿尔勃累喜特·丢勒的著名的肖像画、钢笔和铅笔素描、水彩画、木炭画、木刻以及铜版画悬挂在全世界每一个大博物馆里。但是很可能，你，同大多数人一样，熟知的只是阿尔勃累喜特·丢勒作品中的一件，其他更多的作品你可能只有一个复制品挂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

有一天，为了报答艾伯特所做的牺牲，阿尔勃累喜特·丢勒苦心画下了他兄弟那双饱经磨难的手，细细的手指伸向天空。他把这幅动人心弦的画简单地命名为《手》，但是整个世界几乎立即被他的杰作折服，把他那幅爱的贡品重新命名为《祈求的手》。

下一次当你看见这幅动人的作品时，请多花一秒钟看一看。他会提醒你，没有人——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独自取得成功。

人生的转折无所不在，就是这最后一美元为我昭示了未来的天高地阔。

最后一美元

佚名

20年前那个雨雪霏霏、北风烈烈的季节。刚刚中学毕业的我，带着对音乐的狂热，只身来到纳什维尔，希望成为一名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

然而，我却四处碰壁，一个月下来，口袋里差不多已空空如也。幸而一位在超级市场工作的朋友把那里准备扔掉的过期食品偷偷接济我，才勉强度日。最后，我只剩下一美元，却怎么也舍不得把它花掉，因为上面满是我喜爱的歌星的亲笔签名。

一天早晨，我在停车场留意到一名男子坐在一辆破旧不堪的汽车里。一连两天，汽车都停在原地。而那名男子每次看到我都温和地向我挥挥手。我心里纳闷，这么大的风雪，他呆在那儿干嘛

第三天早晨，当我走近那辆汽车时，那名男子把车窗摇下来。我停住脚步，和他攀谈起来。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到这里应聘的，但因早到了三天，所以无法立即工作。口袋里又没钱，只好呆在车里不吃不喝。

他忸怩片刻，然后红着脸问我是否可以借给他一美元买点吃的，日后再还我。然而，我也是自身难保。我向他解释了我的困境，不忍看到他失望的表情而转身离去。

刹那间，我想起口袋里的那一美元。犹豫了片刻，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走到车前，把钱递给了他。他的两眼顿时亮了起来。“有人在上面写满了字。”他说。他没有留意那全是亲笔签名。

那一天，我尽量不去想这珍贵的一美元。然而时来运转，就在

当天早晨，一家电台通知我去录节目，薪金 500 美元。从那以后，我一炮打响，成为正式节目主持人，再也不用为吃穿用度日发愁。

我再没见过那辆汽车和那名男子。有时候，我在想他到底是乞丐，还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我人生中碰到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我通过了。



中卷 从林中走过

第二辑 品尝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

生命如水,本来是没有什
差别的。但有人用金杯盛它,有
人用泥杯装它,还有人用手捧
它,这差别在于盛水的器皿。

可是,水不是盛的,而是喝
的,它的味道才至关重要。

沙漠走来的疲渴交加的旅
人最知水的甘美;

烈日下大汗淋漓的农夫最
知水的甘美;

而另外一个人,坐在绿荫
下,从漂亮的水壶中倒出水,用
精致的茶杯盛水,却尝不出水的

甘美。

因为,只有那些尝过“渴”的
滋味的人,才会品出水的甜美。

而生命,如水。



云在天边水在瓶，云和水的高贵在于它们都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与自由。

悠哉游哉

【德】海·伯尔

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码头，一个衣着寒伧的人躺在他的渔船里闭目养神。

一位穿得很时髦的游客迅速把一卷新的彩色胶卷装进照相机，准备拍下面前这美妙的景色：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海、雪白的浪花、黑色的渔艇、红色的渔帽。咔嚓！再来一下，咔嚓！德国人有句俗语：“好事成三”。为保险起见，再来个第三下，咔嚓！这清脆但又扰人的声响，把正在闭目养神的渔夫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直起身来，开始找他的烟盒。还没等找到，热情的游客已经把一盒烟递到他跟前，虽说没插到他嘴里，但已放到了他的手上。咔嚓！这第四下“咔嚓”是打火机的响声。于是，殷勤的客套也就结束了。这过分的客套带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游客操着一口本地话，想与渔夫攀谈攀谈来缓和一下气氛。

“您今天准会捕到不少鱼。”

渔夫摇摇头。

“不过，听说今天的天气对捕鱼很有利。”

渔夫点点头。

游客激动起来了。显然，他很关注这个衣着寒伧的人的境况，对渔夫错失良机很是惋惜。

“哦，身体不舒服。”

渔夫终于从只是点头和摆头到开腔说话了。“我的身体挺好，”他说，“我从来没感到这么好！”他站起来，伸展了一下四肢，仿

佛要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魄是多么地强健。“我感到自己好极了！”

游客的表情显得愈加困惑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这疑问简直要使他的心都炸开了：“那么，为什么您不出海呢？”

回答是干脆的：“早上我已经出过海了。”

“捕的鱼多吗？”

“不少，所以也就用不着再出海了。我的鱼篓里已经装了四只龙虾，还捕到差不多两打鲭鱼……”渔夫总算彻底打消了睡意，气氛也随之变得融洽了些。他安慰似地拍拍游客肩膀。在他看来，游客的担忧虽说多余，却是深切的。

“这些鱼，就是明天和后天也够我吃了。”为了使游客的心情轻松些，他又说：“抽一支我的烟吧。”

“好，谢谢。”

他们把烟放在嘴里，又响起了第五下“咔嚓”。

游客摇着头，坐在船帮上，他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好腾出两只手来加强他的语气。

“当然，我并不想多管闲事，”他说，“但是，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海，那您就会捕到三打、四打、五打、甚至十打的鲭鱼。您不妨想想看。”

渔夫点点头。

“要是您，”游客接着说，“要是您不光今天，而且明天、后天，对了，每逢好天都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您知道那会怎样？”

渔夫摇摇头。

“顶多一年，您就能买到一台发动机，两年内就可以再买一条船，三四年内您或许就能弄到一条小型机动渔船。用这两条船或者这条机动渔船也就能捕到更多的鱼——有朝一日，您将会有两条机动渔船，您将会……”他兴奋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您将可以建一座小小的冷藏库，或者一座熏鱼厂，过一段时间再建一座海鱼

腌制厂。您将驾驶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更多的鱼群，并用无线电指挥您的机动渔船，到别人不能去的地方捕鱼。您还可以开一间餐馆，用不着经过中间商就把龙虾出口到巴黎——然后……”兴奋又一次哽住了这位游客的喉咙。他摇着头，满心的惋惜把假期的愉快几乎一扫而光。他望着那徐徐而来的海潮和水中欢跳的小鱼。“然后，”他说，但是，激动再一次使他的话噎住了。

渔夫拍着游客的脊背，就像拍着一个卡住了嗓子的孩子。“然后又怎样呢？”他轻声问道。

“然后，”游客定了一下神，“然后，您就可以悠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再不就眺望那浩翰的大海。”

“可是，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渔夫说，“我本来就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只是您的‘咔嚓’声打扰了我。”

显然，这位游客受到了启发，他若有所思地离开了。曾几何时他也认为，他今天工作为的是有朝一日不再工作了。此时，在他的心里，对这个衣着寒伧的渔夫已没有半点的同情，有的只是一点儿嫉妒。



我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无论职业、身份，我们都是夏娃的孩子。

夏娃的孩子们

【德】格 林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天国之后，只得在荒地上造一所房子，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亚当种田，夏娃纺线。夏娃每年生一个孩子，但是孩子都不一样，有的漂亮，有的丑陋。

过了很久以后，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到他们家里，向他们说，上帝要来视察他们的家庭。夏娃看到上帝这样关怀，非常高兴。打扫房屋，插着鲜花，在石子路上铺着灯芯草。

此后她把生得漂亮的孩子都叫了来，给他们洗脸、洗澡、梳头、穿新洗的衬衫，叫他们在上帝面前要有规矩，有礼貌，叮嘱他们说，应该在上帝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同上帝握手，回答问题要谦逊，要有理智。但是不准那些长得丑的孩子出来见上帝。她把第一个孩子藏在干草下面，第二个藏在屋顶下，第三个藏在麦草里，第四个藏在火炉里，第五个藏在地窖里，第六个藏在水缸下面，第七个藏在酒坛下面，第八个藏在他们做衣服的布下面，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藏在给他们做鞋子的皮子底下。

她刚做完就听见有人敲门。亚当和夏娃从门缝里看见是上帝，便恭恭敬敬地开了门。上帝走进来，漂亮的孩子们排队站着鞠躬，同上帝握手，并且跪下。

上帝开始给他们祝福，把双手放到第一个孩子的肩膀上说：“你做一个伟大的国王。”对第二个说：“你做一个公爵。”对第三个说：“你做一个伯爵。”对第四个说：“你做一个骑士。”对第五个说：“你做一个贵族。”对第六个说：“你做一个公民。”对第七个说：“你

做一个商人。”对第八个说：“你做一个学者。”他把他所有的祝词都给了他们。

夏娃看见上帝这样温良仁慈，心里想：我要把生得丑的孩子也叫出来，或许上帝也会给他们祝福。

她跑过去从干草里、麦草里、火炉里等丑孩子躲藏的地方把他们叫出来。于是来了一大群粗野、龌龊、满身癣疥的孩子。

上帝边笑边看地说：“我也要给他们祝福。”他把手放到第一个孩子身上，对他说：“你做一个农民。”对第二个说：“你做一个渔民。”对第三个说：“你做一个铁匠。”对第四个说：“你做一个硝皮匠。”对第五个说：“你做一个织工。”对第六个说：“你做一个鞋匠。”对第七个说：“你做一个裁缝。”对第八个说：“你做一个陶工。”对第九个说：“你做一个车夫。”对第十个说：“你做一个船夫。”对第十一个说：“你做一个信差。”对第十二个说：“你做一个仆人。”

夏娃听到了这一切，说：“上帝，你说的祝词非常不公平！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你给他们的恩惠应该完全相等才对。”

但是上帝回答说：“夏娃，你不懂得。整个世界是由你的孩子构成的，我应该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全是公爵和大人先生，谁来种麦子、打麦子、磨面粉、做面包？谁来打铁、织布、做木工、造房子、硝皮子、裁布、缝衣服呢？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职责，大家互相支持，大家才有饭吃，好像身体的四肢一样。”

夏娃回答说：“啊呀，上帝，请你原谅，我鲁莽，反对了你的话。我的孩子要照你的意思去办事。”

这一片树叶，它的飘落如同它的生长一样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蕴义，看到它了吗？抓牢它吧！

树 叶

佚名

我在伯父的林场里散步，时不时听到树上枝子断裂时发出的劈啪声，偶尔也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大卫，奶奶为什么会死？”八岁的堂弟蒂姆突然问我。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没有想到蒂姆会跟我说话，我们散步这么久了，他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

“那是上帝的意愿。”我边说边捡起一根树枝，用力甩了出去。我转过脸看看他，接着说：“上帝出于某种原因让她死的。”

“我不明白，你讲讲死到底是什么。”蒂姆大声说。他的语气让我吃惊，我看到他的眼睛好像有泪水。

“奶奶去世，你一定很伤心吧。”

他点点头。

“好吧，我来跟你讲一讲。”我停下来，希望这时能看到一只兔妈妈带着小兔子穿过树林，这样我就可以用它们来做个例子。可是四周除了高高的橡树，什么也见不到。“蒂姆，奶奶老了。”我正说着，一片树叶落下来，我捡起树叶递给蒂姆，“这片树叶曾经很年轻，可现在老了。”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死的吗？”他看着树叶问。

“当然不是，就像所有的树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落下一样。”

“别的树叶是怎样落的？”

“有的落得很慢，像奶奶一样……”

“这我知道。”蒂姆打断我的话，“告诉我，其他人的树叶是怎样

的 ”

“我刚才不是在说吗 有些树叶落得很慢 ,像老人 ;有些落得很快 ,就像有人患了癌症。 ”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鹅卵石 ,抛向天空。

“为什么有的树叶落得快 ”我真想不到蒂姆会提出这么多的问题。

“这 ,我也说不清 ,也许是因为有的树叶天生虚弱 ,要么就是它们病了 ,就像我们有的人很早就死去。 ”

“有时候我看到 ,树枝断的时候 ,成百上千的树叶同时落下 ,那是怎么回事 ”

这孩子真够缠人的。 “你想想 ,遇到飞机失事或地震时 ,不是也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吗 这跟树叶是一样的 ,有时会一起落下来。 ”

“大卫 ,你的树叶呢 ”蒂姆像有点害怕提这样的问题。

“肯定在什么地方 ,但我现在说不清。 ”我感到有些冷 ,便把我的上衣拉链拉上去。 “大卫 ,我要保护你的生命 ,我要抓住你的树叶 ,不让它落下来 ,这样你就不会死了。 ”

我惊愕了。 “听着 ,小孩子 ,人总是要死的 ,只是迟早而已。 死是避免不了的 ,正如你不可能把所有树叶都抓住 ,就是这样。 ”

“可是春天来了 ,树上又长满了树叶 ,这是怎么回事 ”

“这就像新生儿替了死去的人。 ”我抬头望望天空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那么 ,大卫 ,婴儿是从哪来的 ”

“现在 ,让我们比赛着跑回家吧 ! ”

“可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 ”

“预备——跑。 ”

“什么 ”

“我说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抓牢自己的叶子吧 ! ”

为了一个最美的目标，我苦苦地追求，走过千山万水。多少年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时刻，我发现，原来它就是走过的岁岁年年。

时 游

【美】简·尤莱思

从前，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小男孩沿着一条曲折迢迢的道路去寻找他的未来，茫茫征途炎炎烈日，在一个荒野的十字路口，他看见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

他想：“我要在那里小憩一会儿，想想我的出路，虽然我的前程好坏未卜，但它肯定就在我的前面。”

想到这，男孩欢欣地朝树走去，可是真到近前他才发现树荫已被一位酣睡的老人占据了。汤姆是个有教养的孩子，他静悄悄地坐在一旁等候着老人醒来分给他一片荫凉。

老人终于睁开了双眼并用和善的眼神示意他靠近树荫，虽然这时已是夕阳西下，夜色低沉，但汤姆没有抱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出路就在前方，而老人的出路已落在身后。

“我在寻找我的出路，老人家。”汤姆说，“您能告诉我前面哪条路是最好的吗？”

老人上下打量他一番，然后又由近及远地望了望伸向远方的道路，最后摇摇头对汤姆说：“我的眼力不行了，我曾经能看见散步的风哩。”

“那么，老爷爷，”汤姆继续说，“也许您能听见美妙的世界位于哪条路上吧。”

老人把头侧向一边听了听，然后又侧向另一边听了听，最后摇摇头说：“我的听觉也很差了，我曾经听得见低语的草哩。”

汤姆坐下来，想了好一会儿。“老人家，”他又说道，“您知道一个我能去的地方吗？一个能找到我的出路的地方。”

“我认为时游是最好的地方。”说着，老人吱吱嘎嘎地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消失在树的背影里。汤姆是个有教养的孩子，他没有跟随其后纠缠不休，而是在树枝下安顿了一宿。当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天空中冉冉向他走来时，汤姆像听到了一声远方的呼唤，随即站起身来。他在十字路口上选择了一条他希望能通往时游的道路。

汤姆跋涉了很多日子，经历了许多事情。他上山挖金，下海掏珠，爬山钻洞，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他阅历大千世界，尝尽人间甘苦，但他仍然执著地寻觅着时游。

然而，他终于把时游撇在脑后，他在自家的房子周围种起了粮食，种出了一个世界。

即使当他想起时游，那也不过像是童年时读过的一段神话，从没有因此而搅乱过他宁静的心境。

只是有那么一天，当孙子们和年迈的他一起坐在壁炉前问起那广阔而又神奇的世界时，老汤姆这才提起他那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是的，”他说，“年轻时我周游过世界，为着寻找某件东西，寻找什么现在已记不真了。一些东西找到了，还有一些没有找着。更重要的是我年轻时游历过一番。”

突然他停住了。因为一段缥缈的记忆闪耀在他的脑海。“年轻时游历过一番。时游！”那位老人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吗？发现存在于寻觅之中。老汤姆的嘴张了几下欲言又止。

几天以后，老汤姆正倚坐在老树下，突然一位少年带着仆仆风尘走了过来。

“老人家，”少年说，“我在寻找我的出路，您能告诉我应该走哪

条路吗”老汤姆背靠着大树凝视了一下天空，云彩正迅速地从他的头顶飞过。“当然，时游是我知道的最好地方。”他回答道。他知道这位少年也许要许多年以后才会悟出这个答案，经历许多艰难而又美好的日子。

然后他闭上眼睛安详地睡着了。



站在父亲的空中田园中，看着园中繁茂的果实，看着通往山脚的条条小路，我发现了生命的力量与源泉。

父亲的空中田园

【英】杰西·斯图亚特

“走这边，杰西，”父亲用手杖指着我们脚下的幽谷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你走这么远的路不累吗？”我擦去脸上的汗水，想起从1月到4月不到半年时间里，父亲已经看过8个大夫，他们都告诫他不要走远路。

我跟着他走在牧场草地中延伸的那条小道上，突然，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割下一把苜蓿，把它举在阳光下。

“瞧这个，杰西！”他夸口道，“你见过比这块地里长出的更好的苜蓿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草。”我说。

“我买下这块地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疯了。”他又一次得意起来，“搞成今天这样子，花了我30年时间！”

我站在那里，望着这块位于两山山脊间长满苜蓿的牧场。我想起他是怎样从林中把枯枝烂叶拽出来，铺撒在地上，然后再犁进土里，让它们腐烂。当地里可以长东西时，他种下覆盖性作物，翻耕，然后再种第二茬，第三茬，第四茬。几年后他终于有了这块能长出优质玉米、小麦、土豆的土地。

“但是这不是我想给你看的，杰西，”他说，“往前走，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牧场门，然后走过独木桥，那是他先前用砍下

的白栎树搭建的，桥下是一条深深的溪流。然后，我们登上弯弯曲曲的人行小道，头顶是高大的山核桃树。我小时候常和父亲一起来这里捉松鼠，但那已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的他步履轻快，我不得不跑着跟上他。但岁月无情，时光现在放慢了他的脚步。过度繁重的体力活使他腰背佝偻，呼吸也不像以前那样轻松，因为他已停下来两次，倚在手杖上歇息。

“我喜欢这片树林，杰西，”父亲说，“记得我们以前来这里怎么捉松鼠吗？8月早晨的清风让人吸起来都感到舒服，10月兔子长得又肥又壮。霜冻开始了，核桃树叶变黄。当10月的风吹起时，树叶沙沙作响，像黄色的雨点落在地面。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光，杰西！”

“你是想要我看这些吗？”我问。

“噢，不，不，”他说着，开始攀登直插云霄的山坡。在我们头上，山顶松木长长的枝干犹如人的手在轻轻抚摸白云。

“你为什么选择这条陡直的山路？”我不理解，“瞧瞧不是还有别的路吗？为什么不走？”

离这条主道不远处，几条岔路绕着山坡，向山顶盘桓延伸。

“过会儿我再解释。”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们终于抵达那棵又高又直的松木下。白云已经隐去。我看见山顶的一块荒地中间开垦出一块不足3/4英亩的田园。

“儿子，”他压低最上面的铁丝跨过篱笆，说，“这就是我想要你看的！”

“哦，这是我看见过的开垦得最好的一块地。”我惊叫道，“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非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开这块地，而且要违背医生的叮嘱！”

他说：“我一生中有 20 次，医生告诉我回家，尽量与家人呆在一起，要我不再做事，什么事也不要做，只管去享受生活留给我的不多的日子。但是我已经多次战胜了死神！”

他从坐的树桩上站起来，揩掉脸上的汗滴，红润的脸上布满岁月留下的皱纹。

“人要是活过了 70 岁，就算是借来的。”他说着，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跟他到田园的边上。“到那个时候，你回到你熟悉和热爱的地方。瞧瞧这个陡坡。”他指向脚下的幽谷。

“你妈妈和我，当她 19 岁、我 22 岁时，一起开垦这块山坡。我们种上玉米、大豆、南瓜。”他接着说，声音由于激动而显得高亢，“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我回到了我们的青年时代。”

眺望脚下辽阔的山坡。就是在这块山坡上，父亲曾经给我做了一个小木犁，那时我 6 岁，他们带我到田里间玉米苗。

现在，眺望山坡，很难相信他们付出的这一切。因为很多树已有 60 英尺高，枝繁叶茂，藤蔓丛生。

“杰西，”他继续说，“医生要我安安静静歇着，轻轻松松地过日子，我做不到，我得工作，我离不开这泥土的气息，我得再摸摸它们，我想尝尝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甘薯、土豆、蕃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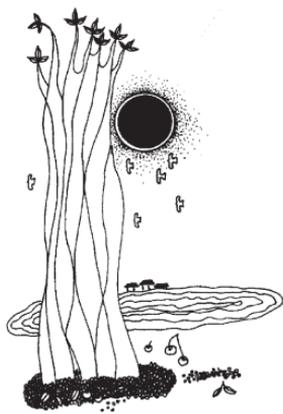
我跟着他，离开他的空中田园，沿着一条新开辟的小径，朝幽谷走去。

“可是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多通向山顶的小路呢？”我问。

“噢，是这样的，”他说，“去年早春，我不能爬上这条陡直的路，那时医生说活不过一星期，所以我开了一条好走些的路。后来我康复了些，我就开了一条陡些的路。再后来我又康复

了些，便又开了一条更陡的路。这不失为一种证明自己在一天天康复的办法！”

我跟着他踏上那条蜿蜒而下的山路，它比我们爬上来的那条小径长三倍。



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热爱，是由他全部灵魂燃烧时所释放出的。这种爱，至死方休。

蚂蚁人生

【法】威尔伦

鰥夫布奇今年 90 岁了，而且看样子他至少还有 20 个年头好活。

布奇从来不谈论自己的长寿之道。这也难怪，他平时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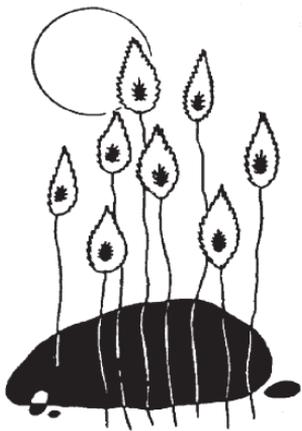
布奇虽然不爱说话，却很乐于帮助别人。这一点使他赢得了不少莫逆之交。据他的朋友说，他母亲生他时难产死了。5 岁那年，他家乡闹水灾，大水一直漫到天边。他坐在一块木板上，他的父亲和几个哥哥扶着木板在水里游着。他眼看着一个个浪头卷走他的生命之舟旁的几个哥哥，当他看到陆地的时候，父亲的力气也用完了。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活泼的眼神从此变得呆滞了，他的眼前似乎总是弥漫着一片茫茫大水。

布奇结了婚，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五个可爱的孩子。三个男孩，两个女孩，布奇的眼睛又焕发出生命的光彩。他渐渐忘记了过去的痛苦，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全家出去郊游，布奇雇了一辆汽车，可是汽车不够宽敞，他只好骑着自行车兴致勃勃地跟在后面。这时车祸发生了。那一瞬间，他的眼神又变得像木头一样呆滞。布奇又成了孤身一人。

此后，鰥夫布奇再也没结过婚。他当过兵，出过海。他没日没夜地跟苦难的朋友们呆在一起，倾尽全力帮别人的忙，也经历了数不清的大风大浪。然而，死神逼近的时候，老像没看见他似的，总是拥抱别的灵魂。

90岁的布奇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他苍凉的声音像远古时期的洪荒冲击着每一个人：

“一窝蚂蚁抱成足球那么大一团，漂浮在离我10米远近的水面上。每一秒钟都有蚂蚁被洪水冲出这个球。当这窝蚂蚁跟5岁的我一起登上陆地时，它们竟还有网球那般大小。”



嫩香蕉期待每个人离开自己心中的中心，去体验其他地方。

嫩 香 蕉

【美】唐纳德·巴切尔德

尽管这样的事在哪儿都可能发生，而我与嫩香蕉的偶然相遇却是在巴西内地的一段陡峭山路上。我的老式吉普车正费力地驶过景色绚丽的乡间，突然水箱漏水了，这儿离最近的汽车修理厂也得有十英里路。引擎热得过度了，无奈只得在下一个村子停下车来。这个村子的所有成员就是一家小店和一片稀疏零乱的房屋。村子里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热水从箱外壳的三个洞中喷射出来，象三条细细的溪流。

“这很好修！”一个男人说着就派一个男孩子跑去拿些嫩香蕉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让我放心，说一切都会好的。

“嫩香蕉！”他神秘地一笑，所有的人好象都赞同他的办法。

我一边同村民们聊天，一边思忖着嫩香蕉的妙用。向他们询问这个问题的话，就显得我太无知了。所以我只是谈论这一地带的风景：四周高高耸立着的是那些巨大的石块，宛如里约热内卢出产的圆锥形糖块一般。

“看见那边那块高的了吗？”自愿帮助我的那个男人指着一块特别高、带有哥特式建筑尖顶的黑石头问道，“那块石头标志着世界的中心！”

我望了望他，看他是否在戏弄我。但是，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并非有戏弄我的意思。他也仔细望着我，看我是不是领会了他的“英明论断”的重要性。此时此刻，我非得多少表示一下对他的论断的认许不可了。

“世界的中心”我反问一句，尽量表现得对此感兴趣。

他点了点头说：“绝对中心，这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就在这时，那男孩带着嫩香蕉回来了。那人把一只香蕉一切两半，然后把切口的一面紧贴在水箱漏洞处的外壳上。香蕉一碰上发烫的金属外壳就化成了一种胶水，片刻就把漏洞堵上了。见我吃惊的样子，他们个个忍俊不禁。他们帮我把水箱重新灌满水，又另外给我一些香蕉带上。一小时后，经再次使用嫩香蕉，水箱终于和我一起到达了目的地。“是谁教你用嫩香蕉的？”那儿的修理工笑着问。我告诉了他村子的名字。

“他们没让你看标志着世界中心的那块石头吗？我祖父是从那儿搬来的，”他接着又说，“那是绝对中心，这一带的人都知道。”

我，作为一个美国大学生，几乎对嫩香蕉没有注意过。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成熟时令尚未到来的水果罢了。然而，在这条山路上，我却突然意识到，在这以前嫩香蕉是一直存在的，那个村里的人们对嫩香蕉这一妙用的了解也由来已久了；而我本人成熟的‘时令’却与它——嫩香蕉联系在一起了。与嫩香蕉的这次偶然相遇使我领略了这些人的特殊以及嫩香蕉本身的特异的潜在功能。

至于标志世界中心的那块岩石的重要性我是费了点力气才搞通的。起初，对于他们的断言我不相信，因为我以为世界中心是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地方。不管怎样，我的祖父是那儿的人嘛。可是，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心是指一个特定的地方，在那儿我们知道别人，别人知道我们，一切事物都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既有身份又有生活乐趣：家庭、学校、城市、本土。

在这件事中我得到的教益是一个非常浅显的概念：每个地方对居住在那儿的人们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而每个地方又都标志着世界的中心。这样的中心数目之多是数不胜数的，无论哪一位学生还是哪一位旅行者都不可能一一经历。但是，一个人一旦开始了

对第二个中心的经历,他观察事物之间互相关系的能力就会增强,而他的终生阅历也就开始了。

世界文化如同浩瀚的大海,充满了你意想不到的、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嫩香蕉。它们在那儿天长日久逐日成熟,也许正耐心地等待着人们到来,与它们相遇。实际上,嫩香蕉正期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中心,去体验其他的地方。



就如同对生命一样,对这块化石的拥有也是短暂的。所以,将它送还这里,让它归于这永恒的自然之中。

一块木化石

【美】彼得·阿莱斯勒

那个身材瘦小的老人在翻动他的汽车行李厢时的模样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从行李厢里搬出了一件用布包裹着重物。他是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的,当时,我正陶醉在亚利桑那州布鲁梅萨石化林的奇异的景色中。他费劲地抱着包裹,蹒跚着穿过道路,向沙漠走去。他没有看到我。我被好奇心驱使着,远远地跟在了他的后面。

他步履艰难,不时要停下来喘口气,好不容易才攀上一座小山岗。然后,他朝四周看了看,将那包裹扛在了肩上,又朝山下走去了。走到了山脚,正站在一条小溪的边上。忽然,他在泥地上跪了下来,小心翼翼地解开了那个包裹。我悄悄地走了过去。

那是一块14磅重的木化石,看起来像是一个树桩。据我所知,这样的化石大约形成于2.25亿年前,但它仍然像一块木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那块化石缀满了美丽的晶体,在阳光下闪烁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彩。老人轻轻地抚摸着那块岩石,目光里流露出款款深情。良久,他站了起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块木化石,嘿嘿地笑了起来。“多漂亮的石头呀!”我搭讪着。“但我不得不将它送回这儿来。”他说。“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块石头的?”“60年前,我才13岁。当时,我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到这儿来观光,我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它,并将它藏在了汽车里。父亲知道后,就责备我不该做这种事,但那时我们已经回到纽约了。”

随后,我们很自然地交谈了起来。老人对我说,60年来,他始

终认为这块木化石是永远属于他的。直到最近，当医生诊断他已患了绝症之后，他才恍然感到，就犹如对他的生命一样，他对这块石头拥有权也只是暂时的。于是，他决定不远千里，将这块他钟爱的石头送回到这里，送回到这一片他一直对之怀有内疚之情的沙漠中来。

太阳下山了，他长长地叹口气，结束了叙述。他弯下了腰，轻轻拍了拍那块美丽的石头，忍着泪转过头去……我搀扶着他再一次爬上小山岗。在山顶，我们回头望着那块木化石，——此时，它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黑点了。

天色越来越黑了，我只能勉强看到身边的这位老人——这位在人生的尽头体验着如释重负和恋恋不舍两种感情的老人——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母亲的白栀子花告诉我，要努力做一个充满魅力的人；要**坚强、乐观向上地对待生活。**

白栀子花之谜

【法】玛莎·阿隆斯

从我满 12 岁时起，每年我生日那天，花店准会送一朵白栀子花到我家。只有花，没有附卡片或字条。打电话到花店去查询，总是徒劳——花是用现款买的。后来，我不再费神去查询送花人是谁了，只是陶醉于那朵充满魅力、完美无限、偎依在柔软粉红色棉纸上的白花的美，以及沁人心脾的芳香。

但我仍然时常想像那位隐名送花者可能是谁，从未中辍过。我有一些极快活时刻就是在遐想中度过的：我想像送花者是个奇妙而讨人喜欢的人，但是很害羞，或者脾气有点怪，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母亲也帮着我想像。她问我，会不会是有个人曾经受我恩惠而想表示感谢。我曾经帮过一位邻居把满车的食物和杂货卸下，或许就是她。也可能是对街那位老先生，冬天里我常常代他去取信箱里的邮件，免得他要冒滑倒之险走下结冰的台阶。不过当时十多岁的我觉得另一种揣测更好玩：可能是我心仪的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在暗恋我、但是我并不认识的男孩。

我 17 岁时，一个男孩伤了我的心。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晚上，我哭着入眠。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见梳妆台镜子上有些用红唇膏写的字：“很高兴知道，半神离去了，真神就来临。”这几句引自爱默森的话是母亲写的，我思索了很久，而且让它留在原处，直到我的心痊愈。我终于去拿玻璃清洁剂时，母

亲知道雨过天晴了。

我记得自己从未曾愤怒地对她砰然关上房门并大嚷：“你根本不了解！”因为她的确了解我。

我高中毕业前一个月，父亲心脏病猝发去世。我的情绪波动，有时哀伤欲绝，有时万念俱灰，有时满怀恐惧，有时又怒不可遏，怨恨命运逼我父亲错过我人生中几件最重要的事。我对即将来临的毕业典礼、毕业班戏剧演出和毕业舞会都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母亲虽然也痛不欲生，但反对我放弃出席这些场合的任何一个。

父亲去世前一天，母亲曾陪我去选购毕业舞会晚礼服。我们看中了一件富丽耀眼的、拖曳着好几米长的红、白、蓝色花点的瑞士薄纱。它让我觉得自己像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郝思嘉，不过尺码不合。父亲去世后，我把这套晚礼服忘记了。

母亲可没有忘记。毕业舞会的前一天，我发现那件晚礼服气派堂皇地放在了起居室沙发的上面，已经改成我穿的尺码。裙子还是刚从店里送到、仍旧装在盒子里的；它是母亲送给我的——漂亮，高贵，爱心洋溢。我不在乎有没有新晚礼服，但母亲在乎。

她要她的孩子觉得受人钟爱，绰约可爱，有创造力，有想像力，即使面对拂逆也深信这世界充满魅力和美。事实上，母亲希望她的孩子能把他们自己看成很像栀子花——可爱，坚强，完美，还带点魅力和也许一丝神秘。

我结婚后 10 天，母亲去世。当时我 22 岁。从那一年开始，再没有栀子花送来了。

只有在旷野孤独地开放的花儿，才有可能接近宇宙中最伟大的灵魂。

生长在路边的蓟

【智利】加布雷拉·米斯特劳

有一次，在富翁的花园里，百合花向别的花儿打听，问它们是否见到过基督。因为它的主人在赞美它那初绽的蓓蕾时，曾经提到过基督的名字。它以为，基督也许就像它的花儿般美丽。

玫瑰展开了它那优雅的紫红色说：“我没见过他，或许他只是个农夫，而我所见到过的都是王公贵族。”

“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芳香而娇气的茉莉说，“尽管那些多情而又伤感的人都会到我那娇小的花朵上来寻找灵感。”

“我不认识他，”孤芳自赏的茶花冷冷地接着说，“他多半是个乡下人，而我呢，从来只依偎在才子佳人的胸前……”

这时，紫罗兰说话了：“在我们花卉家族的成员中，可怜的蓟兄弟一定见到过他。它生长在路边，见到所有的行人，它都会抬起它那风尘仆仆的脸庞向他们问好。虽然灰尘落满了它的脸，但它仍然温文尔雅，绽开着与我同样颜色的花儿。”

“对呀，”百合花叫了起来，“蓟肯定认识基督的。不过，你说它是我们花卉家族中的一员，那可不对。它身上长满了刺，丑恶得就像是盗贼。其实它就是个盗贼，每当牛羊经过它的身旁时，它都会扯下它们的一缕毛。”

但说归说，百合花还是将脸转向了大路，装腔作势地娇声喊道：“蓟啊，我们可怜的兄弟，你认识基督吗？”

蓟的疲惫而沙哑的声音随风飘了过来：“是的，我认识他。他曾在这条路上走过。我，孤苦伶仃的蓟，曾轻轻抚摸过他的衣裳。”

“那么，他是否真的就像我的花儿一样。”

“如果是在月光下，你那看起来似乎是忧伤的情调和他有点儿相像。不过，你的头总是抬得很高，而他呢，却总是低着头。但他的斗篷却像你的花瓣一样洁白。即使只有这一点与他相像，你也已经非常幸福了，因为谁也不会将丑陋邋遢的我去与他相比。”

“你说说，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蓟绽开了一朵蓝色的花……

“哦，这可太刺眼了！”百合花叫道，“那么，在初春的日子里，他的头上会戴什么样的花环。”

蓟伸出了它的刺。

“真可怕！”茶花插话说，“若是玫瑰的刺，那还情有可原；可这刺……”

“基督爱人吗？”百合花忍不住又问，“他的爱又是怎样的呢。”

“基督的爱就像这样，”蓟说着，一面在微风中播撒起它那成熟的花冠上的茸毛，风儿立刻便将它们带到了四面八方。

“那么，”百合花说，“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他呢。”

“要想让他走过你的身边，要想感受他那温暖的目光，你就来做路旁的蓟吧。”蓟回答说，“他一刻不息地在跋涉着，当他走过我的身边时，他对我说：‘上帝赐福于你，因为你在旷野中开花，给疲倦和饥渴的行人带来了欢乐。’他不会因为你的芬芳而走进富翁的花园，因为他要在风中呼吸另一种气息，那种气息来自于人间的痛苦与创伤。”

然而，生长在富翁花园里的花，又有谁肯去做路边的蓟呢？就像那些追逐名利的世间男女一样，他们谁也不会愿意在大漠荒野中追随基督。因此，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认识他的。

耐心等待,让你品味生命中难得的惬意,更让你充满着期望。

耐心等待

【德】亨利希·施颇尔

一次,我为某事不得不等待,这时我想起了一个童话。

从前有个年轻的农夫,他要与情人约会。小伙子性急,来得太早,又不会等待。他无心观赏那明媚的阳光、迷人的春色和娇艳的花姿,却急躁不安,一头倒在大树下长吁短叹。

忽然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侏儒,“我知道,你为什么闷闷不乐,”侏儒说,“拿着这钮扣,把它缝在衣服上。你要遇着不得不等待的时候,只消将这钮扣向右一转,你就能跳过时间,要多远有多远。”这倒合小伙子的胃口。他握着钮扣,试着一转:啊,情人已出现在眼前,还朝他笑送秋波呢!真棒哎,他心里想,要是现在就举行婚礼,那就更棒了。他又转了一下:隆重的婚礼,丰盛的酒席,他和情人并肩而坐,周围管乐齐鸣,悠扬醉人。他抬起头,盯着妻子的眸子,又想,现在要是只有我们俩该多好!他悄悄转了一下钮扣:立时夜阑人静……。他心中的愿望层出不穷:我们应有座房子。他转动着钮扣。夏天和房子一下子飞到他眼前,房子宽敞明亮,迎接主人。我们还缺几个孩子,他又迫不及待,使劲转了一下钮扣:日月如梭,顿时已儿女成群。他站在窗前,眺望葡萄园,真遗憾,它尚未果实累累。偷转钮扣,飞越时间。脑子里愿望不断,他又总急不可待,将钮扣一转再转,生命就这样从他身边急驶而过,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后果,他已老态龙钟。至此,他再也没有要为之而转动钮扣的事了。回首往日,他不胜追悔自己的性急失算:我不愿等待,一味追求满足,恰如馋嘴人偷吃蛋糕里的葡萄干一样。眼下,因为生命已风烛残年,他才醒悟。即使等待,在生活中亦有其意义,因为有它,愿望的满足

才更令人高兴。他多么想将时间往回转一点啊！他握着钮扣，浑身颤抖，试着向左一转，扣子猛地一动，他从梦中醒来，睁开眼，见自己还在那生机勃勃的树下等着可爱的情人，然而现在他已学会了等待。一切焦躁不安已烟消云散。他平心静气地看着蔚蓝的天空，听着悦耳的鸟语，逗着草丛里的甲虫。他以等待为乐。



有一种时刻,你最容易发现自己的美丽,那一定是在——

享受孤独

【中国】王贞

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说,一个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较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孤独,通常不是人缘欠佳,就可能是个性上有某些缺陷,才会让自己蒙上孤独的色彩。长大后,所谓的“享受孤独”,“啃食寂寞”,更是朋友间常用来互相挖苦对方的俏皮话。所以长久以来,对孤独这两个字的定义大多是负面的认知多于正面的理解,我总以为只要是身心健康的人,都不应该与孤独这两个字扯上关系。

也正因为对孤独有如此深的误解,从小我就很不喜欢独自一个人,我不希望成为别人眼中的问题儿童。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我喜欢呼朋引伴,集体行动。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小时候的玩伴渐渐各分东西,儿时凡事集体行动的次数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而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却越来越多。

孤独,其实也并不完全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负面与可怜,它也有很正面积极的一面。曾经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害怕长时间一个人,将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忘。其实一个人独处时,应该是一个人心灵上最接近自己的时候,没有外在的牵挂与干扰,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卸下面具,真实自在地面对自己。

尤其是这个越来越忙碌竞争的社会,很多人经常忙得不再有时间给自己,每天就像个陀螺般周旋于永无止境的人情世故里,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可是却越来越得不到适当的发泄,

也难怪现代人生活得越来越苦闷，越来越不快乐。如果我们能偶尔拨一点时间给自己，让自己暂时远离一下恼人的是是非非，让杂乱的思绪有沉淀厘清的机会，就算是短短的几分钟，相信对已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社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好多人忙碌了一天，下班后不是回家倒头就睡，就是三五好友一起寻欢作乐。也许身体上的劳累，可以经由睡眠得到补足，精神上的压力，也可以借由酒精的麻醉得到暂时的解放，但事后我们会发现，没有真正摆脱世俗的牵绊，没有经过内心一番冷静的思考，这些纾解压力的方式都是徒劳的。当我们隔天一觉醒来，我们会发现问题还在那儿；酒醒时，那份无形的压力，依旧像是一只巨兽，如影随形般潜藏在我们内心最深的角落里。

我觉得现代人已不只要学习如何面对孤独，更要学习适时让自己有孤独的机会。父母应从小就给小孩子灌输正确的孤独观念，教导他们如何去面对与善用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应将它视为一个磨练自己、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机会，它并非毒蛇猛兽，我们不应该刻意逃避它。

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孤独的，每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间，最后再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分分秒秒都有人陪伴，就算寻常生活再怎么活跃的人，也会有落单的时候。孤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它；既然无法逃避，也只有积极健康地面对它。一个没有独自排遣孤独能力的人，很轻易地会使自己陷于一种不安的恐慌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充满着喜怒哀乐，高兴时我们希望

别人能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同样的，当我们想静静地一个人疗伤止痛时，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个足够的空间去独处与思考。

偶尔让自己孤独一下，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就算做个白日梦，又何妨！



当你匆匆向前时 ,常会忽略身边的风景 ,其实生活里有许多事值得一停 ,值得一等。

值得一等

佚名

我是一个很没有耐性的人 ,生活中最使我难受的莫过于排队等什么之类的事。

一天 ,我驱车驰行在南加利福尼亚一条山路上。不久 ,出现了路障。我极不情愿地把车停下。前面的卡车里走出一个司机 ,望了望 ,说可能至少要等半个小时。

“干嘛要等”我不禁冲他叫道。

“在铺水管。”他回答。

“铺水管 见鬼去吧!”我的情绪一下很糟了。

“悠着点 ,老兄 ,别让管道工气炸了肺。”他耸了耸肩。

他说得对。我很烦躁 ,打开收音机又关上 ,掏出皮包翻了翻 ,好几分钟手足无措。我变得愤愤然 ,两眼望着窗外发起愣来。

后面的车已排成长队 ,司机都下了车 ,我思忖不如下去走走。

“噢 ,多美的早晨。”路边一位穿着花格衫的年长者向我凑过来。我向四周看去 ,几缕白雾在圣莫尼卡山腰缓缓飘动 ,蓝天清新深远 ,我忽然感到一股秋天的气息。“是不赖。”我应道。

“下大雨的时候 ,那儿有一个瀑布。”他指着悬崖边的一个缺口说。我隐约想起曾到过那里 ,见过洪水从悬崖边一泻而下 ,在崖底激起阵阵迷雾。

“山里有人住吗”一个姑娘从她车里走出来。

“有不少 ,”年长者笑起来 ,“我在这山里住了 22 年。”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个幽静的地方 ,在附近的国家公园里。一个炎热的夏

天,我偶然到了那儿,绿荫送着清凉,树影婆娑。我想不会有比它更令人宁静的地方了。

“小鹿!你看。”一个系着领带的青年指向山坡,向那姑娘招呼着,“瞧,那儿!”

“我看见了。”她突然高声叫了起来。

“冬天快到了,”青年兴致勃勃,“它们准是忙着找吃的。”

“瞧你的猫咪。”有个妇女揶揄那青年,大家都笑了。

沿路边已站满人,有几个拍起照来。呵,延误成了一次郊游。我不禁沉思,是什么把大家凑在一起,是什么让彼此交谈如故,我们相互给予的时间真的那样少吗……

“OK!道清了。”我被喊声从沉思中拉回。

我瞥了一下手表,55分钟过去了。我简直不相信,这样长的时间里,我居然能安静等待,而没有发疯。

引擎发出轰鸣。我看见那姑娘正递给系领带的青年一张条儿,也许,他们哪天会重逢的。是呵,多美的早晨。生活里有些事情是值得一等的。



扮演好这生命的角色，为了让自己无悔无愧地看那生命之幕徐徐落下。

生命的角色

【台湾】林治平

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被老师指定演一出话剧，我扮演剧中的爸爸，另一位同学演剧中的儿子。

因为设备的短缺，一切只好因陋就简。譬如说化妆吧，老师先在我头上抹了些油，然后就撒了一些白粉在头发上，再拿眉笔画了些皱纹胡须便算完工，而饰演儿子的那位同学则被另一位教师带到另一个角落替他化妆，等到临上台前，我看到他脸上搽了少许胭脂，嘴上涂了口红，越看越觉得滑稽，天下哪有“男生”涂口红抹胭脂的，真是太好笑了。但是他看着我，也诧异不已地伸手指向我，笑得前仰后合；老师看我们彼此笑，几乎误了上场的时间，不觉又急又气，指着我们说：

“有什么好笑的，到镜子前照照就谁也不敢笑了！”

于是我们连忙拿起镜子看看，果然都不再笑了，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时，才知道自己的尊容并不比别人好看。

人类的悲剧好像就是如此。我们常常去看、去找、去挑剔别人的不可爱之处，我们也会大声疾呼：“这是一个丑恶充斥的可怕社会！”我们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没有发现自己也在那江河日下的世风中担任推波助澜的角色！

哲人说：“我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戏不是演给自己看的，演员的优劣也不是自己所能评定的，上帝、天使和芸芸众生都是我们的观众，以他们的炯炯之目光凝视着我们的演出。

面对着这一出严肃的生命戏剧,你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你将如何举手投足

哲人在他垂暮之年即将离世之时,写下了几句铿锵有力、震撼人心的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议的冠冕为我存留。

朋友,你认识自己的角色吗 你对自己的演出满意吗 你对自己的角色有把握吗 你能坦然无惧地向生命的主宰——这位公议全能的上帝,呈献你一生的演出吗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终点临到之前,都能做一个庄严的宣告。



追寻幸福的过程 就是人生可以获得的幸福。

幸福的童话

【德】埃里希·克斯特纳

小酒馆烟熏火燎的棚壁显得格外昏暗。坐在我对面的老人大概有 70 岁，头顶一层银亮的白发，像覆盖着一层薄雪。双眼如同擦亮的冰道，闪出锐利的光芒。“有些人很蠢，”他说着摇了摇头，使我感到即刻会有雪花从头上飘下来。“他们以为幸福是熏肠，可以每天切下一片！”“是啊，”我说，“幸福当然不是熏肠，尽管……”“尽管”“尽管看起来，正像您家烟道里挂着的火腿一样，您的幸福可以随时拿来享用。”“我是个例外，”他呷了一口酒，说：“我是例外，因为我始终保留着一个愿望……”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审视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啦，”老人用双手支住头，“很久了，40 年啦！那时我还年轻，却像患了牙疼一样天天忍受着生活的痛苦。一个中午，我懒洋洋地蜷在公园绿色的长椅上，一位老人坐到我身边对我说：‘这样吧，让我们先想一想，然后随便讲出心中的三个愿望。’我依旧盯着手里的报纸，无动于衷。‘说说看，你究竟想要什么’老头并不罢休，‘漂亮女人，大把的钞票还有时髦的小胡子——无非是这些！’你最终会如意的，年轻人。但是你现在的愁眉苦脸实在令人不安！”老头看上去像个穿了便装的圣诞老人，白色的络腮胡须，红苹果似的脸蛋，眉毛像装饰圣诞树的白棉絮。倒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或许只是过于热心了一点。对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我重新凝视我的报纸。”

“您生气了”

“是的，而且气得像一只快要爆炸的锅炉。因此在他那白胡子

环绕的嘴又将开启之际，我脱口而出：“为了你这老东西别再跟我啰唆，好吧！告诉你我的第一个愿望——那就是请你滚开！见你的鬼去！”这确实很不礼貌，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真要把我气炸了。”

“后来呢 ”

“后来 ”

“他走了吗 ”

“啊，当然。像被风吹走了一样，一秒钟之内踪影全无，我甚至连长椅下面都找过了，但是哪都没有。我开始害怕起来，难道这第一个愿望已经成为现实。我的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好心的、亲爱的老爷爷就不仅是离开这儿，而是跑到地狱‘见鬼’去了！我战战兢兢，迟疑不决，但最终还是别无选择，我闭起眼睛小心翼翼地念叨：‘我希望，老人能重新坐到我身边来。’当时我找不到别的办法，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后来呢 ”

“后来 ”

“他又回来了吗 ”

“啊，当然。一秒钟之内他又重新坐在了我身边，就像从没有消失过。看样子老人确实是去了地底下那个……那个很热、很令人不快的地方。他浓密的眉毛已经有点烧焦，漂亮的络腮胡须，特别是胡须的边沿已经被烫得卷曲，散发着一股烤鹅的焦味。老人责怪地看了我一眼，就从胸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梳理胡子和眉毛，并很委屈地对我说：‘您听着，年轻人，这么干可不好！’不过既然如此，我也只有千方百计去弥补自己的过失了。‘这就对了！’老人说，‘只可惜时间不多啦！’说完老人竟然笑了，那笑容非常友好，使我几乎热泪盈眶。‘这么说，我们还保留着一个愿望’他说，‘也就是第三个，但愿你能对它稍微认真一点，能答应我吗？’我点

头，使劲咽了口唾沫。‘好，’我回答，‘只要您肯原谅我。’于是老人又笑了：‘我的，我的孩子！’他把手伸给我，‘好好过，日子不会太坏的！但要留心那最后一个愿望，嗯’——‘我保证！’我庄严地回答。忽然间老人就又不见了，像被风吹走了一样。”

“后来呢”

“后来”

“从那以后您过得幸福吗”

“是啊——幸福吗”老人站起身，从衣架上取下帽子和大衣，明亮的双眼直直地望着我，说：“这最后一个心愿我珍藏了40年的，有时候险些把它说出来，但是我没有。愿望只在它没有实现的时候，才会让你感到愉快。好好过，年轻人。”

我从窗口望出去，目送那老人挟着一团飞舞的雪花穿过街道。他竟然忘了告诉我，这些年他到底是不是很幸福。或许他是有意不回答，当然，这也可能。



中卷 从林中走过

第三辑 平凡的叠影

平凡的叠影

我们都在这平凡的世界中
平凡地生活。

好似许多不经意但确实存
在的东西构成了你的生活。

比如家,那是母亲在厨房轻
轻炒菜的声音,是你窗户上飘起
的亚麻窗帘,是你开门进来时一
伸脚就穿上的红拖鞋。

比如爱,是你无数次写下思
恋的日记,是他无意中留下的钮
扣,是倚着他走过的那一条条林
间小路。

于是,这平凡无奇的事物叠

出了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和那
个天地之间的你。于是,好温馨,
好幸福,也好难忘!

这是平凡的生活,却绝不是
简单的生活。



平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这块床头板将成为生命的日记。
让它证明，这一路，我们这样走过...

床头板上的故事

【美】爱兰妮·波丹特

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妈把那张已有45年历史的床传给了我。床头板上满布刮痕，我决定用漆油把床重饰，给女儿玛兰妮使用。

我刚打算刮掉床头板上的旧漆时，忽然注意到板上其中一道刮痕原来是个日期：1946年9月18日。那是爸妈结婚的日子。我这才省悟到，这原来是他们结为夫妻时用的大床！

就在他们结婚日期的上方，刻了另一个名字和日期：“伊丽莎白，1947年10月22日。”

我于是打电话给妈。“谁是伊丽莎白？”我问，“1947年10月22日又是什么意思？”

“她是你姊姊。”

我知道妈以前曾经小产，但我一向没把这当一回事，那只是爸妈一生中的小不幸事罢了。他们后来毕竟一共生了5个儿女。

“你给她起了个名字。”我问。

“是的。45年来，伊丽莎白一直在天上看顾着我们。她是我的一部分，就像你们每个一样。”

“床头板上有很多日期和我认识的名字。”

“1959年6月8日。”妈问。

“对。还有‘森姆’这个名字。”

“森姆是你爹雇用的黑人工人。你爹向来对人一视同仁，对他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尊重，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他们信什么宗教。可是那时候，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有个工会发动罢工,而且有很多骚乱。

“一天晚上,一些罢工工人围着你爹,不让他上汽车。森姆和几个朋友走来干预,那群人才散去,没有一个人受伤。罢工终于结束,但你爹对森姆始终铭记于心。”

“妈,床头板上还有许多其他的日子呢。我能不能过来看你,你给我说一下。”我意识到床头板上藏着许多故事,我不能就这样把上面的资料刮磨掉。

吃午饭时,妈告诉我,在1951年1月14日那天,她在百货公司丢了钱包。可是3天后,钱包给寄回来了,同时附有一封信。写信的人叫艾美,她写道:“我把钱包寄回给你,但从钱包取了5元做为邮费,希望你介意。”信上没有回邮地址,所以妈无法向她道谢,而除了那5元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

跟着妈告诉我乔治是什么人。1967年12月15日,乔治开枪射死了一条要攻击我弟弟多米尼克的响尾蛇。1971年9月18日,爸妈庆祝银婚纪念,重许同偕白首之愿。

我又知道了有个名叫珍妮特的护士。妹妹帕特丽夏从秋千架上墮下受了重伤时,珍妮特一直陪着妈,和妈一起祷告。此外,爹有一次被暴徒袭击抢劫,一个陌生人把暴徒吓退,但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

“谁是拉尔夫”我问。

“1966年2月18日,拉尔夫在蚬港救了你哥哥的性命。两年后,拉尔夫再度赴越南作战时战死了。”

哥哥从来不提起越战,他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起来。侄儿取名拉尔夫,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我差点儿就把这些难忘的故事刮掉了呢,”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块床头板送给我。”

“你爹和我结婚的那个晚上,我们在床头板上刻了第一个日

期,之后它便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日记。你爹死后,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也随之完结,但这些回忆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我把床头板的故事告诉丈夫。他说:“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容纳更多故事呢。”

我们把那张床连同藏着许多故事的床头板搬进我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已经又在那上面刻了三个日期和名字:芭芭拉、格雷戈和杰克逊。终有一天,我们会送给玛兰妮她外祖父母一生的故事和她双亲一生的故事,且终有一天,我们会把这张床传给她。



善待每个微小的物品就是善待自己。我相信，我对待世界的这份善心，会带给我好运。

幸运铜板

【奥】依莲娜·威拉

我们在春天阳光里来到爷爷坟前栽种风信子。奶奶用大剪刀修草，好使石碑上的名字看得见，她又用匈牙利话跟爷爷低语，然后喃喃祈祷。

我帮奶奶拔野草，问她可不在乎我坐在墓石上，她说我应该像在家里一样，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她说，终有一天也是她的家。她的名字——珍珠——已刻在花岗石上，她对人生已有倦意。奶奶是笃信宗教的女人，她说她随时准备去见造物主。

自父母离婚后，我们便和奶奶住在一起。夏天夜晚，她在前门廊坐在摇椅上听蟋蟀声。她用钩针编织手帕，一面向姐姐和我讲蟋蟀在谈些什么话的故事。

进屋睡觉之前，我们一起用匈牙利语背诵天主教经，她耐心地再三教我不会发音的字。她是个强健的妇人，但很温文，笑容可掬，笑声带感染力。她走路已有问题，要使用拐杖。她走得慢，总是当心自己的脚步。

上坟那个春日我六岁。我们是上教堂后去的，因此我穿着礼拜天的光洁衣裳——一件圆点小花衫，后面打个蝴蝶结，白短袜，发亮的黑漆皮鞋，我故意磨损鞋子，在灰色矮墓石间跑来跑去时，使鞋跟相蹭。

她会告诉我：“走路要看清楚。”我需要这些警告，因为我总是拔脚向前跑，不注意障碍物。

她的劝诫原来别无含意，不过这句话她说得太多了，便另有更

深的意义，仿佛是要给我做人处世的圭臬。我却把这些劝诫当作成人世界要约束我的企图，于是不加理会，径向前跑。通常我总回到她身边，就像那天一样。

可能正是因为她自己那样小心走路，奶奶发现铜板的本领好了不起。

那个星期天，铜板是在一个刚刈过的墓前草地发现的。它有点生锈，与泥和草混成一色。要不是奶奶看到，我肯定会错过。她停下脚步，用手杖轻敲。“瞧，”她说得仿佛我们脚下踩着珍珠似的，“那是个幸运铜板。捡起来。”

我年纪还小，相信神奇的事。我把它捡起。

那天我晓得了什么是幸运铜板。它们所以幸运，是因为别人从不注意而你却找到。它们仿佛是小小礼物。奶奶叫它们做天上掉下的铜板。你捡起一枚时，要念出一首特别的儿歌：“铜板铜板，给我好运，因为是我捡起你。”

她轻语这些字句时，声音柔美悦耳——就是我从前蜷伏在她怀里时唱催眠曲哄我入睡的那种轻柔声音，我跟着念，觉得她好像正在和我分享宇宙一大奥秘。

“许个愿。”我停止捡拾钱币时她说。她要我对那个愿保守秘密。“把钱币藏好，你的愿望会有一天实现。”

我再度念念有词，一面看着手中那法宝。我脑子里迅速想到自己愿望得到的一切。我要学骑两轮脚踏车。我要撕毁挂在我衣橱里的小圆点花衫。我要星期天穿运动鞋，不穿漆皮鞋。奶奶莞尔微笑，仿佛看透我的心。她说：“要确实是你真要得到的啊。”

在春日的阳光中，在坟场里，我默祷奶奶长生不老。

奶奶说：“要永远留住你的幸运铜板，因为有些愿望要很久很久才实现。”连在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也已经知道她的话有道理。我把那铜板塞进鞋里以防丢掉。回到家，我把它放在枕下。直到现

在 ,我还保存着这枚铜板。

这年九月奶奶去世。那天晚上 ,房子里面乱哄哄的 ,我知道她出了问题。我爬下床拿起我们一起找到的那枚铜板。我是把它藏在一个特别地方的。我紧握着它。

我知道我凭它许的愿不会实现。我知道从此以后我星期日上坟时 ,也会同时探望奶奶。丧礼举行那天 ,我拾到第二枚铜板。“在这样一天怎会有好运气 ”我心里奇怪。我想不把它捡起。但是我跟着想起那天在坟场奶奶用手杖轻敲铜板。我想起照在我脸上的阳光 ,新刈草地的气息 和现已成为奶奶的家的那个墓上的风信子。

我拾起铜板 ,把它塞入黑漆皮鞋里。我把它藏在那里一整天。葬礼完毕回到家 ,我从厨房碗柜里拿出奶奶的茶杯 ,把那铜板放进去 ,摆在我的床头柜上。

这枚铜板我至今仍保留着。不瞒你说 ,我现在有好几千枚幸运铜板。我发现铜板的第六感觉来自奶奶。它们装满小花盆、首饰箱、塑胶袋和钱包。它们装满糖果瓶、饼干罐、咖啡罐和瓷杯。

我甚至为了捡拾铜板而出去散步——通常是在烦闷或要做重大决定时。铜板标志着我祈望的小奇迹。它们令我相信那些我觉得无能为力的事情 ,终会有一天实现。

奶奶叫它们做天赐的铜板 ,我却称之为奶奶给我的铜板。就仿佛她在看着我生命的开展 ,仿佛她在告诉我 :“放心吧 ,依莲娜 ,”她用匈牙利语叫我的名字 ,“你可以熬过去的。 ”

也许我头一次凭捡得铜板许下的愿的确实现了——奶奶并没死。我每次捡拾到铜板 ,都想起她。我看见她拄着拐杖慢慢走 ,留神每一脚步。我听见那唱催眠曲的声音 ,和在夜深人静时低诵的匈牙利语祷告。

“铜板 ,铜板 ,给我好运 ,因为是我捡起你。 ”

童话里的灰姑娘,由于一只水晶鞋过上了幸福生活,我想,我更幸运,因为我有——

一双玻璃小鞋

【台湾】杏林子

这是一双小小的、直径不到两厘米,玻璃质材的高跟鞋。

这双鞋子塑制得并不精巧,但是因为小,分外透着玲珑可爱。

如果说,这双小小的玻璃鞋上,系着一个小女孩的梦,可曾有人相信

应该从长春说起吧。去过长春的人都知道,长春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街道宽广整齐,夏天绿树成荫,冬日雪花飞舞,小女孩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年。

春天的夜晚,像城堡一样的大厅里,常有盛大舞会,水晶吊灯下,衣香鬓影,大人们翩翩起舞,她和姐姐夹在中间,是最受瞩目的小舞者。

而当大雪封城,整个城市宛如一座精雕细琢的冰宫,小女孩穿着一身大红衣裙,坐在肥皂箱改制的雪橇上,飞快地在如银的大地上滑行,快乐的笑声就像那飞舞的雪花四处飘散。

多么无忧的岁月啊,她被小心呵护在父亲为她构筑的城堡里,浑然不知外面世界早已烽烟处处,父亲的内心其实有着很大的隐忧和不安。

那一年,小女孩的父亲到花花世界的上海出差,行前父亲问他心爱的两个女儿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姐姐要了一套新衣,而她,至今也仍然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她,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双玻璃做的高跟鞋。

其实,她从来没有听过“仙杜拉蒂”的故事。在那个年龄,恐怕

她也根本分不清楚梦和现实。

可想而知，国王空着手回来，他安慰失望的小公主说：“你太小了，等你再长大一点，爸爸一定送你一双玻璃鞋。”

随后，父亲又去了一趟杭州，带回来两把西湖名伞。湘竹伞骨，绢绸伞面，手工彩绘的国画山水，美则美矣，但仍不是她要的礼物。

每一年，她都会问起她的玻璃鞋，父亲也都用同样的话回答。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是为了这双鞋子长大的。她耐心地等着，等着等着，终于有一天长大到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

而她，也正像被女巫诅咒的落难公主，陷入一场漫天匝地的劫难中，等待好心的仙女用魔棒把她从困境中解放出来。

她把那双玻璃鞋库存在记忆中。面对现实，她有更长的路要走。

往后的许多年，她一点一点用自己的手解开了身上的绳索，也豁然领悟，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女巫，也是他自己的仙女。

她把玻璃鞋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没想到却因此结下一段读者缘。

一位香港的读者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深受感动，正巧当时电影《山履奇缘》在香港上映，业者为了招徕观众随票附赠小玻璃鞋一只。

这位朋友连看了两场，为的是凑成一双。

他在信中幽默地写着，他已经过了看卡通的年龄，一口气看两场，真是一种耐力的考验。一想到这里，莞尔之余不禁热泪盈眶，多么体贴细腻的心意啊，没想到父亲未能实现的诺言，却由一位陌生的朋友完成了。尽管，这不是一双真实的鞋子，尽管，她已经不再需要任何鞋子了。

他们从来不认识，也不曾见过，甚至，事隔多年，也已经忘了他

的姓名,却因为这双玻璃小鞋做了极佳的媒合,使得两颗心灵有了交会点,发出共鸣的振波。原来,生活不论如何磨人,如何将你压缩在一个四方小盒内,但思维的空间、心灵的视野却可以不受任何辖制,无比宽广,任你驰骋,来去自如,生命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啊。

她把这双玻璃小鞋收在首饰盒里,虽然,它一点也不值钱,也不起眼,但在她的生命中却是一项无价的珍宝,纪念一个童稚的梦,一段跨越时空的情谊。



生命中的美丽处处都在，神奇、优雅、多姿多彩，可是，你看见了
了吗？

看见那棵树了吗

【美】罗伯特·斯·基夫

是我的邻居加根太太最先告诉我这棵树的。当我正坐在后院欣赏着十月的茫茫暮色时，她问我：“你看到过那棵树吗？”

“就是乡间公路拐角处的那棵树。”她解释道，“那是棵五颜六色的美丽的树。驾车过往的人都要停车看一会儿。你应当去看看这棵树。”

我答应去看看。但是，我很快便忘记了这棵树。三天后，我闷闷不乐地在路上走着，一瞬间，一道鲜亮的桔黄色跃入我的眼帘。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的房子着火了，但我马上就想起了那棵树。

当我走近它时，放慢了脚步。树的外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只是一棵枫树。树的最底层树枝上闪烁着一片耀目的绯红色，仿佛是画家调色板上的一片被乱涂抹过的颜料，枝桠的中央燃烧着鲜亮的桔黄色，又逐渐在树枝顶端变为一丛如法国勃艮弟葡萄酒般的暗红色。那些淡绿的树叶像小溪一样，从这片斑斓的色彩中倾泻而下，那些深绿的树叶则犹如一汪墨绿色的湖水，晶莹透亮。秋风也未能摧损树叶的绿意。

像一位香客走近神龛一样，我向那棵树凑得更近。我注意到，靠近树的顶端有几根光秃秃的树枝，黑色的枝桠像爪子一样伸向空中，从这几根枝桠上撒落下来的叶子像一张猩红色的地毯铺在树干周围。

这棵树仿佛变成了一个星球，那片五颜六色就是一个个颜色的国度，茂盛的树枝仿佛拥抱着一年四季和各个大陆，那些淡绿色

和深绿色中蕴藏着南半球的春季和夏季，那些鲜亮的枯黄色和光秃的枝桠中包含着北半球的秋天和冬天。整个星球仿佛就是被这片斑斑驳驳的色彩支撑着的。我为眼前这派包容万象的美丽惊叹不已，不由想起拉·华·爱默生有关星星的论述。他在《论自然》一文中谈到，如果星星在一千年中才出现一次，设想一下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景象啊！然而，由于天空中每晚都有星星，我们几乎难得看上一眼。

这时，这棵树也使我深有同感。因为它的这些美丽的颜色只会持续一周，对我们来说异常珍贵。我差点享不到这番眼福了。

还有一次，当爱米丽·迪金森的父亲看到在马塞诸萨州的天空中浮现出一道绚丽的北极光时，他敲响了教堂的大钟，唤醒镇上的人们出来观赏。这棵树也使我产生了这种敲钟唤醒人们的冲动。我想变成秋天的保尔·里维尔，唤醒人们来领略乡间奇异的美。

我没有教堂的大钟，也没有马，但在我回家的途中，我确实向每一个我遇到的邻居问那个加根太太曾向我问过的同样一个重要问题：“你看到过那棵树吗？”



这瓶子里的船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许多：比如宽容，比如感激，再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爱。

瓶子里的船

【英】玛瑞恩·拉萨姆

昨天和前天安娜都注意到了那个孩子。两天里他总是站在橱窗外，翘首凝视着玻璃陈列架。比尔把一只小船放进瓶子里摆在那儿。样子不错，他说，虽然它并不怎么值钱。

第三天，那孩子终于鼓足了勇气进了店门。“请问，那个多少钱？”他指着那只船问道。安娜告诉他价钱之后，他咬着嘴唇，然后道了谢就走了。

“他太想要那只船了。”安娜说。“等他有了足够的钱，那自然是他的。”比尔回答。

用他的话说，就是教育他们吃苦。他这样教育了德里克，他们的儿子。他此时在加拿大，自从在一次旅途中邂逅了一位女孩之后，他就一直定居在那儿。安娜有5年没见到他了。“不管怎样，在这个年纪不该在街上到处游荡。”比尔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他可不是在游荡。”安娜心平气和地说，“他就住在山脚下，我认识那家人。”

那家有4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失业了。如果换了她，她就会把瓶子里的那只船送给他。比尔总是嫌她在生意场上心肠太软。

过了一会儿，那孩子又回来了。“请问，在你们这儿能分期付款吗？”他问。

“恐怕不行。”没等安娜开口，比尔先说了，“等你到了有支票的年龄再说吧。”

那孩子脸色一沉。

“告诉你吧，我可以为你留着。”安娜冲动地说，“可能在圣诞节……”孩子他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揪住了安娜的心。圣诞节还早呢。“说什么为他留着”孩子走后比尔说，“会有人想买那玩艺儿的。”安娜一言未发。不就是一只船吗，安娜想。“不知怎的，他让我想起了德里克。”她说。比尔把头扭向了一边，“我们可去不起，安娜。抱歉。”德里克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在他上一次的来信中，德里克试探着问他们是否想过在夏天过去一趟，以便赶上孩子的洗礼仪式。他们两人，他特别强调。

比尔和德里克并未吵架。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两人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她现在承认，比尔从未对德里克所做的任何事情满意过。难怪他早早地离开了家。

“如果那孩子再来盯着那只船，我只好把他推走。”比尔说。

后来，安娜给德里克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他们不会去了。也许等孩子长大了，他们一家可以来这儿。

“我这就去寄信。”她说。

她走在大街上，空气冷冰冰的。这也许没什么，她对自己说。但她感觉到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要投信时，她犹豫了，然后又把信塞回了口袋里。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比尔决不会改变主意的，不过，她可以再拖一两天。可当她回家时，发现一辆救护车停在他们的商店门外。一位邻居向她跑来：“安娜，比尔的心脏病发作了。”她说。“不可能，”安娜想，“他只有49岁……”恍惚间，她已发现自己在救护车里，和他在一起。坐在医院里的每一分钟像一个小时一样漫长。陷入无言的震惊中的她，现在一心挂念着他的身体，早已将所有对他的怨恨抛在了脑后。直到一星期后，他脱离了危险，她有空跟人说话时，她才了解到事情的经过。不久比尔就被允许出院了，而且病情大有好转。一天，安娜注意到瓶子里的那只船不见了。她的心一沉。准是那孩子，她想。在她既要照看比尔

又要开店的期间，溜进来拿走它轻而易举。直觉告诉她比尔还不知道。然而他好像对她的心思有所察觉。

“那个孩子，”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你说过他住在哪儿？”安娜咬着嘴唇，“43号，”她不快地回答，“山脚下。”“好。”比尔径直向门口走去。她跟上他时，他已走到了半道上。“那孩子，比尔，”她神情激动地解释着，“是他报的信。那天你心脏病发作时，他到邻居那儿求救，你就让他……”

比尔转身望着她，平静地说：“这我知道。”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船。

就在那一刻，安娜顿时意识到自己错怪了那孩子。比尔回来后没再说别的，只是说他想他们可以在夏天时去加拿大。瓶子里的那只船再也没被提起过。它毕竟值不了多少钱，但正如安娜一贯认为和比尔最终懂得的那样，标价牌上的价格往往并不是一件东西的真正价值……



大自然的赐予无所不在，美化着你的一切，甚至包括心灵。

一只神奇的蝴蝶

【美】蒂姆·乔丹

戴维参加我的夏令营那年，刚满10岁。初来时，他总是愁眉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可能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常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就到处找茬乱发脾气。戴维儿时的记忆中几乎全是父亲殴打母亲的情景。戴维还有一个12岁的姐姐，她非常安静。像所有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一样，她早早就学会了远远逃离父亲的视线，试着让自己“消失”。这样一来，戴维自然就成了父母的出气筒。他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医生给他下的诊断是：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混乱，行为失控。尽管接受了十几次神经中枢镇定剂的治疗，他的名字却还是常出现在学校里打架斗殴的“黑名单”上。

在我们看来，戴维似乎总畏缩着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他老是缩着肩膀踟蹰独行，小脸苍白，对任何事情都有本能的反感。简而言之，他就像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

果不其然，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戴维就和别人干了一架。他在一场10秒钟的争吵中败下阵来，这从他轻蔑地鼓起的下唇上就可以读出来。结果他又遭受了重创，身心俱损。

接下来的两天，他还是很难接近。他抵触一切，离群索居，也不大与其他孩子交往。但渐渐地他开始信任我们。

第三天，在团体小结例会上，他终于第一次对我们敞开了心扉。他谈起了他的爸爸，谈起家里的争吵，还谈起他的恐惧、愤懑和悲伤。他泪流满面，后来变成了深深的抽泣。积聚在他心中多年的忧郁和伤害在这一刻都释放了出来。

那次例会后，戴维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的脸上重新焕发出了光彩。他对其他孩子态度谦和，微笑着用眼神和他们交流，更多地和他们玩耍。他不再反感营地指导员，寸步不离地“缠”着他。他像刚从长长的梦中醒来，变得生气勃勃。看到他终于从那冰冷坚硬的外壳中走了出来，我们真是又高兴，又惊奇。那个星期，戴维是我们创造的最大的奇迹。

夏令营结束的前一天下午，戴维居然又卷入了一起斗殴事件。自从第一天后，他一直没有犯过这毛病。我能理解孩子们现在的心情。明天家长们就要来接他们回家了，对有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又要回到原来不快乐的生活环境中，何况他们又要与才熟识的朋友们分别。所以他们现在感到焦躁不安是很正常的。

我们分开那群孩子，让他们结束争执。然后我邀请戴维和我一起散会儿步。一路上，我告诉戴维我是多么为他这星期来的表现骄傲。我回忆了他刚来时的坦率和脆弱，告诉他我是多么荣幸能得到他的信任，从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还肯定了他的转变，称赞这是一个奇迹。

那只美丽的蝴蝶就是在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翩翩地飞舞着，然后栖在了我们前面的小径旁。我们停下来，几乎是带着几分崇拜地欣赏着它的美丽。我告诉戴维蝴蝶的出现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因为在美国民间传说，这也是我们一星期来一直在谈论的话题中，如果有一只蝴蝶从你的路旁经过，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将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像毛虫羽化成蝶一样。而且更为凑巧的是我正在讲戴维这些天来的变化，所以戴维应该是这个幸运的孩子。可是，戴维看着我，原来那种不自信的神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谁知道这蝴蝶是不是为我停在这里的呢？说不定它是为你出现的呢。”

老天！我一时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同时我的脑子开始高速

运转,试图找出什么理由来说服他。正在我着急时,老天爷帮了我一个大忙。那只蝴蝶忽然冉冉地飞了起来,在我们身边环绕飞舞,然后竟停在了戴维的衬衣上,而且不偏不倚,正停在他的胸口。

所有的解释现在都成了多余。但我永不能忘的,是这奇妙的瞬间那孩子脸上的表情:那是纯粹的欢乐与美好的希冀——希望他的生活会有所不同,希望他的未来会得到改变。似乎就在那一刻,他领悟了这星期以来学到的所有东西:相信他人,敞开心扉,回归真我,一样会得到关心、爱护和肯定。

有时我还在为戴维那样的孩子担心。他们不得不又回到缺乏温暖、支持与爱护的家庭环境中去。但我相信,这一切,包括我们集体会议时创造的奇妙时刻,我们充满爱心的营地辅导员,还有那只神奇的蝴蝶……都会时刻温暖着他们孤寂的心灵。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份温暖会为他们驱走所有的阴霾,鼓励他们重新燃起自信,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多么的出类拔萃。



路旁种着桑树与柳树，演绎着人世间一段最平常也最真实的故事。

桑树与垂柳

【美】巴哈尔

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边上，挺立着几棵不同种类的大树。紧挨着垂柳的是一株粗壮而苍劲的桑树。自从枝叶繁茂、亭亭玉立的那个年代起，垂柳就产生一种要与沉默寡言的桑树一争高低的念头。经常可以看到，垂柳那如针一样锋利的狭长枝条，时不时地伸向桑树那像老工人手掌似的厚实的叶片，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

两树挨得那么近，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垂柳好强争胜，桑树埋头苦干。垂柳随风飘荡，摇曳生姿；桑树养儿育女，奉献佳果，供人制糖酿酒。

三月十日这天，烈日当空，银白色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在地面上。微风习习，吹拂着细柔的叶片。金丝雀在啼转啁啾，却不闻蟋蟀的鸣叫。时近晌午，但见马路的一端，急匆匆走过来几个大人小孩，他们肩上扛着长短不一的木杆，有的手里还拿着石块和木棍，在树荫下停住脚步。

几个人交头接耳之后，便朝垂柳的方向疾步走去。不！他们的目标不是垂柳。看来，一场飞来横祸即将落在老桑树的头上，因为它那沉甸甸的枝桠上挂满了香甜可口的桑葚。转瞬间，大人小孩一齐向桑树发起了进攻。噼里啪啦一阵狠抽猛砸，桑树浑身颤抖，枝叶和桑葚落满一地。进攻者心满意足，欢欣雀跃，可怜老桑树惨遭不幸，被打得遍体鳞伤。呵，我们的桑树多么像一名抵御外辱、坚贞不屈的勇士，它虽然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但却依然昂首挺胸，巍然不动！

此时,在一边观战的垂柳心中着实担惊受怕,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看到昔日的竞争对手遭难,却也暗中窃喜。垂柳侥幸逃了这场浩劫,竟然安全无恙,连一颗小石子也没碰着。

人们散去了。垂柳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更为桑树吃尽苦头而由衷地感到快慰。微风和畅,垂柳高兴得直摇头晃脑,对饱受摧残的邻居非但没有些许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报以冷嘲热讽,显示出它的冷峻、高傲和不可一世。

因果实丰硕而遭到洗劫的桑树,许多枝桠被折断,碧绿的叶片受损,已成千疮百孔,它的万般苦楚自不待言。而垂柳在整个夏天都过得十分惬意。

桑树顽强地挺过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它又开始乔装打扮自己。新生的幼芽和绛紫色的果实,再次令桑树青春焕发,恢复了往日的丰采。

可是,一种难以言状的隐痛,时时压在桑树的心头;一种莫名的狂妄自大,总在随风摇摆的柳枝间荡漾。公正的大自然对此深感不悦,它不愿让这种人为的不公长期存在下去。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深秋。为了满足有钱人家取暖的需要,园林工人开始砍伐那些无用的树木。

这天午后,狂风骤起,从街头走来一位老园林工人,手里提着一把古铜色的大锯。此时此刻,垂柳的枝干像往常一样透露出傲慢的神色,而桑树内心的隐痛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老园丁走近桑树,以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暗自思忖道:“这是棵有用的树啊!它结出的果实味美多汁,不该用锯条伤害它的枝干。”他要找的是一棵不挂果的、没有多大用处的、适合砍伐而当柴禾烧的树。老园丁转眼看到了近旁的垂柳,就是那株曾幸灾乐祸而不可一世的垂柳!这回厄运该降临到它身上。

老园丁不慌不忙地把锯齿对准垂柳的枝干,哧哧地用力锯起

来。狂风大作，势头更加猛烈，垂柳浑身颤抖不已，白色的木屑伴着痛苦的呻吟，随风飘扬，飞向远方。不大的工夫，马路边上就堆满了粗细不等的柳树枝条。

当见到有用的东西遭受伤害和摧残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高兴得太早。一棵树的价值如何，老园丁的心里是有数的。

大凡成绩斐然的饱学之士，难免一时碰壁，或遭他人攻击；反倒那些不学无术之辈，极少受到责难，然而他们充其量只配“烧火取暖”，所剩的灰烬也只能丢进垃圾堆。



究竟是选择普通人还是选择好人呢?让真正的生活告诉你,别再犹豫不决了!

普通人和好人

【西班牙】大 卫

一位父亲,苦于自己的女儿对两个追求者难以做出抉择,决定亲自过问这件事。

父亲对女儿说:“我已经邀请埃伯尔和凯恩到家里来。我要先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再商量挑选哪一个作为你的未婚夫。”

“太好了,爸爸。”女儿回答道。

到了晚上,埃伯尔准时来到,凯恩晚来了几分钟。

“请坐,孩子们。我注意到你们都对我女儿有意思,都想向她求婚是不是。”

两个青年都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父亲就开始问话。

“你是哪一种人。”

“我认为我是好人。”埃伯尔先回答。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凯恩淡淡地回答。

“噢,有趣。”父亲说,“埃伯尔,你说说看,你好在哪里。”

“喏!我是一个有好习惯的人。我早睡早起,勤奋工作,不大吃大喝,尽量攒钱。我没有坏嗜好,我既不抽烟喝酒,也不打人骂人,更不追求女人和赌钱。按这些标准来看,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循规蹈矩的埃伯尔谦逊地表白自己。

“凯恩,你呢?你说你是一个普通的人。怎样才算是一个普通的人呢?”父亲问道。

“人是一种动物,但还有精神生活。做为前者是与大地相结

合,做为后者则追求理想,我不认为将生活按习惯分为好坏有什么好处,因为生活是为人所过的,不是为人所实践。当我工作时我就工作,当我休息时我就休息。”

“我能够理解‘我工作’的意思。”父亲沉思地说,“但你是如何休息的呢?你有没有沉溺在埃伯尔所提到的各种坏习惯中?”

“我样样都沾上,但我不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当我与朋友在一起时,我喝上一两杯酒,使我们的交往更愉快。在美餐一顿之后或者在思考什么的时候,我享受我的烟斗。当我心中的怒气憋不住时,我就会骂起来,我不感到这有多坏。至于说到女人,当我还是一个单身汉时,与其说是追逐她们,不如说是爱慕她们,也喜欢与她们做伴。在我结婚以后,我把她们做为我的朋友看待。谈到打赌,我只是逢场作戏,没有想以打赌来捞钱,但可以在输赢中结交朋友。”

父亲听完后就站起来。

“非常有趣,孩子们。感谢你们的光临,现在我要找我女儿谈谈。我想她会作出决定的。请你们随便坐着等一下。”

说完这些,父亲就走到女儿房间里。

“女儿,看来埃伯尔是个好人,而凯恩是个普通人。你要选哪一个?”

“爸爸,这我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该挑选谁。”

“这很简单,你是想过一种规规矩矩的生活呢,还是想过真正的生活?”父亲笑着说。

这一下女儿明白过来了。亲爱的读者,你认为如何呢

做一件事需要勇气,决定不做一件事时也需要勇气,而且是更大的勇气!

第一次打猎

【美】阿瑟·戈登

他父亲问道：“准备好了吗，孩子。”杰里米急忙点点头，并把枪捡起。他的手戴着手套，显得笨拙。父亲把门推开，两人一起走进严冬的曙光里，把小窝棚的舒适、煤油炉的温暖、咸肉和咖啡的诱人气味一古脑儿都留在身后。

他们在窝棚前站了一阵，呼出的气体立即变成白色的蒸气。眼前是一望无垠的沼泽、水面和天空。要是在平时，杰里米就会叫父亲等一等，以便他摆弄照相机，把景物收进镜头，不过今天不行。今天是庄严的日子，14岁的杰里米要第一次打猎。

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猎。自从父亲给他买了支猎枪，教他瞄着泥鸽子射击，并说要带他来海湾这个小岛打猎，他就不高兴。但他决定要把这件事对付过去，因为他爱父亲，世上他最期望得到的就是父亲的赞扬。今天早上如果一切顺利，他知道他会受到赞扬的。

来到面海的埋伏点，里面很窄，只放着一张长凳和一个弹药架。杰里米紧张地等待着。

天已大亮。在海湾的远处，一长串野鸭在冉冉上升的旭日的背景下一掠而过。为了缓和一下情绪，他以水银色的水面为背景给他父亲拍一张侧面照片。接着他匆忙把照相机放在架子上，拿起枪。

“上子弹吧，有时它们会一下子就飞到你的头顶上的。”父亲看着儿子把枪扳开，装上子弹，把枪还原，也给自己的枪装上子弹，快活地说：“我让你先打。啊，我盼望今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就我们

两个人……”

他突然中止说话，向前倾身，眯缝着眼睛说：“有一小群正向这边飞来。低下你的头。到时我会叫你。”

在他们的背后，地平线上的太阳把整个沼泽地映照成黄褐色，杰里米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父亲紧张而热切的表情，枪筒上微白的霜。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心里在期望：不要来，野鸭都不要往这边飞。

不过它们不断向这边飞来。“四只黑的，”他父亲说，“还有一只马拉特鸭。”

他听到空中鸭翅振动的呼啸声。野鸭张大翅膀，开始兜圈子。他父亲低语：“准备。”

它们来了，警惕地昂着头，翅膀优雅地伸展成弯形。那只马拉特鸭正在降落。现在它放下那双橘黄色的腿，准备降到水面。来了，来了……。

“好！”杰里米的父亲喊道。他握着枪站了起来，“打吧！”

杰里米机械地服从着命令。他站起来，像父亲曾教他的那样俯身瞄准。

这时，野鸭群已发现有人，纷纷四散飞走。那只马拉特鸭好像有线在牵引一样，一下子又飞了起来。它在空中逗留了一秒钟。杰里米想扣扳机，结果没有动手指，那只野鸭此时已乘着气流，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

“怎么啦”父亲问。

杰里米双唇颤抖，没有回答。“怎么不开枪”父亲又问。杰里米关上保险，把枪小心地放在角落里。“他们这样活生生的。”他说着便哭了起来。他坐着掩脸而哭，让父亲高兴的努力失败了。他失去了机会。

他父亲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在杰里米身边蹲下，说：“又来了一

只,试试看吧。”

杰里米没有放下掩脸的手,“不行,爸爸,我不能。”“快点,来,不然它会飞走的。”

杰里米感到一样硬东西触到他,一看原来父亲递给他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快,”父亲和蔼地说,“它不会老停在那里的。”

杰里米的父亲大声拍手,惊得那只大野鸭抬头振翅飞去。杰里米放下相机,“我拍到它了。”他的脸神采飞扬。

“是啊,很好。”父亲拍拍杰里米的肩膀。杰里米在父亲的眼睛里并没有发现失望的表情,有的是自豪感、理解和爱意。“没问题,孩子,我就一直爱打猎,但你不一定要有这种爱好。决定不干一件事时也需要勇气。”他顿了顿,“现在你来教我照相好吗。”



我和母亲并肩站在湖边，这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情，我们看太阳在那里升起无论人世沧桑——

太阳总在那里升起

【美】玛尼娅·O·曼明歌

“起床喽！起床喽！”母亲低声喊道。在黎明前灰蒙蒙的晨光中睁开眼睛。睡意朦胧中，我向我们家小木屋安有屏门的门廊环顾了一下。晨风袭来，我的脸上感到阵阵凉意。

“起床喽！”母亲又低声喊道，“去看日出吧，壮观极了！”她小心翼翼轻轻地掩上屏门，随后向湖畔出发而去。

让一个14岁的女孩离开热被窝去看日出，说什么也是不想做的，外面冻死人了。

17岁的姐姐起身坐起。我费了好半天劲儿才磨磨蹭蹭钻出被窝。我们抓起父亲二战时的军用毛毯，紧紧地裹在我们穿着棉布睡衣的身上。

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过滑溜的岩石和松叶地，然后迈下露水斑斑的49级木台阶，来到湖岸上。越过湖面，只见一小片炫红盘踞在树影婆娑的林梢，勾勒出了湖岸上母亲的身影，那绽出的第一缕曙光便照在了她柔红的发上。

淡紫色的、玫瑰色的、琥珀色的光波开始在天空中微微颤动起来。苍穹之上，柔蓝之中，一颗孤星仍在闪烁。银雾从湖面冉冉升起。四周万籁俱寂。突然间，一轮灿烂的朝阳从幽林间一跃而出。大地开始苏醒。一只蓝鹭从远处的湖岸振翅飞起，在湖面上轻轻抖动着向前飞去。两只雁在我们附近的湖面上蜻蜓点水，激起层层涟漪；与此同时，一只潜鸟沿着附近一座岛边觅起了早

食儿。呼吸着透心凉的冷风，我们母女三人将毛毯裹得更紧了。最后，柔和的黎明天色变得一片辉煌，那颗孤星退隐而去。我和姐姐又看了一眼，便匆匆返回，飞快地钻进了被窝。

母亲舍不得离开那蔚为壮观的日出美景。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她走上台阶，轻轻地合上屏门。

“起床喽！起床喽！”我对睡在小屋门廊旧铁床上的正值青春年少的儿子们低声喊道，“快去看日出吧！壮观极了！”

我目送他们从床上拽起二战时的军用毛毯，磕磕绊绊地跑出屏门。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滑溜的岩石和松叶地，走下了露水点点的木台阶，来到湖岸边。

他们的外婆，如今红发早已斑白，也已经到了那里。她面带微笑，默默地迎候我们，同时裹紧毛毯，转向东方。

我的儿子们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色彩富丽的朝阳徐徐升空。顷刻之间，湖畔便响起了蓝鹭扑楞楞的扇翅声和潜鸟婉转的鸣唱声。

“好看吗？”我低声问道。儿子们默然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抓起散开的毛毯角，健步返回，飞快地钻进了温暖的被窝。

我和母亲留了下来，我们相依相偎站在那里，望着银雾从湖面上袅袅升起。一只鹰姿态优美地、高高地从我们头顶滑过。沐浴在晨阳中，我们的脸上暖融融的。

我回转身，开始慢慢地向旧木楼梯爬去。爬到半道上，我回过头来，想看看母亲在做什么，透过树林，我看得见她仍站在湖岸上。晨光中，她是那样恋恋不舍。

这花儿是父亲在说，再冷的冬天都会过去，等待你的是姹紫嫣红的春天。

父亲的藏红花

【美】琼·安德森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我们全家刚搬入一套新居。孩子们正在楼上拆着包裹。我站在窗前，瞧着父亲在屋前的草坪上忙碌，好像在园子里种着什么神秘的东西。

“你在园子里做什么？”我对他喊道。他抬起头，微笑着说：“我正在给你创造一个惊喜。”

我了解父亲，他从不食言。作为一个手艺人，他总是能够做出很多新奇的东西来让我惊喜。记得小时候，他曾经用一些废弃的车轮和滑轮为我们在树林里布置了一个体操房；有一个万圣节，他为我做了一个电控的南瓜灯，并把它安装在扫帚柄上，然后藏入灌木丛中。每当有客人来到我们的门前，他就将它点亮，突然伸到客人的面前，使大伙开心不已。

然而现在，爸爸已经很少有这么好的兴致了，为了养家糊口，他的精力用在了繁忙的商务之中。渐渐地，我几乎快忘记了他曾带给我的那些惊喜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三月。正值早春时节，春寒料峭。一天，我无意之中朝窗外瞥去。外面的天空沉闷而阴暗，还有小堆的积雪依然顽固地压在草坪上。我不禁黯然神伤：难道冬天永远不会结束。

然而，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令我惊喜的情景。莫非是我的幻觉？我定定神，清楚地看到一些粉红色的东西，不可思议地点缀在地上；在庭院的另一边还出现了一些绿色的小点，在这郁闷的天空下，透出一点令人乐观的生机。我裹紧大衣，伸出头贪婪地看着。

那是一些藏红花，它们奇异地散布在草坪上，小小的花瓣在刺骨的寒风中轻轻摇曳。

哦，对了，是父亲！我不禁微笑起来，我想起了去年秋天他神秘地播撒的种子，想起了他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的。他知道冬天的阴冷和沉闷会使我抑郁，所以特地为我种下了这些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满足的呢？我真是愉快极了，不仅是为这些花，更为我的父亲。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父亲种下的那些藏红花在每年的早春时节都会开放，每一次它们都带给我同样的信念。寒冷的日子总是要过去，坚持下去，姹紫嫣红的春天不久就会到来。

可后来的一个春天，花只开了一半，第二年的春天它们就不再开放了。我失去了藏红花。我几次想重新播一些花种，可由于我的生活比以前更繁忙了，而且我从来就没有种花的天赋，因而只好做罢。我也曾经想让我的父亲再种一些新的种子，但却一直没有向他提出来。

然而，这年十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去世了。我与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我几乎失去了信念的支柱。

又是4年过去了，在一个沉闷的早春的下午，我出去办事，心情沮丧消沉。我知道自己又患了“冬日抑郁症”。几乎每年都是这样，这可能是生理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

那天正是父亲的生日，一股浓浓的伤感骤然袭来，我不禁深深地怀念起父亲来。我想起他是如何实践自己信念的；曾经有一次，我看见他将自已的大衣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还经常跟陌生人聊天，一旦遇到贫穷和饥饿者，他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此时此刻，我坐在车中，竟为他担忧起来：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里？真的有一个天堂吗？

突然我减慢车速，停在了屋后的一片草坪前，在一片泥泞的草

地和积雪初融的灰色的小山坡上，一枝粉红色的藏红花勇敢地在风中舞动。

我惊呆了，多年前的一粒花种如何能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开放，但是这的确是一枝藏红花。我霎时明白了它给我的启示，我满眼含泪，心中充满感激。

坚持下去，春天不久就会到来。这粉红色的藏红花仅仅开放了一天，但是它却为我的一生建立了信心。



达芬奇由“画蛋”开始了他的传奇，一条标本鱼教会我们如何用“平凡的肉眼”观察那些做小事情后面的巨大奥秘。

一条标本鱼

佚名

这是许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刚刚来到阿加西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动物学。

记得第一天见面时，他笑着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现在。”我干脆地回答。

“好啊！”他说着转身从标本架上抱下一只大广口瓶，瓶里有一条标本鱼泡在酒精中。

“它叫黑米隆鱼”，他说，“你现在的任务是仔细观察它。我要考考你的观察能力。”说完他离开了实验室。

我将那条鱼从瓶中捞出来放在一个锡盘里，不时从瓶中取出点酒精湿润它。不过，我有点失望，这么条皱巴巴的鱼有什么好观察的，不一会儿我便把它通身都看了个遍。心想这足可应付教授了。可他却不在，我只好耐下性子，继续拨弄这条死鱼。两小时过去了，教授还是无踪影。在百无聊赖中，我好象觉得有点饿了，于是我离开实验室悠然吃午饭去了。

饭后我回到实验室。听人说教授在我去就餐时回来过，并留下话要我下午继续观察。

我只得将那条鱼再捞出来，用手指摸摸它的牙齿，试试它们锋利与否；又数数它有几排鳞片，但不管怎样，这时间该怎么打发对，可以画画这条鱼。想到这儿，我取出铅笔，开始在纸上描摹它

的形状。

不知什么时候，教授出现在我的身后。“不错，”他称赞道，“铅笔可以帮助你发现不少东西。噢，告诉我，你都观察到了什么。”

他仔细听我把这条鱼身上各部分结构叙述一番，最后不满地说：“走马观花可不行啊，你没看出这条鱼身上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这个特征非常明显，就象这条鱼本身一样一清二楚。再观察吧。”

还是这条该死的鱼！不过这回我得全力以赴了。不知怎地，这么一来我倒真看出了不少先前没注意的地方。这个下午过得真快，天快黑时，教授又回来了。

“看出来了吗？”他直截了当地问。

“还没有”，我答道，“不过我现在明白了自己上午确实观察得不够细致。”

“这就好，今晚你回去再想想，明天早上来报告。”

这意味着我今晚得在没有实物可供观察的情况下冥思苦想……

第二天早上，教授照例对我热情寒暄，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急切盼望我能做出正确回答。

“可能你是指这条鱼的两侧的器官是对称的。”我怯怯地试探。

“对，对！”他欣喜地喊了出来。我的一夜不眠总算有了结果。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我不禁问道：“再往下我该做什么。”

“噢，继续观察这条鱼。”吩咐完，他又象昨天一样扔下我独自在实验室里。一小时后，他回来听我报告新的观察所得。“干得不错，不错，”他重复着，“不过，这不是全部，接着干！”

就这样，整整三天，他只让我观察这条鱼，不许我旁顾其他任

何东西。他不断地下命令：“观察，观察，再观察！”

这就是阿加西教授给我的最初的训练。这难忘的开端影响了我一生：它让我学会怎样用平凡的肉眼去洞察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后面的巨大奥秘。



小小的蒲公英，化作了母亲慈爱又聪慧的面容，这是我永远的力量来源。

妈妈的蒲公英

【美】苏珊·查金

我生长在一座小城，从家里到小学只需走10分钟。那时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因为妈妈在等候。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享受。妈妈给我做三明治，欣赏我的书法，监督我的作业，我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从未怀疑过这个极具事业心、聪慧的女人在我出生后会心甘情愿地陪我度过小学每个中午的幸福时光。我只知道中午下课的铃声响后，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妈妈总是站在楼梯上，冲着我笑。她的神情透露出我是她心目中惟一重要的。

我还记得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午餐时间，我被学校选中扮演话剧中的公主。几个星期以来，妈妈不辞辛苦地帮我彩排台词，可是不管我在家里练得多么自如，一上舞台，台词就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解释说她为这出戏写了解说词，让我更换一下角色。她的话尽管说得挺温和的，还是伤了我的心，特别是眼看着我的角色换给另一个女孩。

那天中午回家吃饭时，我未对妈妈讲发生的一切。但是，她感到了我的心神不定。她没有建议我们练台词，而是用探询的口气问我是否到院子里走走。

那是个明媚的春天，格子棚上的玫瑰藤在变绿。在巨大的榆树下面，能够看到黄色的蒲公英。一束束蒲公英从草丛中探出头来，就像一个画家用点点金黄色点缀的画面。

我看到妈妈在一簇蒲公英旁俯下身，“我想把所有的杂花都除

掉。”她说着一把连根拔下一束蒲公英。“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花园里就只有玫瑰了。”

“可是我喜欢蒲公英,”我抗议道,“所有的花都是美的,包括蒲公英。”

妈妈严肃地望着我。“是的,每种花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芳香,不是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我点点头,很高兴她同意我的观点。她又补充说:“人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公主,不当公主也没有什么难堪的。”

她猜出了我的苦恼,于是,我委屈地哭了,并向她讲诉了发生的事。她听完,竟欣慰地笑了。

“你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解说员。”她说,并提醒我,过去我是多么喜欢大声给她讲故事,“解说员的角色同公主的角色一样重要啊!”

随后的几个星期,在她的不断鼓励下,我开始为这个角色而自豪,中午时间练解说词,与妈妈谈论着要穿的衣服。

演出当晚未上台前,我感到十分紧张。演出开始几分钟前,老师向我走来,“你妈妈让我把这个转给你。”她说,递给我一枝蒲公英。它的边开始卷曲,花梗低垂了。然而,只要看着它,知道妈妈在那等候,想想我们的午间谈话,我顿感信心倍增。

演出结束后,我把塞在戏装围裙里的花拿回家。妈妈把它夹在字典里。她这样做时,我们都笑了,或许我们是世上惟一保存这样一种不起眼的花草的人。

我常常回忆起我们母女在一起的中午时光。我们沐浴在柔和的正午阳光中。这些是我童年时的生活片段,它们告诉我生活并不像我们事先想象的那样甜美,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生活的真谛在于我们能同所爱的人无拘无束地分享生活的温馨和快乐。当吃着花生酱、三明治和巧克力小饼的时候,我感悟到爱首先意味着从一

件件小事做起。

几个月以前 ,妈妈来看我 ,我请了一天假陪她。午餐时 ,餐馆里人来人往 ,商人谈着生意 ,不时抬腕看表。我和妈妈坐在其中 ,妈妈已经退休 ,从她脸上 ,我能够看出来往年她也曾享受过上班族的节奏。

“妈妈 ,我是孩子时你呆在家里 ,一定非常厌烦了吧。”我说。

“厌烦 家务活令人厌烦 ,可是你从未令人厌烦过。”

我不相信她的话 ,于是追问道 :“当然啦 ,孩子不像事业那样富有刺激。”

“事业的确富有刺激 ,”她说 ,“我很高兴 ,我曾有过事业。然而 ,事业就像一只气球 ,只要你不断给它打气 ,它就会保持膨胀。孩子就像一粒种子 ,你尽心尽力地去爱护它 ,它才会自己长大 ,最终变成一朵美丽的花。”

此刻 ,我望着母亲 ,脑海里再次闪现出我们坐在厨房桌子旁的情景。我终于明白了 ,我为何还保留着那片压得薄薄的、已发黄的蒲公英 ,它被柔软的面巾纸包裹着 ,夹放在那本旧字典里。



青春如花,爱情如花,生命如花,守住这朵花,是对当年不曾珍爱的一切的留恋。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智利】佩·普拉多

老园丁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地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羨。

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当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哝着园丁对她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他了。

“夫人,您真美呀!”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呀!但是,尽管我年岁已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是一个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哦!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

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花园里,那里盛开着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

“夫人,您看,”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通通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

火焰吗 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做花朵 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枝干就慢慢地变成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 要是硬行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你知道吗 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

“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啦!

“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

“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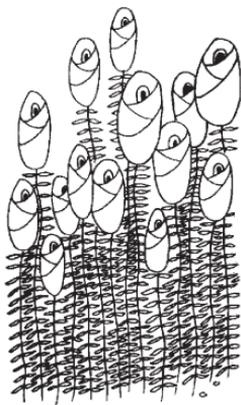
“第二个女人爱我的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

“第三个女人爱我的英俊的容貌。她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

“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

“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一百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却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地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地凋零了。

“至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过一朵采摘的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做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做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下卷 迎风起舞

第一辑 人生的美德

给予的美德

一个沙漠中的旅人，濒临死亡，饥渴难忍。突然发现一间废弃的小屋，屋里久无人住，却有一个汲水器，于是他用尽全力汲水，但滴水全无。

这时他发现旁边有一只水壶，壶塞上有一张纸条：“请先把壶中之水倒入汲水器中，才能打水。在走之前，请你装满这个水壶。”打开盖子，壶中果然有水。

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是按照纸条中所说，把水倒入汲水器，还是先喝下这水保住性命

呢？万一倒入之后仍不出水，不是浪费了吗？

最后，他还是毅然地将壶水倒入汲水器，果真，这一次汲水，涌出了清冽的泉水。他喝了个够，又将壶装满，并在纸条上加了句话：“相信我，纸条是真的，但只有先去给予，才能尝到甘美的泉水！”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存之于心，付之于行。

君子之风

【美】约翰兰·伯兰特

英国有一句谚语：“行为美好品自高。”恰如一个人“美貌”之动人不仅取决于他面容之姣好一样，一个人“美德”之感人则更须借重他行为之高尚——若口惠而实不至，“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将无所依托，这是显而易见的。

1912年，当“泰坦尼克”号巨轮即将沉没的时刻，盖根海姆先生毅然把自己的救生衣送给了一位女乘客，而自己则系好白领带，穿上燕尾服，“像绅士一样”从容地面对死神。尽管他的生命结束于黑暗的海底，而他那“君子之风”却长存于人世之间。

也就在同一年，劳伦斯·奥茨先生随探险队去了南极，他不幸被严重冻伤，以致只能跛足曳行——而探险队撤离极地的行动又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为了不拖累他人，劳伦斯先生做出了特别的选择：一天晚上，他对队友说：“我要到帐篷外边去一趟，也许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一去，他便再也没有回来。他放弃了自己生还的希望，却大大减少了队友们毙于极地的威胁——这，自然也是一种“君子之风”。

在这种嘉德懿行面前，所有猥琐庸俗的世态都不能不相形见绌。

1957年的一天，歌曲作者梅瑟接到了一封来自俄亥俄州扬斯顿城的信，那是一位与梅瑟素昧平生的塞迪女士写来的。她在信中建议梅瑟写一首以“有一天你心碎的时候，我会来到你的身旁，为你消除心的创伤”为主旨的歌。五年之后，梅瑟果然写成了《与你同在》的歌，还找到了愿意为它录音的出版商。从此，《与你同

在》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便一直注明为“塞迪与梅瑟”——版税也对半分。因为这一条建议，塞迪及其继承人已获得了至少 10 万美元的收益。

“君子之风”，存之于心，付之于行，美则在其中矣！其实，这种高尚也决非仅存于生死危急之中。即便看似寻常的谦逊、礼让、隐忍、宽谅，甚至只是一种善解人意，又何尝不是一种“君子之风”呢！



这不仅是对职责的忠诚，还是一个人对生命、对信念的真诚。

忠于职守

【英】C. E. 艾克斯雷

我的叔叔汤姆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

那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它坐落在一个名叫洛顿·克劳斯的小地方，大约一天只有两列火车在这个小站进出。汤姆叔叔既是站长，又是列车员和信号员，事实上，车站里所有的事都归他管。要论恪尽职守，全英国挑不出第二个人来。洛顿·克劳斯是他心中的骄傲：那清洁候车室和坐椅的活儿、售票检票的差事（有时一天只有三四张票）不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当然，车票收入也由他经营。有一天，车票收入竟达 13 英镑。自打汤姆叔叔到这个小站后，50 年来这是收入金额最高的一天。

小车站管理得井然有序，得力于汤姆叔叔对规章制度的一丝不苟。他对诸如旅客应被允许做什么、不应被允许做什么，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能吸烟等规定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哪个旅客胆敢做出违反规章制度的事，那他在洛顿·克劳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正如我所说的，汤姆叔叔在那个火车站一直干了 50 年。后来，他该退休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是出色的，50 年中连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对此，铁路公司认为应该予以肯定，于是便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并委派约瑟夫爵士亲临小站主持仪式。

汤姆叔叔对那张作为礼物赠送的支票表示感谢，他十分高兴。但是，他对约瑟夫爵士说：“我并不需要钱，（由于平日生活节俭，汤姆叔叔攒了不少钱），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件可以使我常能回忆起小车站快乐时光的东西？”约瑟夫爵士虽然感到

有些诧异,但还是表示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那么,汤姆叔叔心目中的那个可以唤起他记忆的东西是什么呢?

“能不能给我一节旧车厢?一节就够。多旧多破都没关系。我可以把它修理好,擦洗干净——反正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我要把旧车厢放在我家后花园里,每天去里面坐一坐,那会使我想起在洛顿·克劳斯度过的美好时光。”

约瑟夫爵士心想,唉,可怜的老头儿,脑子一定是出了毛病。不过,旧车厢有的是,反正也只能回炉了。于是便对汤姆叔叔说:“好吧,霍伯戴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得到它。”大约一星期后,一节旧火车车厢被安放在汤姆叔叔家的后花园里。汤姆叔叔还像在车站上班一样,辛勤地工作,将那节旧车厢收拾得焕然一新。

一年后的某天,汤姆叔叔生病了。我的另一个叔叔阿尔伯特对我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老汤姆吧,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那天天气不好。我们刚下火车就下起了雨,到汤姆叔叔家时雨越下越大。阿尔伯特叔叔敲了敲前门,无人应声。门并未上锁,我们便推门而进,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汤姆叔叔的人影儿。阿尔伯特叔叔说:“他一定在那节旧车厢里,我们到后花园去找他吧。”不出所料,汤姆叔叔果然在后花园,但不在车厢里,而是坐在车厢外面的阶梯上,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他的头上顶着一件雨衣,雨水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淌。

“你好,汤姆。”阿尔伯特叔叔说,“你干嘛不坐在车厢里面呢?”

“你难道没看见吗?”汤姆叔叔说,“铁路公司给我的这节车厢是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

平凡的事物常常蕴含着伟大的品格,它们是无知无觉的,但这些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胶条与火把

佚名

“我们公司制造的胶条种类真是太多了。”一位在胶条工厂做事的朋友对我炫耀似地说,“布的胶条可以包扎伤口,宽的胶条可以封闭纸箱,透明的胶条能够粘贴文件,双面的胶条适于粘合物品……。”

“在这许许多多的胶条中,你们公司最得意的是哪几种?”

“当然是不反光和不粘伤的胶条了。前者不像一般玻璃透明胶条反光,所以粘贴在文件上不太看得出来,同时因为不是十分光滑,而能够在上面书写。后者则虽然可粘贴,揭下来时,却不会伤害物品表面,所以能用来固定纸张,甚至在油漆窗子时,贴在玻璃上作为防避污染之用。”

“这又有什么稀奇呢?”我说。

“当然稀奇!而且可以说是伟大极了!”他理直气壮地说:“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帮助你,却从不表现他自己,使你保持自尊,而且在帮助你之后,便悄悄地隐退,一点都不要你的报答,一丝都不留下痕迹,他的人格不是太伟大了吗?不反光和不粘伤的胶条正是如此啊!”

“你不但介绍了胶条,更给我上了很有价值的人生的一课。”我说。

你曾经持过火把吗?你不会将火把拿在眼前来照亮自己的脸吧?因为那只会炫花你的眼睛,却照不亮眼前的路。

你也不会将火把倒持照亮你的脚吧？因为倒持的火把会燃烧到你的手。

你当然是高高地举着了，只有这样才能照亮更大的范围。

名誉就是火把。

不要将它天天捧在眼前，那只会使你自我陶醉而再难有建树。

不要把它不当一回事，而随意抛弃，因为愈是有名的人，出了错，愈易为人们传笑。

你应把名誉举在顶上，不为照亮自己的脸，不只为照亮自己的路，更要为大家制造光明。

一支火把能点燃千万支火把。一支火把也能焚烧整山的森林。用你美好的名誉，去造就更多人的美誉，而不要用你的名誉、地位和尊荣，去毁损任何看来微不足道的人。

除非你将火种延续下去，没有一支火把不会熄灭。除非将你的名誉用来造就他人，没有一个人的名誉能永久地被人传颂。



出丑露拙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它可能会为你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

不怕出丑敢于尝试

【法】朱迪思·维奥特

我们来为不怕出丑、敢于尝试的人欢呼鼓掌。

我在想我的朋友南施。她穿着她儿子的少棒队上衣，戴着棒球帽，出汗的手握着球棒，站在本垒上。第一球投来，她挥棒太早；第二球投来，她挥棒太迟；第三球投来，她三振出局——球季的每一场比赛她都如此。

南施打的是垒球，因为她做事的机构有个垒球队，尽管她的体育素质极差，她却应同事之盛请，同意参加球队。她发现，原来丢丑也有好处。

南施说，她的同事都喜爱她的敢于尝试，“并不因为我打得糟而瞧不起我。”她说，同事们都发誓，只要她的球棒能够真正接触到球，他们便选她做“全年进步最快的球员”。她又说，做点儿她完全不擅长的事会让她觉得非常好玩。

我喜欢像南施这种愿意说“那有什么关系”的人。他们想什么就做什么，不怕被人笑话。

他们就是那种虽然反手正手都不高明可是仍然上场打网球的人。也是那种天生两只左脚而仍然下场跳舞的人。也是那种不能屈膝或不能把滑雪板靠拢些而仍然去滑雪的人。

这些人包括愿意学些新东西——艺术的、实用的、运动的、知识性的新东西的人。我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我的朋友爱丽森，有一个时期，她的外号是“自讨苦吃的傻子”。

爱丽森是个不喜欢出门野游的人，她嫁了个比她更室内型的

丈夫保罗。后来,她觉得应该让子女和她自己对大自然多学些基本知识,于是在三十几岁时带着7岁和9岁的孩子去见识大自然。保罗认为她这么做简直疯了。每次他们出门时,他总是在门口挥手送别,扬言如果他们逾时未归,他便请森林管理员去搜寻。虽然爱丽森母子每次都回来了,但却总有遭虫咬、帐篷破漏及其它户外灾难的事情。

后来,经过许多次的试验和教训,爱丽森终于成为老练的露营人。她愿意做个“自讨苦吃的傻子”来丰富她的生活,丰富孩子们的生活,甚至还可以丰富她丈夫的生活。因为他最近在胸口划十字架答应改日也去露营一次——但希望不是去送命。

有些人不像爱丽森和保罗。他们永远拒绝学习任何新的技能,因为他们不喜欢做一个初学者。他们宁愿缩小选择范围,限制自己的乐趣,生活于狭窄的天地,也不要出片刻的洋相,做一时的傻瓜。

若干年前,我选修了一些心理学课程。班上的同学都是男生,而且都是医生。我虽然对所学的东西有满肚子的意见和问题,可是我也只能到下课以后,才偷偷摸摸地把那些话向着教师耳语。我怕当着那些学问渊博的同学的面发言,会泄露我可怜的底细。我实在怕自己出丑。

幸亏有个同学救了我,他劝我参与班上的讨论。我开始发言,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同样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也自有见地。我终于认清,我们想从现在的境地转到新境地,就必须敢冒出丑露拙之险。我们不妨记住,决定不去冒出丑之险,最后可能会懊悔。我们也不妨记住这句法国名言:“一个生平不干傻事的人,并不像他自信的那样聪明。”

潘多拉的木匣不仅带给人类苦难、伤痛，它还带来了希望！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佚名

亚历山大大帝给希腊世界和东方的世界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丰饶世界。据说在他投入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出发远征波斯之际，曾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了臣下。

为了登上征伐波斯的漫长征途，他必须买进种种军需品和粮食等物，为此他需要巨额的资金。但他把从珍贵的财宝到他所有的土地，几乎全部都给臣下分配光了。

群臣之一的庇尔狄迦斯，深以为怪，便问亚历山大大帝：

“陛下带什么启程呢？”

对此，亚历山大回答说：

“我只有一个财宝，那就是‘希望’。”

据说，庇尔狄迦斯听了这个回答以后说：“那么请允许我们也来分享它吧。”于是他谢绝了分配给他的财产，而且臣下中的许多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经常向我们青年说，人生不能无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希望当中的。假如真的有人是生活在无望的人生当中，那么他只能是败者。人很容易遇到些失败或障碍，于是悲观失望，挫折下去，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掉活下去的勇气；或怨恨他人；结果落得个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其实，身处逆境而不丢掉希望的人，肯定会打开一条活路，在内心里也会体会到真正的人生欢乐。

保持“希望”的人生是有力的。失掉“希望”的人生，则通向失，

败之路。“希望”是人生的力量，在心里一直抱着美“梦”的人是幸福的。也可以说抱有“希望”活下去，是只有人尖才被赋予的特权只有人，才由其自身产生出面向未来的希望之“光”，才能创造自己的人生。

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燃烧起的一念，即“希望”。因为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会生出勇气，不以困难为事，肯定会激发出巨大的激情，开始闪烁出洞察现实的睿智之光，具有睿智之光并与时俱增、终生怀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会成为人生的胜利者。



每天，我都祝愿身边的人们幸福，这样，我也获得了幸福，我想，我生活得高贵而典雅，无比富有。

举止和教养

佚名

“你不想有我的力量吗？”飓风问和风，“你看，当我起驾的时候，他们在整个海岸都挂上台风信号来向我致敬。我折断一条船的桅杆就象你托起一根鹅毛那样的容易。我的翅膀这么一扫，海边就到处都是被粉碎了的船板。我能够，而且常常举起大西洋。病弱者最怕我，怕之入骨。所有的国家都在我的呼吸下畏缩着。难道你不想有我的威力么？”

和风没有回答，只是在天空中轻轻起舞。这时，所有的河流、湖泊和海洋，所有的森林田野，所有的走兽和飞鸟以及人类，都为它的来临而高兴。鲜花正开，果子成熟，麦地金黄，白羊般的云彩轻轻浮动。鸟儿飞翔，风帆高举，到处是健康，到处是愉快。绿叶、鲜花、果实和收成；温暖、光明、欢乐和生活——这就是和风给那骄傲而可怜的飓风惟一的回答。

礼貌和教养是一种财富。

在每一个家庭中，它们都像阳光一样受到欢迎。为什么不欢迎呢？它们到处携带着光明和欢乐。它们绝不妒忌，对每一个人都给予美好的祝福。

失去一切，但是仍然留有勇气、愉快、信心、自尊和品德的人，是真正高尚的人。这样的人依然富有。

有一天，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先生和他的孙子一起骑马外出。路上，有一个奴隶向他们脱帽鞠躬，总统也就提帽还礼。但

他的孙子不理睬这黑人。“汤姆生！”这位祖父说：“你怎么能够让一个奴隶都比你文明得多呢？”

好的教养往往给一个青年带来好的命运。

布特勒先生是一个商人，有一回，他已经把商店锁好回家了，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女孩要买1美分的线。他走回去，重新开了门，给小孩子取线。这件小事不知怎么传遍了全城，于是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顾客。他的教养给他带来了财富。

“为什么我们的朋友总不成功？他有足够的资本，对他的行业有充分的了解，而且精明强干。”“因为他尖酸刻薄，总是怀疑他的雇员欺骗他，对他们很不尊重，结果没有人真正卖力给他工作，顾客们都跑到别的商店去了。”

维特门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律师，当被选为州议员之后，他穿着乡下人的服装，从农庄来到了波士顿，在一家旅馆的客厅里坐下休息。这时候，他听到一群绅士淑女在议论：“啊，来了一个地道的乡巴佬，我们逗逗他。”于是，他们就围了过来，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怪问，企图嘲弄他。维特门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你们愉快和健康。在这前进的时代里，难道你们不可以变得更有教养、更聪明些吗？穿着高贵，言词如此，这是虚伪。你们仅从我的衣着看我就不免看错了人，以为我是乡巴佬。而我呢，因为同样的原因，还以为你们是绅士淑女。其实，我们都错了。”这时，有人走进来尊称维特门先生，维特门转过身来，对那伙呆若木鸡的人们说：“再见了，祝你们晚安。”

法国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对自己的朋友说到她成功的秘密，她说得很好：“只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用这样一个词‘我祝愿’。我祝愿我周围的人们都幸福。”

当她走过街道的时候，
仅仅是一句愉快的“早上好！”
就用早晨的光辉，给你铺满了一天生活的道路。



“我要的，不是你与生俱来的，不是父母赠予的，而是你自己的才能。”

牧羊女

【美】威廉·萨罗扬

我亲爱的祖母——愿上帝祝福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劳动。刚才在饭桌上，她对我说：“你一定要学会一样好手艺，用泥土、木材、五金或布料都可以造出一些于人有益的东西来。一个年轻人绝不应该一样高贵的手艺都不会。你能制做些什么呢？你能做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椅子、一块小地毯、一把咖啡壶吗？这些东西里面你会制作其中的一件吗？”

我的祖母愤然地瞅着我。

“我知道，你自认为是一个作家，我料想你也是一个作家。你整天一个劲地抽烟，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但是你必须学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些有用的事情，做些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事情。”

“有一个伊朗国王，”我祖母说，“他的儿子爱上了一个牧羊女。王子去找国王说，父王陛下，我爱上了一个牧羊女，我要娶她为妻。国王说，我是国王，你是我的儿子，我去世以后，你便是一国之君了，你怎么能娶一个牧羊女呢？王子说，父王陛下，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娶一个牧羊女，我只知道我爱这位姑娘，想娶她为我的王后。

“国王感到他儿子对那位姑娘的爱情是上帝的意志。于是他说，好了，既然你这么爱她，非要娶她为妻，我也不阻拦你了。我就派一位使者去告诉那位牧羊女，我儿子爱上她了，要娶她为妻。使者到了牧羊女家，转达了国王的旨意。那位姑娘说，他做什么工

啊？使者说，什么？他是国王的儿子，他什么工也不做。姑娘说，他必须学会做工。那使者回到了国王跟前，把牧羊女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

“国王对他儿子说，那位牧羊女希望你学门手艺，你还要娶她为妻吗？王子说，是的，我要学编织草席，于是王子就学习编织各式各样、各种颜色和图案的草席。最后三天，他学会了编织草席，而且编织得非常精美。那使者带着王子编织的草席又去牧羊女家告诉她说，这些草席是国王的儿子编织的。于是那位姑娘同使者一块到了王宫里，她成了王子的妻子。”

“一天，”我祖母说，“国王的儿子正在大街上走路，他发现一家非常雅洁的餐馆，便走了进去，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这家餐馆是一些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把王子抓走了，把他投进了一个很大的地牢，那里关押着许多城里的达官贵人。这帮杀人越货的强盗，把俘虏中的胖子宰了喂养瘦子，以此寻开心。俘虏中数王子最瘦弱。他们不知道他是波斯国王的儿子，所以他没被杀。王子对那帮杀人强盗说，我是一个草编工，我编的草席价值连城。他们给他一些草，让他在三天之内编出来。王子很快就编完了三张草席，对那帮强盗说，把这些席子送到波斯国王的宫殿里去，每张席子国王会给你一百根金条的。

“于是，草席运到了国王的宫殿里。当国王看见那三张草席时，他发现那些草席是他儿子编的。他把那三张草席带给牧羊女看，说，有人把这些草席运到皇宫里来了，这三张草席是我失踪了的儿子编的。牧羊女拿起草席仔细察看每张草席的设计式样，她看到她丈夫用波斯文编下的求救信息，她把这信息告诉了国王。”

“国王立即派了很多士兵去强盗那里，”我祖母说，“救出了所有被监禁的人并杀死了所有的强盗。国王的儿子安全回到国王的王宫里，回到了小牧羊女他妻子的身边。当王子走进宫殿，与他妻

子重逢时,他俯伏在她跟前,抱住她的脚说,亲爱的,完全是因为你我才能够活着!国王因此也非常疼爱这位牧羊女了。”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祖母说,“为什么人人都要学会一门高贵的手艺?!”

“我非常明白。”我说,“等我挣了钱,买一把锯和一把锤子,我将尽我所能,打一把简单的椅子和一个书架。”



让这三句话,替你敲开幸福之门,个中美妙,请你在说出它们的时候细细品味。

告诉你三句话

【美】玛夏·道纳金·桑德丝

人们在互相交流、传递信息中,最能表达情感的通常就是那么几句话。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句话应当是“我会去的”。

“我会去的”,倘若你曾在周末打电话给水暖工,你就会感觉他回答的这句话对你有多方便;倘若你曾有在高速公路上车子“抛锚”的经历,你使用最后一枚硬币打电话向朋友求援,你更会有同样的感受。

“奶奶,我六月份就要毕业了!”“我会去的。”

“爸爸,我还在开会哩,恐怕来不及去机场接妹妹了。”“我会去的。”

“妈妈,宝宝哭了一宿,我可真撑不住了。”“我会去的。”

“我会去的!”这意味着某个人将与你一起分担忧愁,排解困难。多重要的一句话!

另一句话是很难说出口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就是“或许你是对的”。

倘若更多的人能够说“或许你是对的”,婚姻问题顾问将另谋职业。我从生活中得出一条经验,这句话最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争吵。而且,它的有效性不仅仅是在夫妻之间,因为在各种生活场合,如果一味固执己见、毫不退让,只能给自己增添麻烦。

当我还是小姑娘面对难以作出的选择时,我老爱盯住奶奶,想让她帮我作出决定。每当这时,奶奶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回答:“你

心里会明白的。”

“我心里会明白的？”我抱怨，“那是什么意思？我需要劝告，我需要你告诉我该做什么。”她仍和颜悦色地说：“你心里会明白的，亲爱的，你心里会明白的。你得学会听自己的主意。”

别人可以建议我们该做什么，但多数时候，别人不可能承担你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们必须倾听心灵的声音。

“你心里会明白的”，心理学家称它是“自我意识”，精神领域则称它为“自我强化意识”。无论你怎么称它，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是每个人拥有的天赋——但你一定得学会运用它。

学会它确实花费了我许多时间。但我懂得生活之车没有预定的轨道，依赖人总是不行的，无论你从事什么。

至此，我们能发现这些简单的却意义深远、十分有用的短语对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我是渐渐地体会到的。让我再给你说一遍

我会去的。

或许你是对的。

你心里会明白的。



得 要先舍 而舍 终必得。

取舍之间

【台湾】冯菊枝

走了几次花市，跟玉摊老板逐渐相熟。

喜欢他的纯真，不带市侩气。尤其喜欢他的不执著。

他卖的，大部分是出土老玉，几乎都斑驳离索，也几乎都有撞裂后残缺痕迹的沁纹。他是通过一个退伍老兵的渠道购入这些老玉。喜欢的，自己留着欣赏把玩，一段时日后再出售。

他身上经常挂着好多块经他盘养过后的老玉，只要有人喜欢，他都毫不吝惜地让售，也不坚持他自己所定的最低价格。因此，来他玉摊的人竟日川流不息，很多都成了他的好朋友，有事没事就去他的摊边闲聊。

问他为什么可以把心爱的东西让给别人，而不觉得不舍，他豁达地笑笑说：“人世间的东西，并没有一定的主人，也没有永远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谁都可以拥有它。而且，有人要买，是那人有福气，我能卖，也是我的福气。”

前些日子，他买来三颗天珠，经他盘养后，都已微微泛红。尤其较大的那颗，红润内敛，十分讨人喜欢。他自己也珍爱万分，日日夜夜佩带它，打坐时不离身，工作时也不离身。有一天，他突发灵感，把三颗天珠配上玛瑙玉石，串成项链挂在胸前，朋友见了，都说好看。

隔日来了一个识货的顾客，一眼看上那颗大天珠，并坚持只要单独买下它。他应允了，一刀剪下大天珠，其余残存的玉石顿时失色。

朋友都为他惋惜，说他不该坏了那串项链，不该坏了整体的美。他笑笑，不以为意地说：“残缺，不一定不美；完整，也不一定就美。那人那么喜欢那颗天珠，是他跟它有缘，我成全了他，不也很好吗？”

那天以后，他依然成天佩挂着那串残缺的项链，无憾无悔。

或许他的豁达来自他的不执著，他的不执著又来自他的自我修持。

这两天，我看上一颗他经常把玩的黄玉佛手，有心要他割爱，却因他在那佛手上穿上一粒小小的骷髅，而使我犹豫。

“你怕什么呢？”他点破我说，“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这样子的。这正可以提醒我们，对世间的情缘，不要过于执著。”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看外婆捡菜，看她一朵朵地摘去高丽菜嫩芽上的鲜花，我总为那些娇黄色的嫩花惋惜，向外婆抗议不该摘去它，外婆却淡淡地回答我：“那有什么可惜的？那上面有虫。”

而我现在挑捡高丽菜芽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就摘去了嫩芽上正盛开着的黄花。是我已失去了少年情怀的憧憬？还是我被世故所淹没？

应该都不是。对美好的事物，我仍然疼惜。我不只不忍心看那黄花在加热后，瞬间就失去了它娇嫩的容颜，而且我已明白，事物在取舍之间，自有它一定的分寸。

应该是：得，要先舍；而舍，终必得。

舍不舍，就全看个人造化了。

是他帮我掀开了那遮住眼睛的帷幔，让我看到从未赞赏过的一切是如此美妙。

掀起帷幔

【美】戴维·兰勃纳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连续工作7天，桌上一叠叠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的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和客人乘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观看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几种感官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的脸，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

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癯，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東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合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5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做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5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

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6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使她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更为优雅,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第一场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回来时,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他们邀请你去后台走走。”

几分钟后,他站在一位舞蹈演员的旁边。那女孩戴着后冠的小头只勉强到他的胸部。她怯生生地向他伸出双手,金属做的假指甲在天花板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很大的双手慢慢伸出来抓住她的手,像是兜着两只纤小的珍禽。他轻摸假指甲平滑、微弯、尖锐的末端,那女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带着畏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他的脸。我泪盈于睫。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地点头越频密,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上的颜色、式样和设计,柔和灯光下的皮肤肌理;舞蹈演员的头配合音乐优雅地晃动时黑色长发飘拂;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甚至女侍应生在半昏暗中绽放的纯洁笑容。

回到旅馆大堂,我那位客人还在和其他游客闲聊,我的新朋友伸出大手,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过了一会,那手慢慢向上移动到我的手肘和肩头。他的手杖咔嗒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许多人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他没去捡手杖,而是把我朝他拉过去,紧紧地抱住我。“你为我看到了每一样东西,实在太美妙了。”他低声对我说,“我感激不尽。”稍后我才领悟,说感谢的应该是我。瞎眼的其实是

我。他帮助我掀开了那块在这个喧闹红尘中遮住我们眼睛并迅速扩大的帷幔,让我看到以前视而不见、未曾击节赞赏的所有美好事物。

那次旅行后大约一星期,董事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接到那位大亨的电话,表示对那趟旅游极满意。“干得好,”董事长笑着说,“我早知道你能够点石成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被点化的是我。



儿时学会的“希望”为我的心中洒下阳光一片，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期待和热情。我是如此地感激那个——

播种希望的日子

【美】康纳德·克奇尔

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要随父母去内布拉斯加州我爷爷那里。

我记忆中的爷爷是佝偻着身子，瘸了腿的。听爸爸说，爷爷年轻时很英俊，很能干，他做过教师，26岁时就当选为州议员了，可是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患了病——严重的中风。

宽阔的原野，高高的草垛，哞哞的牛声，脆脆的鸟鸣，使我留连忘返。“爷爷，我长大了也要来农场种庄稼！”一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说出了我的愿望。

“那，你想种什么呢？”爷爷笑了。“种西瓜。”“嗯”，爷爷棕色的眼睛快活地眨了眨，“那么让我们赶快播种吧！”

我从邻居玛丽姑姑家要来了5粒黑色的瓜籽。取来了锄头。在一棵大橡树下，爷爷教我翻松了泥土，然后把西瓜子撒下去。忙完这一切，爷爷说：“接下去就是等待了。”

当时我并不懂“等待”是怎么回事。那个下午，我不知跑了多少趟——去查看我的西瓜地，也不知为它浇了多少次水，把西瓜地变成一片泥浆。谁知，直到傍晚，西瓜苗却连影子也没有。晚餐桌上，我问爷爷：“我都等了整整一下午了，还得等多久？”

爷爷笑了：“你这么专心地等待，也许苗会早点长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往我的瓜地跑。咦！一个大大的、滚圆滚圆的西瓜正瞅着我笑呢！我兴奋极了——我种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了！

稍大些，我知道这个西瓜是爷爷从家里搬到瓜地里的。尽管这样，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游戏，是慈爱的爷爷哄骗孙子的把戏，而是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心里适时播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如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上也有所成就。而我觉得自己乐天的性情与成功的生活是爷爷为我在橡树底下播的种子长成的——爷爷本来可以告诉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种不出西瓜，八月中旬也不是种瓜的时节，而且树荫下边也不宜种瓜……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我真真实实地体验了“希望”与“成功”的滋味。



我虽然错过了一生中“最大的鱼”，但却由此获得了可以在一生中做出选择的最佳标准。

最大的鱼

佚名

他那时十一岁，住在新罕普非尔州的湖区，从不漏过一次去附近小岛钓鱼的机会。

在一个鲈鱼季开始的前一天傍晚，他又和父亲去钓鱼。他们用蚯蚓作饵，抓到了不少翻车鱼和鲈鱼。男孩换了另一种饵，练习撒线。水面上激起的涟漪被夕阳的余辉镀上金色，月亮从湖底升起，又把圈圈涟漪幻作银白。当他的鱼竿被拉得变成一张弓时，他意识到有家伙上钩了。他的父亲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男孩熟练从容地和这条鱼沿着码头展开了“拉锯战”。

终于大鱼被折腾得无力挣扎了。他很小心地提起鱼竿——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可它是条鲈鱼。

男孩和他父亲看着这条美丽的银色的大鱼。父亲划了根火柴借以看表：十点，离捕捉鲈鱼期还有两个钟头。他把视线转向了男孩。“孩子，你得把它放回湖里。”他说。

“爸！”男孩叫道。

“还会钓到其它的鱼的。”

“可不会有它这么大！”男孩大声争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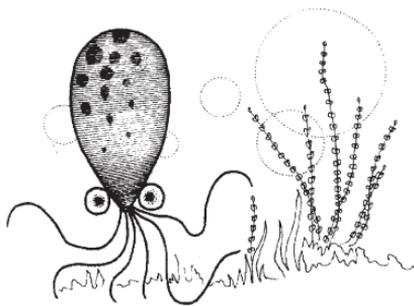
他环视四周，月光下看不见别的钓鱼人或是渔船。

尽管没人看见他们，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钓到这条鱼的，男孩从父亲坚决的语气中知道这是命令。他缓缓地把钩从大鲈鱼的尾部取下，把它送回了黑黑的水中。大鱼有力地摆动着双鳍，游走了。男孩不太相信他还会看到这么大的鱼。

这是三十四年前的事了。男孩如今是纽约城里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他仍到昔日的码头上钓鱼,带着他自己的儿子。

他猜对了。他再没钓到和多年前的夜里放走的那条一样棒的鱼。可他仍常看见这条鱼,每当他遇到一项道义上的选择。正如他父亲教育他的,道义只是道是非题。难的是如何依照对的去做。没人注意时我们仍选择“正确”的行事吗?我们在无人的街口闯红灯吗?我们肯不肯根据本不该晓得的内部消息买卖股票?假如我们从小就学会把鱼放回去,我们会选择“对”的做的。而且我们因此将更加有力。

回想向善的选择总是愉快生动的。我们能很自豪地把这样的故事告诉朋友和儿孙们。



你相信吗？上帝就在我的篮子里，我在帮助他，帮他传递着温暖一切的心意。

上帝住在一个老妇人的篮子里

佚名

我在中学读书的日子距今已有好多好多年了，但当时所做的一次作业却永远留在我脑海深处。那回，我们班被布置去写写某个70岁以上的人，为此，我决定去拜访一家护理院。

我先到办公室，解释了我的任务，那儿的负责人告诉我可到6号房去。

透过敞开的门我看到，这间屋子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墙上还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枝玫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坐在椅子上，正专心地编织着什么。

我敲了敲门板，她抬头四转寻找，并眯起眼问：“谁”

“我被布置写一篇有关老年人的文章作为学校作业。”我紧张地说明。

“请进，”她停止编织并拍了拍床，“坐这儿。”

我坐下了，这老妇人又回到了她的编织工作中去。

“您在织什么”我问。

“上帝在我的篮子里。”她回答。

我稍稍提高了点儿说话的声音：“您在织什么东西”

她再次停下手，看着我微笑着回答：“上帝在我的篮子里。”

我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然后将目光钻到她装绒线和织物的竹篮里，试图能窥见一点上帝的踪影。

“噢，是的，他就在那儿，”她说，“我一直祈祷他来，他

就来了。”

老妇人又回到她的编织工作中去，再也不说任何一句话。最后，我谢过她并离开了。

“你对她有什么想法” 护理院负责人问。

“她说上帝在她的编织篮里，”我说，“我想她有点疯疯癫癫。”

“她过去确实疯疯癫癫——当她第一次来这儿时，”负责人说，“她丈夫死了，也没孩子相伴，她很孤独。我建议她祈祷以求内心的平和，她便这么做了。”

“几个月之后，一位护理员教会了她怎样编织。接下去，在6个月内，她不停地为每个人织袜子。圣诞节期间她卖掉了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袜子、毛线衫和毯子。

“她甚至作为志愿者到附近小学去教编织课。她成了这一带最有名气的人。”

“现在怎么样”我问。

“噢，现在她已经90岁了，而且病体虚弱，但她还能编织，她的心境也很平和。她每开口就只说一句话：上帝在我的篮子里。”

从护理院回来的数星期后，我收到一只包裹，里面是一件漂亮的褐色毛线衫，恰好合我的尺寸。当中还夹了一张纸条，是护理院负责人写来的：

“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在这里见过的那位老妇人要求我们把这件礼物送给你。她想你也许会喜欢有上帝的一片心意来替你保暖。”

“她在3天前死了。她死时非常快乐。”

你信任别人 别人对你忠实。

勇于信人

【美】A. whitman

我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看马戏。见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人抓住对方送过来的秋千，百无一失，我佩服极了。“他们不害怕吗”我问母亲。

前面有一个人转过头来，轻轻地说。“宝宝，他们不害怕，他们晓得对方靠得住。”

有人低声告诉我：“他从前是走钢索的。”

我每逢想到信任别人这件事，就回想到那些在空中飞的人。生死间不容发，彼此都必须顾到对方的安全。

我又想到，他们虽然勇敢，并且训练有素，要是没有信任别人的心，绝演不出那么惊人的节目。

平常生活也是如此。人活在世上需要信任别人，犹如需要空气和水。我们如果不信任别人，对人便无法诚恳。我们如果戴了假面具不能对人坦白，会有多么拘束难受！一天到晚提防别人，会害得我们脑筋瘫痪。要想受人爱戴，就得先信任人。“有了信心才有爱，”心理分析专家佛罗姆说，“不常信任别人的人，也就不常爱人。”

另一方面，如果和信任我们的人相处，我们会放心自在。心理学家欧弗斯屈说：“我们不但可以卫护别人，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影响别人。”信任或防范，能铸就别人的性格。

纽约州里提监狱前监狱长的太太凯瑟琳·劳斯，差不多每天都到监狱里去。犯人运动的时候，她的孩子往往和他们一起玩，

她也和犯人一同观望。人家叫她提防，她说她并不担心。

因为她对犯人这样信任，她去世的时候消息立即传遍了监狱。犯人都尽量聚集在大门口。看守长看见那些犯人默默不语难过的样子，便把狱门敞开。从早到晚，这些人排队到停放遗体的地方去行礼。他们的四周并无墙壁，但是，犯人也没有一个辜负狱方好意。他们都仍旧回到监狱里。这无非是犯人对这位太太表示的敬爱，因为她在世时曾经信任他们。

人与人相处得融洽，全靠信任。老师要是能使堕落的学生相信她对他们只怀好意，那么，他的教育差不多就成功了。精神病学家要费大部分时间劝神经错乱的病人信任他们，才能够动手治疗。人对人必须怀着好感，彼此信任，个人的日子才不致于过得一团糟。

我们为什么这样难以互相信任呢 主要原因是我们害怕。在飞机上或火车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两个人虽然并排而坐，却都怕开口。看他们那种矜持的样子，多么难受！犹太教法师赖布曼说：“我们怕别人轻蔑我们，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或者揭掉我们的假面具。”

信任别人的人，日常待人接物多么与众不同！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形容他所认识的一个女人：“她见到人便伸出两只手来迎接，仿佛是说：‘我多么相信你！单单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非常高兴了！’而你离开她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自己想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我们儿童时代忘不了的往事。常常会使我们处处提防别人。例如我认识一个人，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他就没有多少朋友。他七岁丧母，由姑母把他抚养成人。姑母一番好意地对他说：“母亲出去看朋友了。”他白白盼望了好几个星期。这种隐瞒虽然出

于善意，可是为了这件事，他长大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话了。

要增进彼此的信任，我们首先必须有自信。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我最害怕的，莫过于吓破胆子的人。”事实上，自觉不如人和能力不够的人，是不能信任别人的。不过，自信并不就是以为自己是无缺点。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地方也就是必须相信别人的地方。那就是：相信自己切实在尽自己的能力和本份做事，不管有没有什么成就。

其次，信任必须脚踏实地。我认识一个人，她有一次痛心地说：“信任别人很危险。你可能受人愚弄。”假使她的意思是说，天下总有骗子，那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信任不可建筑在幻觉上。不懂事的人不会一下子就变成懂事；你明明知道某人喜欢嚼舌，就不应该把秘密告诉她。世界并不是一个毫无危险的运动场，场上的人也不是个个心怀善意。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

真正的信任，并不是天真地轻信。我们不如说：别人是何等人，就明白他是何等人，不必迟疑，即要用心去发掘他的长处。

最后，对别人信任需要有孤注一掷的精神——赌注是爱，是时间，是金钱，有时候甚至是生命。这种赌搏并不一定常赢。但是，意大利政治家贾孚说：“肯相信别人的人，比不肯相信别人的人差错少。”

不信任人，不能成大业。一个人要是不信任人，就不能成为伟人。美国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说：“你信任人，人才对你忠实。以伟人的风度待人，人才表现出伟人的风度。”

下卷 迎风起舞

第二辑 叩响智慧之门

叩响智慧之门

烛光下,你是否也曾这样的
思索: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快乐的真谛是什么?

看见某些细微的物件,你是否也会由此引发出一串的遐想?或许可以发明出一条自我定律,用来解释生命与生活中的规律。

这里,是一些先知、哲人理性的思索,还有一些是与你我一样的人在瞬间开启的灵性。他们用智慧之笔记录下这些韵味深长的道理,讲给我们听。

记住,这不是在告诉你思索什么,而是告诉你可以这样思索……。



树是天空与大地交织的爱情，让一片树叶向人们讲述这生命的真谛。

一片树叶

【日】东山魁夷

人应当谦虚地看待自然和风景。为此，固然有必要出门旅行，同大自然直接接触，或深入异乡，领略一下当地人们的生活情趣。然而，就是我们住地周围，哪怕是庭院的一木一叶，只要用心观察，有时也能深刻地领略到生命的涵义。

我注视着院子里的树木，更准确地说，是在凝望枝头上的一片树叶。而今，它泛着美丽的绿色，在夏日的阳光里闪耀着光辉。我想起当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情景。那是去年初冬，就在这片新叶尚未吐露的地方，吊着一片干枯的黄叶，不久就脱离了枝条飘落到地上。就在原来的枝丫上，你这幼小的坚强的嫩芽，生机勃勃地诞生了。

任凭寒风猛吹，任凭大雪纷纷，你默默等待着春天，慢慢地在体内积攒着力量。一日清晨，微雨乍晴，我看到树枝上缀满粒粒珍珠，这是一枚枚新生的幼芽凝聚着雨水闪闪发光。于是我感到百草都在催芽，春天已经临近了。

春天终于来了，万木高高兴兴地吐翠了。然而，散落在地面上的陈叶，早已腐烂化作泥土了。

你迅速长成一片嫩叶，在初夏的太阳下浮绿泛金。对于柔弱的绿叶来说，初夏，既是生机旺盛的季节，也是最易遭受害虫侵蚀的季节。幸好，你平安地迎来了暑天，而今正同伙伴们织成浓密的青荫，遮蔽着枝头。

我预测着你的未来。到了仲夏，鸣蝉将在你的浓荫下长啸，等

一场台风袭过,那喳喳蝉鸣变成了凄切的哀吟,天气也随之凉爽起来。蝉声一断,代之而来的是树根深处秋虫的吟唱,这唧唧虫声,确也能为静寂的秋夜增添不少雅趣。

你的绿意,不知不觉黯然失色了,终于变成了一片黄叶,在冷雨里垂挂着。夜来秋风敲窗,第二天早晨起来,树枝上已经消失了你的踪影。只看到你所在的那个枝丫上又冒出了一个嫩芽。等到这个幼芽绽放绿意的时候,你早已零落地下,埋在泥土之中了。

这就是自然,不光是一片绿叶,生活在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相同的归宿。一叶坠地,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片片黄叶,换来了整个大树的盎然生机。这一片树叶的诞生和消亡,正标志着生命的四季里的不停转化。

同样,一个人的死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固然是人人所不欢迎的。但是,只要你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珍爱他人的生命,那么,当你生命渐尽,行将回归大地的时候,你应当感到庆幸。这就是我观察庭院里的一片树叶所得的启示。不,这是那片树叶向我娓娓讲述的生死轮回的真谛。



让我们对自己的每个选择都真诚相待。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再!

两 条 路

【德】让·保尔

新年的夜晚,一位老人伫立在窗前。他悲戚地举目遥望苍天,繁星宛若玉色的百合漂浮在澄静的湖面上。老人又低头看看地面,几个比他自己更加无望的生命正走向它们的归宿——坟墓。老人在通往那块地方的路上,也已经消磨掉六十个寒暑了。在那旅途中,他除了有过失和懊悔之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他老态龙钟,头脑空虚,心绪忧郁,一把年纪折磨着老人。

年轻时代的情景浮现在老人眼前,他回想起那庄严的时刻,父亲将他置于两条道路的入口——一条路通往阳光灿烂的升平世界,田野里丰收在望,柔和悦耳的歌声四方回荡;另一条路却将行人引入漆黑的无底深渊,从那里涌流出来的是毒液而不是泉水,蛇蟒满处蠕动,吐着舌箭。

老人仰望昊天,苦恼地失声喊道:“青春啊,回来!父亲哟,把我重新放回人生的入口吧,我会选择一条正路的!”可是,父亲以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看见阴暗的沼泽地上空闪烁着幽光,那光亮游移明灭,瞬息即逝了。那是他轻抛浪掷的年华。他看见天空中一颗流星陨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那就是他自身的象征。徒然的懊丧像一支利箭射穿了老人的心脏。他记起了早年和自己一同踏入生活的伙伴们,他们走的是高尚、勤奋的道路,在这新年的夜晚,载誉而归,无比快乐。

高耸的教堂钟楼鸣钟了,钟声使他回忆起儿时双亲对他这浪

子的疼爱。他想起了发蒙时父母的教诲，想起了父母为他的幸福所作的祈祷。强烈的羞愧和悲伤使他不敢再多看一眼父亲居留的天堂。老人的眼睛黯然失神，泪珠儿泫然坠下，他绝望地大声呼唤：“回来，我的青春！回来呀！”

老人的青春真的回来了。原来，刚才那些只不过是他在新年夜晚打盹时做的一个梦。尽管他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眼下却还年轻。他虔诚地感谢上天，时光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坠入漆黑的深渊，尽可以自由地踏上那条正路，进入福地洞天，丰硕的庄稼在那里的阳光下起伏翻浪。

依然在人生的大门口徘徊逡巡，踌躇着不知该走哪条路的人们，记住吧，等到岁月流逝，他们在漆黑的山路上步履踉跄时，再痛苦地叫喊：“青春啊，回来！还我韶华！”那只能是徒劳的了。



认真寻找生活中随时可见的机会，快乐地心甘情愿地为着自己的愿望努力，请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你的“丑小猪”有一天会变成漂亮的宝贝。

丑小猪原则

【美】克利福德·库泊

我长大的哈特城坐落在被称为得克萨斯“锅柄”的高原地带，是一个很小的有农牧场的小镇子。那是一个大经济危机笼罩着的“大沙碗”。

风暴从北方和西方刮来，遮挡着太阳，白天像阴沉沉的凌晨。夜晚我们用湿布罩住床，截住沙子以免吹到身上或落进嘴里。

飓风、阴冷的北风、叉子状的闪电和冰雹是“锅柄”人的主要话题。飓风呼啸着刮过，漏斗状的爪子撕碎它掠过的任何东西。冰雹像大理石般大小的石头雨，打倒我们可怜的庄稼，那些大块的冰时常击中牛的头部的而立即将牛打死。锯齿头的闪电划过天空，不分昼夜，带着恐怖的撕裂声和大炮般的轰鸣声。北方寒风时速高达100多里，夹着雪和风滚草，把我们赶进了防备战争的防空洞和地窖。

冷峻的天气是高原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它。所有的农场和牧场都有风车，可以免费抽水。这些水又可以浇地灌田，我们每天才能有饭吃。

每家都把剩余的粮食带到集市上去出售。农产品虽然从未富裕，却足够了。我们分离牛奶，每周把乳脂拿去，换来面粉、糖、盐和其他基本的必需品。母鸡下了蛋，我们就卖煎蛋赚钱。我们还饲养牛，牛肉既可用于餐桌又可拿去卖钱。我们把家里食用的牛剥掉皮并卖掉这些牛皮赚钱。感恩节和圣诞节我们食用火鸡，其余

的火鸡全部卖掉赚现金。

我们是自给自足的人，有吃有住就是缺现金。有些年我们种植一种印度谷物，小麦和棉花也带来额外收入，但是更经常的是“大沙碗”的气候毁掉我们大部分的谷物。

尽管我父亲是一个勤劳、乐观的人，但那种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产条件开始压抑他的精神。为了养活一家8口人，他离家到油田去做工，只剩下我母亲在哈特城照料着孩子们。

父亲离家时，我仅10岁出头，但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工作做。这个城的经济活动不过是买卖牛、猪、马或者骡子。我们的邻居罗比·克拉克经营着一家买卖牛和猪的畜栏。我求他给我一份差事。

“对不起，克利福德，”罗比说，“只是我没钱付你薪水。”

我感到灰心，跑回家对妈妈讲。她总是给我打气，解释说几乎每个人在这一艰难时期都会遇到困难。她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劝我继续去试去闯。

那一夜我苦思冥想终于有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我又找到罗比·克拉克，告诉他我有个计划。我愿意在他的畜栏里做工而他不必支付我现金。他只要给我一些准备淘汰的小瘦猪仔就行。因为这些小瘦猪仔是圈里最小的，它们被认为一文不值。它们小到争不过那些大猪仔去抢母奶吃，常常被母猪压死或饲养人杀死。

罗比想知道我要这些瘦小猪仔做什么，我就讲给他听。他认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我得到鼓励，立即开始为他工作。

我把这些小猪仔转移到我为它们搭的圈里。然后我和奥托·单威蒂达成协议。他是火车站旁边那家四间房的旅店兼饭馆的主人。我每天无偿搬走他厨房里那些10加仑一罐的没人要的溅洒出来的、脱了脂的牛奶。我还与谷物加工机的主人霍默·希尔达成另一项协议。我为他清理加工机，作为报偿，我拿走那些撒落到

地上的谷物。我把这些谷物泡在那些剩牛奶里，每天喂养我的小猪仔们。

我的瘦弱的小猪仔开始长大了。它们比那些猪栏里正常的猪长得还快、还大。大自然母亲似乎给予了它们比它们那些兄弟姐妹们更强的生存意愿，这一复活再加上我给它们的良好食物和照料，使它们拥有超过其他猪的优势。

没用很久我开始有收益了。我那些小瘦猪仔变成了肥壮的猪，在市场上可以卖较高的价。罗比帮助我卖掉那些猪。在困难时期，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有了这些钱，我可以帮助家里了。

生活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快乐一样，往往是随处可见的。四处看看有什么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下定决心，情愿地高高兴兴地为你想得到的东西而努力。抓住机会和得到适当鼓励，丑小猪就能变成健康、强壮和有价值的造物。



相信自己，就走出去，敲那扇门，哪怕敲上几百次，总有一扇适合你的门为你敞开。

忠告

【美】罗纳德·里根

只要有信心，把握住自己能干什么，就应该去敲那一扇机会之门。

1929年爆发了经济大危机，接踵而至的是大萧条。1932年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最后一次回到克洛河当救生员。那些曾答应过帮我的人现在也自身难保了。凡属没有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大萧条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尽管如此，有位在那儿避暑的先生还是问起了我毕业后的打算。他说如果我想干的工作正好在他能帮忙的范围之内，他确信能给我找到一份工作。在那种大萧条的年代里，只要能找到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是奇迹。不过这位先生执意要先告诉我我的理想，告诉他自已觉得会在哪个方面有发展前途。他要先得到回答再着手下一步。

广播电台那时才刚刚兴起。鉴于自己高中、大学踢过足球并参加过其它一些体育活动，在那位先生的再三敦促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我想当一名电台体育播音员。

广播电台才刚刚崛起，是个尚未被开垦的新领域，我想当播音员至少也是进了娱乐圈吧。显然我想干的是与这位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业，他帮不上我的忙。就在这时，我得到了终生最好的忠告。这位先生说：“你瞧，这样也许更好。我能帮你找份工作，他列举了几个部门，然而那些给你工作的人只不过是给

我帮忙而不是为了你。因此只要给了你一份工作，他们便会认为自己已尽到责任了。”他继续说，“现在你提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新领域，你应当走出去敲那机会之门。也许你要敲上好几百次——每个推销员都是敲了好几百次门才成交的。为了能进入这个领域，你尽管告诉那里的人你什么都愿意干，扫地打杂也行。这样你就有了起步的机会，你首先需要的也就是在这个部门立足。你会发现尽管现在正处于大萧条，但在这一领域的某个部门会有人意识到如果他的事业要发展，那么他必须起用新人，起用年轻人。”

一点不错，敲了许多门之后，我来到了一家电台，对一位节目编辑主任谈了我的愿望。这次，我提到了体育，除此之外，我的声调和在别处毫无异样。这位编辑先生使我终生难忘。他也许给了我一次最异乎寻常的试听机会。他将我关在播音室，告诉我他会在我见不到的隔壁房间里听着，让我等指示灯一亮，便假设自己在足球比赛场进行现场足球直播，尽力使他通过我的比赛直播。当然我也照他所说的做了，直播了大约一刻钟。尔后他返回播音室告诉我下星期六再到那里——我将真正直播一场重要的足球赛——爱荷华队对明尼苏达队。

这次试播成了我人生旅途的新起点。而尤为重要的，是导致这次新起点的那位先生的忠告，它使我懂得一个人并非一定要有别人的提携，并非一定要别人为你安排一席之地。只要有信心，能把握自己该干什么，那么就应该走出去敲那一扇扇机会之门。你会发现即使像我当时那样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也会有人愿意大胆起用的。

万里无云的气象固然高远,可是点缀云朵的天空则更有诗意,也更真实。

只要眼睛里还有蓝天

【中国】兰 心

人们常常爱将“遗憾”两字挂在嘴边。

遗憾,一个颇为伤感的字眼,令人心碎。

十多年前的一个茫茫暗夜,津浦线的特快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在车厢黯淡的灯影下,我凭窗而坐,凝望着那一棵棵如风掠过的白桦树。蓦地,“遗憾”这两个字扑进眼帘。就在这一刹那,我在人生交叉点上作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因为这个决定,又引起了种种不同的遗憾,却是始料不及的。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美国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在不惑之年,竟然尝试去实现童年梦想,他不惜放弃优职高薪,从养狮开始到驯狮、驯虎豹,最终成为美国一代马戏大师。当他向万千观众致谢时,盈泪的双眼,令他看不清那无数个兴高采烈的欢颜。在舞台探照灯的辉煌照耀下,他的梦想实现了,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期间,结婚十几载的妻子因无法理解他的行动,离开了他。生命,最终留下了遗憾。

每个人都有自己遗憾的故事。

当我们站在母亲的墓前,咀嚼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时;当空间与时间的不吻合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当一段美丽的情缘,最终刻在心坎上的,只是惆怅的回忆;当滚滚红尘中,寻觅到一张亲切的面孔,却又在擦身而过的瞬间消逝;当逝水年华、岁月蹉跎,留下了一个个苍白、空虚的印记……遗憾带来的况味,竟是如此悲

凉、无奈。在这一瞬间，世界变得残缺不全，我们仿佛成了生命的弃儿，缘于那神秘的玄机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叔本华说过，人们就像那些炼金者，原指望炼出金子，谁知却往往发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事物，如火药、药、化学化合物和一些自然原理。从这个角度去说，当人们感到遗憾时，可能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出现，芳心虽然憔悴，灵魂却更为坚强。

谁说遗憾不是一种苦难，而在诗人的眼睛里，苦难也是美的。有遗憾，就意味着有惋惜，有追悔，心儿念念不忘的，仍是对憧憬的追寻，生活中也才能出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旦哀莫大于心死，伤痕化为云烟，深深的遗憾也不会来光顾心房了。

一位朋友，夫妇俩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在上天的眷顾下，人生已经太完美，夫复何求之际，却令人感到寂寞，没有新鲜感可言。我想，他的遗憾，恰恰是因为没有遗憾吧？

遗憾，令人流泪，也令心灵更加温柔。世上再没有一种东西，让你能如此快乐而忧伤。只要我还有一双眼睛，这眼睛里装满了如洗的碧空，天色蓝得让瞳仁里满是细碎的小蓝点在跳跃，人生就依然有希望。那已逝去的无数个遗憾，点缀了平淡的日子，涟漪过后，更留下点点余韵，回味无穷。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遗憾不啻是一串串省略号，空白之处，蕴含深刻的哲理；如果说，人生是一出音乐剧，遗憾不啻是一个个休止符，无声之中，酝酿着新的活力！一瞬间的寂静，凝聚起下一个乐章的序幕。

我想，遗憾，在生命的历程里，扮演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角色吧？

凡是能成就大业的人都能甘于寂寞，守住自己的信念。只要你相信自己是“沉香”，迟早都会成为珍宝的。

木炭与沉香

【台湾】林清玄

有一位年老的富翁，非常担心他从小娇惯的儿子的前途。虽然他有庞大的财产，却害怕遗留给儿子反而带来祸害。他想，与其留财产给孩子，还不如教他自己去奋斗。

他把儿子叫来，对儿子说了他如何白手起家，经过艰苦的拼搏才有今天。父亲的故事感动了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激发了他奋斗的勇气，于是他立下誓愿：如果不找到宝物绝不返乡。

青年打造了一艘坚固的大船，在亲友的欢送中出海。他驾船渡过了险恶的风浪，经过无数的岛屿，最后在热带雨林中找到一种树木，这树木高达十余米，在一大片雨林中只有一两株，砍下这种树木经过一年时间让外皮朽烂，留下木心沉黑的部分，会散发一种无比的香气，放在水中，它不像别的树木浮在水面，而会沉到水底去。青年心想：这真是无比的宝物呀！

青年把这香味无以比拟的树木运到市场出售，可是没有人来买他的树木，使他非常烦恼，偏偏在与他相邻的摊位上有人在卖木炭，那小贩的木炭总是很快就卖光了。刚开始的时候，青年还不为所动，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使他的信心动摇，他想：“既然木炭这么好卖，为什么我不把香树变成木炭来卖呢？”

第二天他果然把香木烧成木炭，挑到市场，一会儿就卖光了，青年非常高兴自己能改变心意，得意地回家告诉他的老父，老父听了，忍不住落下泪来。

原来，青年烧成木炭的香木，正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树木

“沉香”，只要切下一小块磨成粉屑，价值就会超过一车的木炭。

这是佛经里释迦牟尼说的一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两个智慧：一是许多人手里有“沉香”，却不知道它的珍贵，反而羡慕别人手中的木炭，最后竟丢弃了自己的珍宝；二是许多人虽知道希圣希贤是伟大的心愿，一开始也有成圣成贤的气概，但看到做凡夫俗子最容易、最不费工夫，最后他就出卖自己尊贵的志愿，沦落成为凡夫俗子了。

人生的缺憾，最大的就是和别人比较。和高人比较，使我们自卑；和俗人比较，使我们下流；和下人比较，使我们骄满。外来的比较是我们心灵动荡不能自在的来源，也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了自我，障蔽了自己心灵原有的氤氲馨香。

因此，佛陀说：一个人战胜一千个敌人一千次，远不及他战胜自己一次！



幸福是一个笑容，是一丝温柔，是一缕清凉，这在于你去选择。

选择幸福

【法】艾达尔·拉瑞

我认识的一位妇女两周来一直吃着不涂黄油的烤面包片，而且冒着严寒在公园各处慢跑，然后她爬上浴室的磅秤，指针依然停在锻炼前所指的数字上。她感到这跟她近来的所有遭遇一样给她以打击，她是命中注定永远不会幸福的。

她在穿衣服时，对着紧绷的牛仔裤紧皱眉头，这时却在裤兜里发现 20 块钱。接着她姐姐打来电话说了件趣事。正当她急急忙忙向车子跑去，为还得加汽油而恼怒不已时，却发现室友已经替她加满油箱。而这就是那位自认为永远不会幸福的女人。

每天我们似乎都被有关幸福的公众心理咨询所包围。有个残酷无情的论点是，有某种东西是我们为了争取幸福应该去做的——作出正确的抉择，或者说对自己有套正确的信念。

由此联想到的观点是：幸福是一种永恒的状态。如果不是总感到幸福，我们就认定有问题。

然而多数人的确体验不到永恒的幸福状态，而是某种更为平庸的东西，一种混合物。散文家休·普拉什曾称之为“不可解决的问题，模棱两可的胜利和含含糊糊的失败，难得有宁静安详的时刻”。

你也许不会说昨天是一个幸福的日子，因为你和老板发生了误会。但是难道就没有幸福的时刻、安详宁静的时候？那么你想想，有没有收到过老朋友的来信，或者，有没有陌生人问你这么漂亮的发式在哪做的？你记得过了一个不愉快的日子，但也不要忘

记那美好的时刻也曾经降临过。

幸福就像一位和蔼可亲、带有异国情调的来串门的蒂莉姨妈，她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刻来临，阔绰地请你喝酒，酒过一巡后翩然离去，留下一丝栀子的清香。你不可能命令她来临，只能在她出现时欣赏她。你也不可能强求幸福的到来，但当它降临时，你肯定能够感觉到。

当你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竭力留心太阳怎样把城市的窗户点着了“火”。倾听在渐暗的暮色里嬉戏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你就会感到精神振奋，仅仅就因为你留心了。

幸福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状态。幸福是在擦拭百叶窗时聆听一曲咏叹调，或者是愉快地花一个小时整理壁橱。幸福是一家团聚，共进晚餐。它存在于现实，而不是未来时日的遥远期望。我们如果能钟情于正在经历的生活，就会感到更加幸运，并且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

幸福是一种选择。在它出现时，伸出手来抓住它，就像抓住一只在蔚蓝的天空里飘向大海的气球。



对美丽的企盼是女人最真也最美的情感,无论是为它快乐,还是为它苦恼,这份“爱美之心”会让女人活得丰富、欢悦、有滋有味。

美丽的苦恼

【台湾】张爱玲

美丽的愿望与生俱来,这是条无声无息的河,无休无止地从女人心头流过,带来了女人无休无止的希望,也带来了女人无休无止的苦恼。

不美丽的女人苦恼。

从10岁起,最盼望有支眉笔,父母遗传的眉毛开我的玩笑,浓浓密密地长到中间突然就解散了,只剩些腿脚慢的残留着。可那时眉笔是奢侈品,小城的商店里没有。没办法,只好积攒燃尽的火柴杆儿,有时也趁大人不备偷出去半盒,两条眉毛下来,要10来根呢。当时的美丽还被一律斜视着,好不容易补完眉毛,也只敢在放假的日子在家里美上一会儿。

最自然最正当的要数演出化妆,从舞台上下来回家,一路上纱巾遮面,尽量延长“美丽”的时间,直到奶奶一声嚷:“还不把小鬼脸洗了?!”才依依不舍地去洗。

化妆美容登堂入室以来,女人似乎一下子都美丽了,但那种美丽总像公园里的假山,经不起推敲。

外出时曾与一女子同住一室,早晨洗罢脸,她摊出一大堆化妆品,忙了半个钟头,她问:“怎么样?”

出于礼貌,我说:“不错。”

她得意地一笑:“我们同事也都夸我会化妆。”

可我想告诉她,脸太白了,眉太黑了,唇太红了,像面具一样干

篇一律。话没说出口却有了一个教训,宁肯不美丽,也别用拙劣的化妆品和化妆术糟蹋自己。

妈妈曾有一个发现:“傻丫头,你交的朋友个个都漂亮,越比越看着你丑。”

我愿意承认,可我知道美丽的女人也苦恼,美丽的女人总能发现更美丽的人在;美丽的女人更惧怕岁月的脚步,美丽的女人常常受到骚扰……

我的一位女友有位令人羡慕的“白马王子”,她仍旧苦恼:“我很羡慕你,你丈夫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他喜欢的也许只是我的容貌,等我青春不再,他还喜欢我什么呢?”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老尼。老尼70多岁,黑帽,灰袍,黑布鞋。说起出家的原因,她说:“我眼神不好,有点儿近视,在农村不能铲地,也做不好针线,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吧。”

老尼不讲经,不讲禅,讲得最多的是在“吃饭的地方”50多年的遭遇。庙被扒了,30多位师兄弟被遣散,找了人家,只有她和一位师弟相依为命挨了下来,结果,前些年省佛教界人士一找就找到了她俩,现在就等着重建座庙了。她说:“当时稍一动凡心,就不会有今天了。”说完,极难得地一笑。

不知怎么,坐在她身旁时,我总觉着周身发凉。她不曾美丽过,仅仅为了生存,美丽的愿望也放弃了。她没有美丽的苦恼,属于女性的那条河早已在她心里枯竭,她的眼睛静静望着别处,如果不是偶尔眨动一下,就会以为那惟一昭示生命的所在已经死了。

美丽仅仅作为一种愿望,那条河流也滋养了女人,妆扮了世界。相比之下,我宁愿这样苦恼着,苦恼也是美丽的。

这本书是百年前的人对后世永久的启迪。

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美】纳蒂·里德·坎皮恩

我的姐姐比我大 13 岁，她具备了我所没有的气质，慷慨无私，超凡脱俗。我是带着嫉妒的情绪长大的，可是她的死却使我痛不欲生。

在姐姐朱丽叶的葬礼上，我们唱着《巨大的碉堡是我们的上帝》。我的思绪闪回到了过去。她和查理结婚不到一年的一个夜晚，当时我 11 岁，在姐姐家做客。我瞥了一眼卧室，发现姐姐在祈祷。她身穿淡紫色长睡袍，褐色辫子垂在背后，跪在双人床边。我想，一个成年妇女做这样的事，多奇怪呵。“现在，我躺下睡觉。”这是为孩子们说的。

后来，我成了韦尔斯利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生时，我和她开始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漫长的辩论。我的哲学是怀疑一切，而朱丽叶的信仰却从不动摇。她坚定地对我说：“永恒的信仰是使人生有意义的唯一道路。我完全相信生活是有目的的，前面的大门是向我们敞开的。”

为她举行葬礼的那天，我坐在教堂里花玻璃围成的一片寂静中，事实使我大为震惊。我不羡慕朱丽叶的长发，不羡慕她愉快的笑声，也不羡慕她有许多朋友。我所觊觎的是她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掩埋姐姐时，我深感内疚懊悔。

有些人感到心情压抑时，便去找心理学家倾诉心中的苦闷；一些人则去借酒浇愁或向神父忏悔。而我却是钻进书堆。我在韦尔斯利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想找一本书缓解我的忧愁。突然一个书名跃入了我的眼帘：《什么是值得追求的》。那是本薄薄的小

册子，用白色精制羊皮纸装帧，上面烫着金字。翻开一看，我发现这本长期被人遗忘的书是韦尔斯利大学 1883 届的安娜·罗伯森·布朗写的。

我在一个清静的凉亭里坐下开始阅读。安娜的开篇首句很有吸引力：“生命只有一次！我们都想充分利用它。我们要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最大的成就呢，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这位女士是针对我说的！”我轻声说道，“那些都是我每天应该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却没提出。”

像姐姐一样，安娜有坚定的信念。她写道：“我们不可能抓住整个人生，但必须懂得什么是要抓住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

她认为，能够提高生命价值的有七点：

一、善于利用时间，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时间，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

二、重视工作。但并非什么都干。事前要考虑清楚，这件工作极为重要吗？是能增强我的意志，还是能激励他人，或是有益于人类？”

三、保持乐观情绪。“如果你今天不愉快，那你就永远都不会愉快。争取做到忍耐、意志坚强、热情、勤奋工作！如果你满怀激情地这样去做，你就会愉快——至少能像常人那样愉快。”

四、珍视爱情。“真正的爱绝不是唠叨挑剔，而是信任。爱情需要长相知，不在朝暮暮。”

五、遏制野心。“人们的雄心壮志往往超过了实际可能。让我们控制这种感情，让我们保证这种感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节有度。”

六、珍惜友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需要有博大的胸怀。你必须善于宽宥，宽容。”

七、不怕挫折。“生活中的失意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是普通人

的命运。我们在悲伤、磨难、哭泣之后，就能够善解人意，热爱生活，感谢命运。”

我放下书本凝视着窗外的朗费罗湖，心里想着安娜和姐姐朱丽叶。对她们俩人来说，信念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在她们的心灵深处，她们知道生命是永恒的。

像安娜和朱丽叶那样的人把死亡当作自然进程，因为她们相信生命是有意义的，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这两个人后，我开始觉得自己不那么三心二意，而是更一心一意了。安娜在一个世纪前向我召唤，叫我每天都扪心自问，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她告诉我要着眼于看得见的东西，放弃不能带入永恒生命的一切。永恒的生命？是的！姐姐朱丽叶对我说：“前面门户大开。”



这废墟上的花，它的美丽如同晨光从东方升起，它的名字叫做“永生”。

雏 菊

【法】雨 果

前几天我经过文宪路，一座联结两处六层高楼的木栅栏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投影在路面上，透过拼合得不严紧的木板，阳光在影上划线，吸引人的平行金色条纹像文艺复兴时期美丽的黑缎上所常见的一样。我走近前去，往板缝里观看。

这座栅栏今天所围住的，是两年前，1893年6月被焚毁的滑稽歌舞剧院的场地。

午后两时，烈日炎炎，路上空无人迹。

一扇灰色的门，大概是单扇门，两边隆起中间凹下，还带有洛可可式的装饰，可能是百年前爱俏的年轻女子的闺门，安装在栅栏上。只要稍稍提起插栓门就开了，我走了进去。

凄凄惨惨，无比荒凉。满地泥灰，到处是被遗弃在那里的曾经被略微加工过的大石块，它们苍白如墓石。四处好像废墟一样，场里没有人，邻近的房屋墙上留有明显的火焰与浓烟熏过的痕迹。

这块土地，火灾以后已遭受两个春天的连续毁坏，在它的梯形的一隅，在一块有些变绿的巨石下面，延伸着埋葬小虫与蜈蚣的地下室。巨石后面的阴暗处，长出一些小草。

我坐在石上俯视这些植物。

天啊！就在那里长出一棵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小的雏菊，一只小小的可爱的飞虫绕着雏菊妖艳地来回飞舞。

这朵草花安静地生长，并遵循大自然的美好的规律，在泥土中，在巴黎中心，在两条街道之间，离王宫广场两步，离骑兵竞技场

四步，在行人、店铺、出租马车、公共马车和国王的四轮华丽马车之间，这朵花，这朵临近街道的田野之花激起我无穷无尽的遐想。

10年前，谁能预见日后有一天在那里会长出一朵雏菊！

如果说在这原址上，如果在旁边的地面上，从没有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情，只有许多房屋，生活着房产业主、房客和看门人，以及夜晚临睡前小心翼翼地灭烛熄火的居民，那么在这里绝对不会长出田野的花。

多少事物的变幻，多少失败和成功的演出，多少破产的人家，多少意外的事故，多少奇遇，多少突然降临的灾难……这许许多多世事的变幻构成了这朵花的精魂！对于每晚被吸引到这里来生活的我们这班人，如果两年前眼中发现这朵花，这帮人骇然会把它当做幽灵！命运是一座作弄人的迷宫，多少神秘的安排，归根结底，终于化为这洁光四射的悦目的小小的黄太阳！

必须先要有一座剧院和一场火灾，即一个城市的欢乐和一个城市的恐怖，一个是人类最优美的发明，一个是最可怕的天灾，30年的狂笑和30小时的滚滚火焰，才生长出这朵雏菊，赢得这飞虫的喜悦！

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讲，最渺小的事物往往就是最重大的事物。



一个人总是跋涉在时间之中，当你沉湎于过去或期待着未来而独独放松现在的时候，想想这八个字吧。

不敢独享的八个字

【台湾】郝明义

中文不像英文有那么多现在、过去、未来等时态的分别。在这一点上，中外有所不同；中外皆然的，则是对时间有些选择性的偏爱。在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时间形态中，我们对过去和未来有些特别的情结。

过去的愉快或幸福，在时间的沉淀之下很容易突显，往往夸大其事。

过去的痛苦或悲哀，在时间的冲刷之下，很容易淡出，往往恍若云烟。

我们对过去，有一种往好处归纳的情结。

我们对未来，也有一种往好处演绎的情结。

对未来的机会或期待，很容易扩展其各种可能，往往异想天开。

对未来的危险或困难，很容易简化其各种关卡，往往自欺欺人。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最不经心的，就是现在。

在归纳和演绎之间，我们最没有办法面对的，往往就是现在。

现在，一不小心就成了未来和过去之间的鸡肋。是未来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过渡，是过去还在徘徊不去的余韵。

现在的美好，难比过去的回肠荡气，难比未来的令人雀跃。

现在的痛苦，总比过去的更为真实，总比未来的更为切身。当然有些人是另一种状况，过去的痛苦永远是一道越来越深的创伤，未来的困难永远是一步步越来越恐怖的陷阱。这些人从另一个方向对时间做了太多取舍，结果是忘记了现在，轻忽了现在。

在工作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如此。尤其是做了一个中层主管之后，过去的挫折已在脑后，未来的挑战尚且遥远，只有现在的难题最是棘手；过去的成就可以随手拈来、琅琅上口，未来的机会可以纵横规划、大展宏图，只有现在的资源和任务，不大不小，难以施展。

对时间的这种偏爱，真是很大的偏差。如果真要有所偏爱，我们应该偏爱的是现在。

再好的、再坏的未来，也已经过去了，和现在的我们无所相干；再好的、再坏的未来，也尚未到来，我们不必因而手舞足蹈或心惊胆战。

只有现在的快乐，是最需要体会的；只有现在的困难，是最需要解决的；只有现在的机会，是最可以掌握的。

除了现在，我们别无所有。

当我们可以如此认识的时候，也就会发现：当现在流逝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增添多少美丽的回忆；当未来转化为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兑现多少的机会。

前一阵子，向一位长者请教，他送我八个字：“把握现在，面对现实。”本来觉得太简单，也太老套了，后来深觉妙用无穷；不敢独享，因此写在这里。

当你傲视周边一切生物之际，殊不知它们已将你洞悉得如此清晰。

鸟 与 人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

小鸟问它父亲：“世上最高级的生灵是什么？是我们鸟类吗？”

老鸟答道：“不是人类。”

小鸟又问：“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灵？”

“人类……就是那些常向我们巢中投掷石块的生灵。”

小鸟恍然大悟：“啊，我知道啦！……可是，人类优于我们吗？他们比我们生活得幸福吗？”

“他们或许优于我们，却远不如我们生活得幸福！”

“为什么他们不如我们幸福？”小鸟不解地问父亲。

老鸟答道：“因为在人类心中生长着一根刺，这根刺无时不在刺痛和折磨着他们，他们自己为这根刺起了个名字，管它叫做贪婪。”

小鸟又问：“贪婪？贪婪是什么意思？爸爸，您知道吗？”

“不错，因为我了解人类，也见识过他们内心那根贪婪之刺，你也想亲眼见识吗？”

“是的，爸爸，我想亲眼见识。”

“这很容易，若看见有人走过来，赶快告诉我，我让你见识一下人类内心那根贪婪之刺。”

少顷，小鸟便叫了起来：

“爸爸，有个人走过来啦！”

老鸟对小鸟说：

“听我说，孩子。待会儿我要自投罗网，主动落到他手中，你可

以看到一场好戏。”

小鸟不由得十分担心，说：

“如果您受到什么伤害……”

老鸟安慰它说：“莫担心，孩子，我了解人类的贪婪，我晓得怎样从他们手中逃脱。”

说罢，老鸟飞离小鸟，落在来人身边，那人伸手便抓住了它，乐不可支地叫道：“我要把你宰掉，吃你的肉！”

老鸟说道：“我的肉这么少，够填饱你的肚子吗？”

那人说：“肉虽然少，却鲜美可口！”

老鸟说：“我可以送你远比我的肉更有用的东西，那是三句至理名言，假如你学到手，便会发大财！”

那人急不可耐：“快告诉我，这三句名言是什么？”

老鸟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目光，款款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有条件：我在你手中先告诉你第一句名言，待你放开我，我便告诉你第二句名言，等我飞到树上之后，才会告诉你第三句名言。”

那人一心想尽快得到三句名言，好去发大财，便马上答道：“我接受你的条件，快告诉我第一句名言吧！”

老鸟不疾不徐地说道：

“这第一句名言，便是：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条件，现在请你放开我。”于是那人便松手放开了它。老鸟落到离他不远的地面继续说道：

“这第二句名言便是：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说罢，它边叫着边振翅飞上树梢：

“你真是个大傻瓜，如果刚才把我宰掉，你便会从我腹中取出一颗重量达30米斯卡勒^{*}、价值连城的大宝石。”

那人闻听，懊悔不已，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望着树上的鸟儿，

仍惦记着他们方才谈妥的条件,便又说道:

“请你快把第三句名言告诉我!”

“贪婪的人啊,你的贪婪之心遮住了你的双眼。既然你忘记了前两句名言,告诉你第三句又有何益?!难道我没告诉你:‘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吗?你想想看,我浑身的骨肉羽翅加起来不足20米斯卡勒,腹中怎会有一颗重量超过30米斯卡勒的大宝石呢?!”

那人闻听此方,顿时目瞪口呆,好不尴尬,脸上的表情煞是可笑……

一只鸟儿就这样耍弄一个人。老鸟回望着小鸟说:“孩子,您现在可亲眼见识过了?!”

小鸟答道:“是的,我真的见识过了,可这个人怎会相信在您腹中有一颗超过您体重的宝石,怎么相信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呢?”

老鸟回答说:

“贪婪所致,孩子,这就是人类的贪婪本性!”



※1米斯卡等于4.68克

我要莞尔微笑,我要开怀大笑,无论发生过什么,无论将要面对什么,只要还有呼吸,只要我能笑,只要我还有呼吸——

我要笑遍世界

【美】奥格·曼狄诺

我要笑遍世界。

只有人类才会笑。树木受伤时也会流“血”,禽兽也会因痛苦和饥饿而哭嚎哀鸣,然而,只有我才具备笑的天赋,可以随时开怀大笑。从今往后,我要培养笑的习惯。笑有助于消化,笑能减轻压力,笑是长寿的秘方。现在我终于掌握了它。

我要笑遍世界。

我笑自己,因为自视甚高的人往往显得滑稽。千万不能跌进这个精神陷阱。虽说我是造物主最伟大的奇迹,我不也是沧海一粟吗?我真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我现在所关心的事情,十年后看来,不会显得愚蠢吗?为什么我要让现在发生的微不足道的琐事烦扰我?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能留下多少日落的记忆呢?

我要笑遍世界。

当我受到别人的冒犯时,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我只会流泪诅咒,却怎么笑得出来?有一句至理名言,我要反复练习,直到它们深入我的骨髓,让我永远保持良好的心境;这句话,传自远古时代,它们将陪我渡过难关,使我的生活保持平衡。这句至理名言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要笑遍世界。

世上种种到头来都会成为过去。心力衰竭时,我安慰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当我因成功洋洋得意时,我提醒自己,这一切都会

过去 ;穷困潦倒时 ,我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会过去 ;腰缠万贯时 ,我也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会过去。是的 ,昔日修筑金字塔的人早已作古 ,埋在冰冷的石头下面 ,而金字塔有朝一日 ,也会埋在沙土下面。如果世上种种终必成空 ,我又为何对今天的得失斤斤计较 ?

我要笑遍世界。

我要用笑声点缀今天 ,我要用歌声照亮黑夜 ,我不再苦苦寻觅快乐 ,我要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记悲伤 ;我要享受今天的快乐 ,它不像粮食可以贮藏 ,更不似美酒越陈越香。我不是为将来而活 ,今天播种今天收获。

我要笑遍世界。

笑声中 ,一切都显露本色。我笑自己的失败 ,它们将化为梦的云彩 ;我笑自己的成功 ,它们回复本来面目 ;我笑邪恶 ,它们远我而去 ;我笑善良 ,它们发扬光大。我用我的笑容感染别人 ,虽然我的目的自私 ,但这确是成功之道 ,因为皱起的眉头会让顾客弃我而去。

我要笑遍世界。

从今往后 ,我只因幸福而落泪 ,因为悲伤、悔恨、挫折的泪水毫无价值 ,只有微笑可以换来财富 ,善言可以建起一座城堡。我不再允许自己因为变得重要、聪明、体面、强大而忘记如何嘲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在这一点上 ,我要永远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只有做回小孩子 ,我才会能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 ,我才不会自以为是。

我要笑遍世界。

只要我能笑 ,就永远不会贫穷。这也是天赋 ,我不再浪费它。只有在笑声和快乐中 ,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成功的滋味。只有在笑声和欢乐中 ,我才能享受到劳动的果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会失败 ,因为快乐是提味的美酒佳酿。要想享受成功 ,必须先有快乐 ,而笑声便是那伴娘。

我要快乐。我要成功。

下卷 迎风起舞

第三辑 最初的美丽

最初绽放的美丽

孩子们,常以他们自身最初的勇气与美好感染着身边的大人。就像那纤细的花朵,吐露着无可比拟的芬芳。

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珍惜常常是不计任何目的与原因的。你会看见一个孩子珍藏着他父亲的烟盒,他会把一根自己采来的稻草像钻石一样捧着送给他最喜欢的人。没有金钱的衡量,因为美好无价。

他们对于打击和挫折的忍耐与承受力也是异常巨大的。孩子们走路常跌跤,即使跌得鲜血直流也不会影响他下一次继续迈出腿去。如果是个大人则

一定会躺上几天。这固然因为孩子们身体柔软,也在于他们常把眼光放在远处,是那樣的渴望走出去,而不害怕跌倒。

你瞧,这些都是孩子们呈现的美丽。



如果我因为爱而去拥抱一切，那即使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的书”

【英】库克

下午六点钟，我把自己关锁在卧室里，企望在晚餐前完成正在撰写的一篇文章。

就在我开始敲打键盘时，传来了第一声敲门声。“孩子，你要干什么？”我紧张不安地问道。

“想借用一下您的剪刀。”儿子迈克在门外说。

我找到剪刀，从打开的门缝里递了出去。

“记住，用完后送回来。”

“忘不了，”迈克答道，“对了，还要订书机。”我赶快把订书机拿给他，将他打发走了。

在刚刚打了半页之后，又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谁呀？”我不耐烦地问。

“是我，马克！请妈妈把浆糊给我。”轮到小儿子嚷嚷。

“活见鬼！”我咕哝着，找到了那半瓶浆糊。“这次用完后可得扭紧瓶盖，不然会全部干掉。”我耐着性子叮嘱说。

“妈妈，放心好了。”

我终于埋头苦干起来，“哒哒哒”的打字声有节奏地响着。可是好景不长，房门又响起了不规则的声音。凭经验，知道是3岁的女儿米歇尔骑着她那辆不会跌倒的三轮车在撞击门板。“米歇尔，要干什么？”我非常生气。

“哥哥说，要一些细线带。”

把一盘线带给了女儿，她调皮地伸了伸舌头，熟练地掉转车

头,很快在过道上消失了。

回到打字机旁,一种茫然若失之感涌上心头,觉得还不如趁早停止写作,等孩子大了再说。

我伸手去取一张打字纸,突然发现夹里少了许多张纸。

“这些捣蛋鬼!他们应该懂得不能动用这些高级的2号纸。”

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盖上打字机,气愤地冲出房间。

孩子们正围坐在餐桌旁又说又笑,桌面上有许多纸屑、线团、一团浆糊和几支干结了的毡笔。

一看到这乱糟糟的场面,第一个想法是,必须花一个小时才能打扫干净。我紧握双拳,不出声地从“一”数到“十”,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

“你们实在不像话,把整个屋子弄得一团糟。”我大声吼道。

“妈妈,我们会动手弄干净的。”迈克忙说。

坐下来,我无可奈何地说:“孩子们,我碰到了困难,需要你们的帮助。”

“妈妈,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正在尝试写一些故事和文章,可是你们的干扰却常常使我无法写作,现在又发现你们用去了不少我的打字纸,我感到很生气!”

马克大声地说:“妈妈,您误会了,我们正在帮助您。”

突然,三个孩子变魔术似的,每人手里捧着一个本子,用的是高级2号打字纸制成的,切削得整整齐齐,装订得那么牢固,封面涂有颜色,用手写体写着“妈妈的书”四个大字。

“谢谢,孩子们。”我喃喃自语,噙着泪水把他们挨个儿吻了一遍。

学会接受，有时比学会赠予更加难得，尤其是孩子们的礼物，那是只能用“心”去衡量和接受的啊！

儿子的礼物

佚名

那天，儿子急匆匆地向我跑过来，目光里满含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对我说：“爸，我要送您礼物！”说完，他摊开双手，让我瞧他手中的宝贝，一个5岁男孩的宝贝——一颗玻璃弹子、一辆旧的玩具汽车、一根断了的橡皮筋，还有一些我现在已记不起来的小玩意儿。“这都是我为您准备的礼物，”他得意洋洋地说，“请收下，爸，它们全都归您了！”

“哦？”当时，我有事正要开车外出，便有些不耐烦地说，“不过，儿子，现在我没空，你先替我保管着，好吗？”他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一出门我就后悔了。回家以后，我赶紧问他：“你给我的那些礼物呢？”

“爸，”他说，“我想您并不喜欢它们，我已经送给我的朋友了。”他说这话时的模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疼，这都怪我不好，是我漠视了他的一片心意……

这件事，还令我想起了另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那一回，他姐姐过生日，小男孩拿着两元钱来到了廉价商店，想给她买一件小礼物。他在柜台间转来转去，一心想买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姐姐。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使他觉得满意的东西——一只装满了彩色泡泡糖的玩具塑料自动售货机。他真想一到家就拿给姐姐看，但他忍住了，他想给姐姐一个惊喜！

那天，姐姐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她的生日晚会，她收到了许多礼

物,每打开一件礼物,她都会发出一声惊喜的欢呼。姐姐兴奋的叫声令小男孩感到有些坐立不安,因为她的朋友年龄都比他大,不像他这样只有两元钱来买礼物,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的礼物太不起眼了。但他仍希望姐姐在看到 he 送的礼物时也会那样高兴。

终于,他姐姐打开了他的礼物,哦,他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失望,他甚至看出了她显得相当尴尬。也许是她怕朋友们奚落他,她朝她们使了个眼色,然后以一种安慰的语调客客气气地对这个小男孩说:“谢谢,这正是我想要的礼物。”但边上有几个女孩还是忍不住笑了。小男孩感到难堪极了,他想不到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竟落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他羞愧地跑到了门外,失声痛哭了起来。

这个委屈的小男孩就是我。

如今,轮到我的儿子受委屈了。旧事重演,恍若轮回一般。现在我已相信,当孩子们自己去衡量情义是否重于一切实时,成人们的态度和表现将会对他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再过些日子,就到圣诞节了。我给了孩子们一些钱,让他们自己去购买礼物。

到了圣诞节早上,儿子缠着我,一定要我首先打开 he 送给我的礼物。我答应了。当我拆开礼物包装纸,嗬,那是一条精巧玲珑的绿色塑料恐龙。儿子迫不及待将它的独特之处告诉了我:“恐龙的前爪是一只夹子,您可以把它夹在身上。”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与爱——只有像 he 那样年纪的小男孩,才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

我相信, he 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才买下这件礼物的, he 肯定认为这件礼物最能表达自己对我的感情。对于这种感情,我只有用一个5岁孩子所能理解的方式来给予回报——我毫不犹豫地 will 将恐龙夹在我的衣领上。儿子高兴得跳了起来,一边大声嚷嚷着:“太好了,太妙了!”这的确妙不可言!

也许，你有时会看到一个成年人佩戴着粗糙的纸质领带或者在身上贴着那种花 5 美分就能买到的彩色贴纸，这时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出了什么错。当然，他们看上去有些傻乎乎的，不过他们会告诉你：“的确是有些傻，但我有个 5 岁的孩子，他认为我的打扮是最好的。我不会把这东西拿掉，哪怕你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老在身上夹着一条塑料恐龙的原因。



从孩子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在给予着尽可能的关切和爱护。但这一次，小女儿给我上了一课。她说这才是他们需要的“关爱”。

小女儿让我明白……

【我】苏·芒珂·凯德

“妈妈，过来看。”我10岁的女儿安在后门喊道。

有什么事呢？我正蜷在我特别钟爱的椅子上，享受着和我两个小孩呆在一起的无聊日子中难得的一片宁静。

学校放假一个星期了，在家里，这些家伙的举止突然间变得像出笼的野马似的：他们在床上蹦，在房子里追着狗，弄洒了饮料，一会儿嘟囔着谁又使电视模糊不清，一会儿又嘀咕着无事可做——哎，一年一度的令人苦恼的暑假！

那天早晨，我正在给菊花浇水，他们两个又在花园里用水管把对方浇了个透。湿透了的网球鞋，滴着水的衣服——真是太过分了。“回你们房间去！”我厉声吼道。

一整个星期就是这么过来的，我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不满，一天中有好几次让他们站在我面前，训斥他们的一举一动，但丝毫不起作用。

“妈妈，过来看！”安的声音又一次打破了这片宁静。她悄无声息地溜进来停在我椅子边说：“外面有一只小松鼠！”

一只小松鼠？“我正在看书呢。”我敷衍着。

“但是，妈妈——”

“不行。”我想尽力想出一些事来打发她。我终于想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做你的假期作业呢？”上个星期她回家有一个课外作业：用插图来说明关爱一个人的4种方法，并编成一

本小册子。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父亲、母亲、邻居或者朋友，她想得到的任何一个人成。

“好吧。”她说，但声音很小，我勉强才能听见。黄昏时分，我朝她的房间看了看，她正好做完她的课外作业。“我能看看么？”我问她。

她却羞涩地把一缕棕发在她的小手指上绕来绕去，“快点。”我激将道。最后，她忸怩着把小册子塞进了我手里。

《关爱一个小孩的4种方法》，作者：安·凯德。我把这个标题看了两遍，马上意识到：这本小册子是针对我的！我真想告诉她这些方法是针对她而言的，是要显示出她能关爱别人的方法，而不是我去关爱某个人的方法。但我没做声，难道，此刻，她正如此强烈地感觉到需要关爱吗？我翻开了第一页。

“去看看小松鼠并和你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上面这样写。下面是一幅画：微笑着的妈妈和小女孩正围在一棵树旁看一只小松鼠。我凝视着这幅画，第一次意识到：从暑假开始后，我对待孩子们更多的是无情打断，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我愿意分担和享受他们生活的家庭成员来对待。我抬头看了看安，但她已经悄悄地溜出去了。于是，我又翻开了第二页。

“当孩子们折腾时，给他们一些拥抱。”我微笑着看着她的素描：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女孩正尽力相互拥抱着。这个星期对他们的拥抱是少了点，特别是他们在瞎折腾时，我回忆起了今天早些时候愤怒地把他们赶回房间的事。也许，他们瞎折腾的时刻正是我应该拥抱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被关爱的时刻。

“给孩子们一个交谈的机会，”在第三页上这样潦草地写着。我看着这幅蜡笔画，想起了对他们所有的训斥和他们站在那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时候对他们喋喋不休的抱怨。我不禁自问，要

求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心平气和，来使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得到理解，难道我的孩子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后面还有一页。

“多笑一点，”第四页上这样写道。我想知道安是不是在指她和她弟弟用水管相互浇水这些傻事。难道笑一笑就难使人看得长远一点，能让我明白那仅仅是水的问题吗？

我合上了她的小册子。不错，孩子们是很困苦，但我也如此——珍惜时间但无法分享，严词厉色却未能关爱他们，大声训斥而没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甚至忘记了我的幽默感。在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在他们那些嘀咕、打水仗、嘟囔和打闹这些小事的本质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关爱可能是所有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关爱中最难以捉摸的。安又溜达着回到了她的房间，紧紧盯着仍在我手中的小册子。我向她眨眼示意，紧紧地抱住了她。

第二天，我在厨房里踱来踱去时，透过窗子发现了安说过的小松鼠。我冲向安的房间，她正用画笔蘸着红颜料在画画，“快来！”我嚷道，“那只小松鼠又回来了！”

她马上转过身来，连颜料也掀翻了。颜料从她的画桌上滚落时，她顺手抓住了颜料瓶，用沾着颜料的手就顺势拉下了她的袖套。看到这，想起为带孩子而受的种种折磨，在这一刹那间，我差点发作，但我又及时记起了安的“关爱一个小孩的4种方法”，我反而又笑了。毕竟，那仅仅是一瓶颜料而已，但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捕捉和发现一个小女孩的内心世界的美好瞬间。

是谁说弱小的东西不坚强？他们的韧性与勇敢是与生俱有的。听，这是个五岁的男孩在安慰他的母亲——

别哭，妈妈

【我】阿琳宁娜

夕阳的余辉下，房间里朦朦胧胧的，我们俩寂然无声地相对而坐。室内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响，仿佛在数着这难挨的时光。昨天、前天、一年前……这只挂钟同样是这么嘀—嗒、嘀—嗒的，但是，以往我从来没有觉察，也没有听说过它敲打得这么响亮，眼下，我的心儿也是这样病态般地“呼呼”作响。我在跟儿子进行一场艰难的谈话，谈我跟他今后怎样生活——没有父亲、孤儿寡母的生活。儿子5岁，我30岁。

“我跟你爸爸在办离婚，”我说，“这就是说，我跟你爸爸现在就要分开过日子了，我跟你留在这屋里，他将要搬到另外一栋房子去住。你也晓得，以往我跟你爸爸过得不好，老是吵架，因为我跟他不再是朋友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再是你爸爸，不！他还是同样爱你，关心你，也会上门来看你，你也可以去看他。不过，咱们将要跟他分开过日子，分别就在这儿。现在，你是屋里顶梁的男子汉了，是我的朋友和帮手。当然，我们肯定会过得很艰难，特别是开初，要晓得，从前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不算朴素，你看，以至于还不习惯艰难困苦，而我们在一起就能克服一切……”

表面上，我说得很平静，其实内心里，我却被多年的痛苦所煎熬，往事一幕幕浮上脑海。不，我不能让这一切重演，我不能让儿子又玩“醉爸爸”的游戏，不能让儿子耳闻目睹他爸爸挖苦自己的亲人……看起来，儿子也在想这些事儿。只见他十指交叉地两手相握，皱眉蹙额地坐在那儿，严肃而深沉地思索着什么。

时间过得真慢，时钟敲得太响。钟摆敲打得越响亮，它在我胸膛里回荡得就越沉重。蓦然间，儿子开腔了：

“别哭，妈妈！”儿子觉察到我的脸上已是泪水婆娑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跟你不会完蛋的。我会帮助你，永远也不会让任何人欺侮你。爸爸嘛……就让他上门来吧，我们不赶他走，对吧？要晓得，他会比我们更艰难，因为他是一个人，而我们是两个……”



这幅小画清亮如水，我相信，没人能拒绝这种纯净的美丽。

小 画

【台湾】罗 兰

我喜欢小孩，但不是那种穿戴得像个公主或王子，干净得一丝尘土都没有，见了人懂事得让你自愧不如的那种小孩。我所喜欢的，是那些穿着不合身的衣裳、玩得脏兮兮，见了人傻乎乎的那种小孩。

以前，我有个邻居。这个邻居，先生和太太都为生活奔忙，孩子成天在门口玩。那个最小的男孩，黑黑胖胖的，打着赤脚，玩得好野。成天像从土里刨出来的一般。从头到脚，每一根毛发都沾着尘土。但是，他那一对小眼睛里却发着真正清洁纯净的光。他什么也不懂，心中没有一点人情世故和虚情假意的礼貌。见了我，咧着嘴笑笑，对我做个鬼脸，叫我一声“喂！”就继续再去玩他的。让人的心都不由得跟着他去接近泥土了！那感觉，就像你跑了一天，热得要命之后，喝下一大杯水果汁似的，从里到外，都清新起来。

我时常为这个一身是土的小男孩伫足留恋，不忍遽去，想陪他一起玩玩才好。

有一天，我坐三轮车回家，车子经过一个小男孩的身侧，这个小男孩背着个书包，穿着一身卡其制服，不知在哪里玩了一身泥土。小小的身材，一看就是一年级的新生。车子离得他太近，车夫怕撞到他，用手把他往旁边拦了拦，他抬头看了看我们，对我做个鬼脸，我对他笑笑，他呆了呆，然后也对我笑了。车子向前走，我回头向他招手，他也向我招手。那一脸淘气的笑，和那

一双对世界充满了爱心与信任的眼睛，让我好久都不忍回过头来。

昨天，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那一大片草地上，有一个小女孩，好小的一个。穿着一件红洋装，外面罩了一件红外套。红外套又宽又大，把洋裙子遮住了大半，像一件大衣。一头短短的黑发，像东洋来的蜡笔画。红衣服，映着大片的绿草地，她站在一个抽水机旁，用力去压那抽水机。因为人小，用力气的时候，全身就都悬在那抽水机的杠杆上。那边水龙头旁，有一个大铁桶，她每压一下，就跳下来，探过头去望望那铁桶，看水满了没有。当然水不会一下子就满的，于是她就再去压。那动作，真是逗人笑。许多等车的人都忘了等车的不耐，而转过身来，远远地看着她笑。但是，她一点也没有留意我们，只专心地打水，仿佛她是一幅画里的一部分，而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旁边有一个中学女生说：“我真希望她是我妹妹！”

我对这女生笑了笑，心里却在想，假如她真成了你妹妹，说不定第一件事，你就要帮她换一套合身而时髦的小洋装，穿上洁白的袜子和美丽的皮鞋。说不定你要给她买个漂亮的洋娃娃玩，而不让她赤着脚去草地上打水。那时候，草地上将失去这幅小画的主体，在车站候车的乘客就失去了再看到这幅小画的机会了。

孩子们是属于自然的，他们对泥土草木的感情远比对成人社会的感情深挚。因此，他们在泥土中打滚之后，会成为一幅动人爱怜的小画；而他们受到文明的照顾之后就失去了天真了！

该多留住几幅小画——在孩子们身上，在成人们心里……

儿童眼中世界的美丽 ,源于他们眼睛的干净和明亮 ,更源于他们心灵的美丽。

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

佚名

有一个老人日复一日坐在他的摇椅上。

他就坐定在他的椅子上 ,并发誓不再离开这张椅子 ,直到他亲眼看见上帝。

在一个美好的春日午后 ,老人在椅子上摇啊摇 ,而且无表情地沉浸在上帝即将来访的想象中。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对街玩耍。小女孩的球飞进老人的院子里。她跑过去捡起来 ,当她弯下腰来取球时看着老人 ,并说 :

“老先生 ,我看你每天在椅子上摇啊摇的 ,又注视着空无一物的地方 ,你在找什么 ? ”

“喔 ,我亲爱的小朋友 ,你太小了 ,没办法明白的。”老人回答。

“或许 ,”小女孩回答 ,“但是我妈妈总是告诉我说 ,如果心里有想法 ,应该说出来。她说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了解。我妈妈总是说 :‘莉芝小姐 ,把你的想法分担给别人。’分担 ,分担 ,分担 ,我妈妈总是这么说。 ”

“喔 !虽然如此 ,莉芝小姐 ,我不认为你帮得上忙。”老人喃喃诉说。

“或许不行 ,老先生 ,但是也许我可以倾听。 ”

“好吧 ,小莉芝小姐 ,我是在找上帝。 ”

“老先生 ,你用了一切的注意力 ,每天坐在椅子上前后晃动 ,就为了找上帝 ? ”莉芝小姐困惑地问。

“为什么？因为我想在临死前确定有上帝存在。我需要一个迹象，但是我仍未看到。”老人说。

“一个迹象？先生，一个迹象？”莉芝小姐说。她被老人的话弄得糊涂了。

“老先生，上帝给你一个迹象在于你能继续下一个呼吸，在于你能闻到花，在于婴儿出生时。先生，上帝给你一个迹象在于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感觉到眼泪从眼中滚落下来。上帝的迹象在风中、在彩虹中，还有在四季变换中。所有的迹象都在，但是你不相信它们。老先生，上帝就在你身上，也在我身上。不必找了，因为他、她或不论什么是什么，就一直在这里。”

莉芝小姐一只手掐在腰上，另一只手在空中连续挥舞着说：“妈妈说：莉芝小姐，如果你想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你必须闭上眼睛。因为，要看到上帝，是去看简单的事情，是去看所有事物中的生命迹象。这是妈妈说的。”

“莉芝小姐，孩子，你对上帝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是就你所说的，还是不够。”

莉芝走向老人，并且把她年轻、稚气的双手贴在他的心上，轻轻地对着他的耳朵说：“先生，它来自这里面，不是外面。”并指着天空说，“在你的心中找到他，在你自己的心中。然后，老先生，你将会看到上帝的迹象。”

莉芝小姐走向对街，向老人微笑。然后，当她弯下腰去闻花朵时，她大声叫着：“妈妈总是说：‘莉芝小姐，如果你在找某些不朽的东西，你要闭上眼睛。’”

这是一个孩子的愿望，也是她给这个世界的启示，这个孩子的愿望，让人心痛不已，让人感动难禁，真心地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也真心希望爱，常驻人间。

艾米，令人堪怜的愿望

【美】阿兰·舒兹

当艾米·哈根多思从教室拐角处一瘸一拐地穿过走廊时，她迎面撞上了一个正从五楼冲下来的高大男孩。

“小心点，小心点！”男孩盯着艾米轻蔑地大叫道。接着，男孩得意地笑着，学着艾米的样子撑住他的右腿一瘸一拐。

艾米厌恶地闭上眼睛。

“甭理他。”她边告诫自己，边朝教室走去。

但直到晚上，那个男孩讥笑的表情仍影响着她的情绪。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艾米读三年级开始，几乎每一天都有人那样取笑她。孩子们笑她讲话结结巴巴、走路一瘸一拐。对此，艾米烦恼极了。有时，即使全班人都在，她也觉得孤立无援。

那天回到家，艾米坐在饭桌旁一言不发。她妈妈知道学校里肯定又出事了。所以她决定和女儿分享一些有趣的消息。

“电台上有个圣诞愿望比赛，”她说，“写个愿望给圣诞老人，就可能得奖，我想此刻坐在饭桌旁的那个金黄色卷发的小女孩也许该试试。”

艾米吃吃地笑了。这个比赛听起来像是很好玩，她开始盘算圣诞节到底许个什么愿好。

突然，一个念头浮上脑海，艾米眉开眼笑。要了铅笔和纸，艾米开始给圣诞老人写信。

当艾米认认真真地写信时，家里人都在猜测她想要什么。艾米

的姐姐和妈妈想，也许可爱的芭比娃娃会是她愿望的第一个。她的爸爸猜是一本相册，但艾米不准备公布她的圣诞愿望。下面就是艾米那天晚上写给圣诞老人的信：

亲爱的圣诞老人：

我叫艾米，今年九岁。我在学校有个麻烦，您能帮我吗？他们都笑话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我患了脑瘫，我真希望有一天他们不再取笑我，您能实现我的愿望吗？

爱你的艾米

印第安纳州福特·威利市的 WJLT 电台，成堆成堆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参加圣诞愿望比赛。工作人员饶有兴致地向听众朗读了男孩女孩们想得到的各种不同的圣诞礼物。

当艾米的信送到电台时，台长李·托兵仔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知道，脑瘫只是全身肌肉部分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以为她是残废人。他认为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特别的女孩和她不寻常的愿望对他们都有好处。于是，托宾先生拨通了当地报纸的电话。

第二天，艾米的照片和她给圣诞老人的信被登在《新闻岗哨》报的醒目位置，故事很快传遍了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争相报道福特·威利市的这位小姑娘的故事。她只想要一个简单但极不寻常的礼物——没有取笑的一天。

突然间，邮递员频繁光顾艾米的小屋。每天，她和家人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从小孩到大人寄来的信，他们带来串串节日的祝福和鼓励的话语。

在那个难以忘怀的圣诞节，几乎有 20 万人从世界各地为艾米送来友谊和支持。艾米和家人都逐一详阅他们的信件。其中，许多作者也是残疾人：有些人小时候也曾被人取笑过。每个作者都

带给艾米特别的信息。从这些陌生人寄来的卡片和信件中,艾米高兴地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互相关爱的人,从今以后,她不会再孤单。

许多人还谢谢艾米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讲话,更多的人则鼓励艾米抬起高傲的头,把取笑抛诸脑后。妮安,得克萨斯州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这样给艾米写道:“我想做你的朋友,”她说,“如果你来看我,我们一定会很快乐。没有人可以取笑我。因为,即使他们做了,我也听不到。”

艾米真的如愿了,那一天,在南威利小学,没有一个人取笑她。

那年,福特·威利市市长把12月21日这一天命名为艾米·哈根多思日。市长说艾米的这个愿望,教给人们最深刻的做人道理。

“每个人,”他说,“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理解和关爱。我们有责任去实现这个最美丽的愿望……”



圣诞节时，一辆新的轮椅车系着红色蝴蝶结来到了万古家门前，这是天使送来的礼物，也是送给天使的礼物。

天使的礼物

佚名

新年临近，邮局工作人员黛妮西尼·罗茜在阅读所有寄给圣诞老人的 1000 封信件时，发现只有一个名叫约翰·万古的 10 岁儿童在信中没有向圣诞老人要他自己的礼物。

信中写道：“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想要的、唯一的一样礼物就是给我妈妈一辆电动轮椅。她不能走路，两手也没有力气，不能再使用那辆两年前慈善机构赠予的手摇车。我是多么希望她能到室外看我作游戏呀！你能满足我的愿望吗？爱你的约翰·万古”。

罗茜读完信，禁不住落下泪来。她立即决定为居住在巴宁市的万古和她的母亲、39 岁的维多莉亚·柯丝莱脱尽些力。于是，她拿起了电话。接着奇迹般的故事就发生了：

她首先打电话给加州雷得伦斯市一家名为“行动自如”的轮椅供应商店。商店的总经理裘迪·米伦达又与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轮椅制造厂——福却拉斯公司取得了联系。这家公司当即决定赠送一辆电动轮椅并且在星期四运送到，并在车身上放一个圣诞礼物的红蝴蝶结。显然，他们是圣诞老人的支持者。

星期五，这辆价值 3000 美元的轮椅送到了万古和他妈妈居住的一座小公寓门前。在场的有 10 多位记者和前来祝福的人们。

万古的妈妈哭了。她说道：“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圣诞节。今后，我不再终日困居在家中了。”她和儿子都是在 1981 年的一次车祸中致残的。由于她的脊骨骨节破裂，她得依靠别人扶着坐上这辆灰白色的新轮椅，在附近的停车场上进行试车。

赠送轮椅的福却拉斯公司的代表奈克·彼得斯说：“这是一个一心想到妈妈而不只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感到，应该为他做些事。有时，金钱并不意味着一切。”

邮局工作人员同时也赠送给他们食品以及显微镜、喷气飞机模型、电子游戏机等礼物。万古把其中一些食品装在匣内，包起来送给楼下的一个邻居。

对此，万古解释说：“把东西赠给那些需要的人们，会使我们感到快乐。妈妈说，应该时时如此，也许天使就是这样来考验人们的。”



这是个多么勇敢又多么伟大的孩子，他的一吻会深烙在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为了活着相互爱着、相互激励着。

火车上留下的一吻

【美】道格·朱斯顿

火车前后晃动了一下，车轮重重地与轨道相擦，发出“哐当”一声，然后继续朝前驶去。车窗外，冬日里的瑞士，被阴云掩埋，风雪交加的阿斯塔湾看上去像一个裂着大口的深渊，列车轰隆隆地沿着它行驶，车厢内拥挤着被寒冷和疲倦笼罩的旅客。

突然，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离开他的父亲，无所顾忌地在大人们的腿间穿梭了一阵，靠窗口坐着的人极不情愿地挪出一点地方，刚好这个四五岁的孩子把身子嵌进去。他的父亲在我们后面靠车厢门的地方坐着，而小男孩就独自留在显得并不太友好的陌生的大人们中间。“勇敢的孩子！”我心想。火车“哐当哐当”继续向前。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来得那么突然，使你在刹那间完全不知它的含义。

一脸正经的男孩滑下座位，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感觉他是想从我的腿前挤过去，所以我缩回双腿并用手把他推了一下。可是我的判断错了，他并没有往前走而是把他的脑袋朝向我。“他想和我说什么？”我想，于是低下头想听听陌生的小男孩究竟想告诉我什么事情，又错了，我得到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吻。

男孩若无其事地回到他的座位上，舒适地往里靠了靠，漫不经心地看着车窗外，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而我却被震惊了，怎么回事？一个男孩在火车上亲一个素不相识的成人——有谁会愿意吻我们这些早已过了青春期、一个个都像皱巴巴仙人掌似的老家伙呢？

没过多久,所有的邻座都被他亲了一下。不知所措的大人们只能充满疑虑地看着他的父亲。作父亲的察觉了大伙的疑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活着是多么高兴啊,”这位父亲说,“他病得很厉害,他自己已经知道……”

终于,父子俩随着拥挤的人流在出口处消失了,车门重新关上,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驶去。

在我的脸颊上,我仍能感觉到那个男孩留下的亲吻——这一吻在我的灵魂深处激发起一股热流。有多少成人会因为活着的喜悦而互相亲吻?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一层,活在世上实在是人的一种特权。

这个陌生的小孩子告诉我们一个甜蜜的道理:每个人都在渴望着爱,在他播洒爱的同时,也得到了爱的回报——至少,我会永远记着这一吻的!



真正的爱绝不仅是形式上的关怀,而是用心去体会,用心去理解,这样的爱让世界永存温暖。

毕姆小姐的学校

【英】爱德华·韦拉尔·卢卡斯

毕姆小姐的学校我已经久有所闻,但是直到上周才得以机会前去拜访。

毕姆小姐正是我心目中所准备见到的那种人物:中等年纪,很有威信,和蔼可亲,通达透彻。她的两鬓已渐发白,但她那丰腴的体态对于每个想家的儿童的确有着一种神奇的慰藉作用。

闲谈了片刻之后,我便对她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方法,据我听说,都是较单纯的。

“但是,”我问道,“我曾一再听人们讲,你们的体系中颇有一些独创的地方。”

毕姆小姐笑了笑。“啊,是的,”她接着说,“现在我就准备来谈这个。这个学校的真正宗旨主要还不在教人如何思想,而在教人如何懂事——教授人情事理与公民知识。这是我个人的一贯理想,而幸运的是,社会上也竟有一些做父母的慨然给我以机会来进行尝试,以便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行。好了,暂时就先请您向窗外看看,怎样?”

我来到窗边,凭窗可望见下面一片广阔的花园,花园背后还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

“请问您看到了些什么?”毕姆小姐问道。

“我看到的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场地,”我笑着回答道,“还有一群快乐的孩子。但是使我感到困惑的,甚至痛苦的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并不都像我所想像的那么健康活泼。刚才我进来时就看见个

小女孩走路要人搀扶，因为眼睛有毛病，现在又看到了两个同类情形，另外站在窗下观看孩子们做游戏的那个女孩也拄着拐杖，她的腿看来已经无可救药了。”

毕姆小姐大笑起来。“噢，不，”她说，“她并不真是个跛子，而只是今天轮到她扮跛子。另外那几个也不是盲人，而只是今天是他们的‘盲日’。”我这时的神气一定显得十分诧异，因为她又笑了。“看了这个，大概已经足够使你对我们的体系的要点稍有了解。为了使这些幼稚的心灵真正能够理解和同情疾苦不幸，我们必须使他们实际参加进去。所以一个学期当中，每个孩子都要过一个盲日，一个瘸日，一个聋日，一个残废日和一个哑日。例如在盲日那天，他们的眼睛便要被严格地绷扎起来，并把是否从绷带内偷看当成一件荣誉攸关的事。那绷带头一天夜里就要扎上，第二天一醒便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每件事上都需要别人扶持，而别的孩子也被分派去帮助他们，引领他们。这会使那盲者和帮助他们的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毕姆小姐将我引到一个扎着绷带的女孩子——一个可爱的小精灵的面前，她绷带下的一双眼睛，我敢说，一定会像葡萄一般乌黑。“现在有一位先生来和你谈话，”毕姆小姐作了这句介绍，便离开我们。

“你从来不从缝里偷看吗？”我用这句话打开了话题。

“噢，从来不，”她大声地说，“那就是欺骗了。过去我完全不知道没有眼睛是这么可怕。你真是什么也看不见。你会感到随时都会被东西撞着。只有坐下来会好一些。”

“你的向导们对你好吗？”我问她。

“还算不错。不过不如轮到我时那么有耐心。自己当过盲人的话以后对人就特别好。什么看不见真是太可怕了。但愿你也能来试试。”

“让我领你走走好吗？”我又问道。

“好极了，”她道，“我们就一起散散步吧。不过您得告诉我哪儿有东西要躲开。我真盼望这一天能早些过去。其他那些什么什么日并不像这盲日这么可怕。把一条腿捆了起来拄着拐杖走路甚至还很好玩，我是这么觉得。把一只胳膊绑上就痛苦多了，因为这样吃起饭来自己不能使用刀叉，还有其他麻烦等等，不过也还不太要紧。至于装聋的那一天，我也并不太怕，至少不太厉害。但盲日可是太吓人了。今天我总是觉着头疼，可能是因为要不停地躲避东西的关系，而其实好些地方并没有东西。现在我们走到哪儿了？”

“在操场上，”我回答道，“前面就是回去的路了。毕姆小姐正和一个高个儿女孩在地坛上踱来踱去。”

“那女孩身上穿的什么？”

“蓝哗叽裙和粉红短衫。”

“那可能是弥莉了，”她说，“她的头发什么颜色？”

“非常浅淡，”我回答道。

“对的，那就是弥莉。

她是我们的级长。非常体面大方。”

“那里有位老人在捆扎玫瑰。”

“啊，那是彼得。我们这里的花匠。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对面来了个穿红衣的黑发女孩，拄着拐杖。”

“对的，”她说，“那是蓓里尔。”

我们便这么走了一程，而就在我引着这小女孩走路的过程中，我发现，出乎我的意料，我自己的同情心也比往常胜过十倍；另外，由于不得不把周围的种种说给人听，这样也使他人更多地引起我的兴趣。

当最后毕姆小姐前来解除我的责任时，我真是大有不忍离去

之感,而且毫不隐讳地告诉了她。

“啊!”她答复我道,“如此说来我的这套体系也还是不无可取的地方吧!”

我告辞回城,一路上不断吟哦着 尽管照例不够确切 下面的诗句*:

我怎能见到别人的苦难,
而自己丝毫不想分担。
啊,这样不行,永远不行,
永远永远也不行不行。



* 诗句引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1757 - 1827 的诗作。

这个故事不是告诉你人心的美丽,而是,如何唤醒那些沉睡的美丽的心!

雅各布和他桑树湾的故乡

【美】威廉·维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年以前……

雅各布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住在城外一座小房里,他们有两个女儿:凯特和克拉拉。在房子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树木,田野上开满了鲜花。

一天,雅各布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非常破烂的街,他非常熟悉的街。那就是桑树湾——全纽约最破烂的街。那里的房子破旧不堪,那里的人们非常贫穷。

雅各布曾写过很多关于桑树湾的报道,建议拆去旧房子,修建新房子,并建议修一个运动场以便孩子们能有活动的地方。

但是桑树湾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完全没有必要。”人们都这样认为,根本不肯为桑树湾多费心思。

雅各布遇见了一个名叫艾尔伯特的孩子,就问他:“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好些了。”艾尔伯特回答。

“我想如果你能为她采些鲜花就会更好。病人都喜欢看看鲜花,这对他们的病体有好处。”

“采鲜花?当然愿意。可鲜花是什么样子呢?我从来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见过鲜花?但是,艾尔伯特,在乡下遍地都是鲜花啊。”

我从来没有去过乡下。我妈妈很穷，没带我去过。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桑树湾呢。”

凯特和克拉拉站在路边等着爸爸。她们看见雅各布远远地走来，就迎上去扑进他的怀里。然后，他们手拉着手向家里走去。雅各布看着路边田野的鲜花，不由想起了艾尔伯特。他对女儿们讲起了艾尔伯特，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桑树湾，也从来没有见过花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凯特和克拉拉早早地起了床，到田野里去采了很多很多的鲜花，跑到渡轮旁交给雅各布。

“请把它们送给艾尔伯特，那个从未见过花的孩子。”

艾尔伯特看着鲜花，很久没说一句话。

“你喜欢吗？”雅各布问。

“喜欢极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它们更美丽。我马上把它们送给妈妈，这一定会使她的病好起来。”

其他孩子走过来围在四周，他们也从未见过花。他们敬畏地看着鲜花，轻轻地摸摸花，再小心翼翼地闻闻花，真美！真香！一个小女孩高兴得哭了起来。

雅各布写了一篇鲜花和孩子的故事，登在报纸上，他把报纸带回家去，念给凯特和克拉拉听，他们高兴极了。其他很多人也看了报纸，他们为桑树湾的孩子们难过。

他们像凯特和克拉拉一样跑到田野里去，采了很多很多的鲜花。然后坐着火车，坐着马车，坐着轮船向城里赶去，向雅各布工作的报馆走去。“请把这些花送给桑树湾的孩子们。”他们对雅各布说。

雅各布的办公室里堆满了鲜花，而拿着花的人还不断从四面八方来。雅各布叫来一辆很大的马车，装满鲜花，同那些拿着花的人一起向桑树湾走去。

桑树湾的每个人都得到了鲜花，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每个窗口都插满了花。甚至室外的火警安全梯上也插满了花。放眼望去，楼上楼下，家家户户都是花。那天，桑树湾成了全纽约最美丽、最可爱的街。

雅各布又写一篇桑树湾和花的故事。读了它的人都在沉思，并默默自问：“我能为桑树湾做些什么呢？”

雅各布活了很大年纪，他亲眼看见桑树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一天，旧房子被拆除了。过了一段时间，新房子修起来了。最后，运动场也修好了，孩子们在上面玩耍。

但是，雅各布最高兴的还是很久以前那天发生的事。那天，一个叫艾尔伯特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花，桑树湾的其他孩子们也第一次见到了花，一个小女孩高兴得哭了起来。



乍一看,这孩子似乎寻常,可他的专注与热情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藏有亿万美金秘密的男孩

【美】布兰奇·卡菲里

1965年,我在西雅图维尤里奇学校当图书馆员时,一天,一个四年级老师来找到我说,她有个学生总是最先完成功课,他需要干点别的对他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可以来图书馆帮帮忙吗?”她问。“带他来吧。”我说。

不一会儿,一个穿牛仔裤和圆球衫,长着沙色头发的清瘦男孩进来了。

我向他讲了杜威十进制分类藏书法。他很快明白了。然后,我让他看了一堆卡片,上面的书目都是逾期很久未归还的。但现在我怀疑这样书其实已还,只是夹错了卡片和放错了地方,需要查找核实一下。“这是否有点像侦探工作?”他问。我说是的。

他便劲头十足,像个真正侦探似地干开了。

到他的老师进来宣布“休息时间已到”时,他已发现了3本夹错卡片的书。他还想继续把活干完为止。但老师说 he 得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她最后说服了他。

次日早晨,他很早便来了。“我想今天把夹错卡片的书全找出来。”他说。到下午下班前,他问我,他是否已够格当个真正的图书馆员,我说这毫无疑问。他实在勤奋得可以。

几星期后的一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了张请柬,是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在那愉快的晚宴结束前,他妈妈宣布,他们全家将搬到附近一个地区。她还说,她儿子最舍不得的就是维尤里奇图书馆。“今后谁来找遗失的书呢?”他问。

到他搬家时，我很不情愿地同他分了手。这男孩乍一看似乎很寻常，但他做事的那种专注和热情却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我很想念他，但几天后他突然又来到我家，快活地说：“那边的图书馆不让男孩干活，妈妈又把我转回了维尤里奇。”

我当时就该想到，做事这样专心致志的孩子，是可以抵达自己的任何目标的。但我万没料到的是，他会成为今天信息时代的奇才。

他就是微型软件大王：比尔·盖茨——今日美国最富的人。



树林中没有相同高度的树木，乐章中没有一样激越的音符，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展示自己独特的美丽。

一个低智商的孩子

【美】F·奥斯勒

有些人总是过分重视智力测验，过分相信所谓“智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弊端。人的美好品质是多种多样的，怎能以一份智力测验定夺？尽管你在一次又一次的智力竞赛中名落孙山，但在某一方面，你也许可以进行你独有的、奇迹般的创造，使生活充满无尽的乐趣。

加拿大少年琼尼·马汶的爸爸是木匠，妈妈是家庭主妇。这对夫妇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地在存钱，因为他们准备送儿子上大学。

马汶读高中二年级时，一天学校聘请一位心理学家把这个16岁的少年叫到办公室，对他说：

“琼尼，我看了你各学科的成绩和各项的体格检查，对你各方面的情况我都仔细研究过了。”

“我一直很用功的。”马汶插嘴道。

“问题就在这里，”心理学家说，“你一直很用功，但进步不大。高中的课程看来你有点力不从心，再学下去，恐怕你就浪费时间了。”

孩子用双手捂住了脸：“那样我爸爸妈妈会难过的。他们一直巴望我上大学。”

心理学家用一只手抚摸着孩子的肩膀。“人们的才能各种各样，琼尼，”心理学家说，“工程师不识简谱，或者画家背不全九九表，这都是可能的。但每个人都有特长——你也不例外。终有一天，你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到那时，你就叫你爸爸妈妈骄傲了。”

马汶从此再没去上学。

那时城里活计难找。马汶替人整建园圃修剪花草。因为勤勉，倒是忙碌。不久，雇主们开始注意到这小伙子的手艺，他们称他为“绿拇指”——因为凡经他修剪的花草无不出奇地繁茂美丽。

也许这就是机遇或机缘：一天，他凑巧进城，又凑巧来到市政厅后面，更凑巧的是一位市政参议员就在他眼前不远处。马汶注意到一块污泥浊水、满是垃圾的场地，便向参议员鲁莽地问道：“先生，你是否能答应我把这个垃圾场改为花园？”

“市政厅缺这笔钱。”参议员说。

“我不要钱，”马汶说，“只要允许我办就行。”参议员大为惊异：他还不曾碰到过哪个人办事不要钱呢！他把这孩子带进了办公室。马汶步出市政厅大门时，满面春风，他有权清理这块被长期搁置的垃圾场地了。

当天下午，他拿了几样工具，带上种子、肥料来到目的地。一位热心的朋友给他送来一些树苗；一些相熟的雇主请他到自己的花圃剪用玫瑰插枝；有的则提供篱笆用料。消息传到本城一家最大的家具厂，厂主立刻表示要免费承做公园里的条椅。

不久，这块泥泞的污秽地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公园。绿茸茸的草坪，曲幽幽的小径，人们在条椅上坐下来还听到鸟儿在唱歌——因为马汶也没忘记给它们安家。全城的人都在谈论，说一个人办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人们通过它看到了琼尼·马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风景园艺家。

不错，马汶至今没学会说法国话，也不懂拉丁文，微积分对他更是个未知数。但色彩和园艺是他的特长。他使渐已年迈的双亲感到了骄傲，这不光是因为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而且因为他能把人们的住处弄得无比舒适、漂亮——他工作到哪里，就把美带到哪里！

这个孩子比我们这些大人更快也更好地修复了伤痛，因为他相信死亡不能把相爱的人分开。在他心里，爱，才是无所不能的。

童心了悟——一个男孩心中所理解的爱与悲伤

【德】安·胡德

影片《绿山墙里的安妮》中有这样一幕：女主角安妮大声呼唤着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当我四岁的儿子萨姆看到这个情节时，他倏然坐直了身子大声宣布：“就像我和姥爷一样，生生世世，永永远远，我们都是最最亲密的朋友！”

萨姆从小就牢牢地记住了我父亲家的电话号码，他每天早晚上下床前都要给他打个电话。“姥爷，”放下电话前，他总会恋恋不舍地抓住话筒追问，“我还能给您打好多好次电话吗？”姥爷每次都以同样欢快的语调慈爱地回答：“当然可以。”

不幸的事发生了，我父亲患肺癌住进了医院。我非常担心萨姆如何承受姥爷目前的状况：吊着输液瓶，插着氧气管，整个人显得十分虚弱。带萨姆去医院探望姥爷前，我特地给他打了“预防针”：“萨姆，也许这次你见了姥爷，会感到害怕的。”萨姆却不以为然。

所有前来探病的成人都面带一种张皇不知所措的表情，他们全都言语谨慎，动作小心。惟有萨姆，他可不顾那么许多，带着欢声笑语扑向姥爷热烈地拥抱他。

“您会很快回家吗？”萨姆急切地问。

“我会争取的。”父亲缓缓地说，眸子里闪过一缕哀伤，一缕渴望……

父亲去世后，我在精神与情感上都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那般巨大的、压倒一切的悲哀向我劈头盖脸地倾覆下来。当人们善意地劝慰我时，我通常只能短暂地应付一句话就迅速转移了话题。

萨姆则完全不同,对他来说,大声提问似乎成为他理解这件事的最佳途径。“那,”他坐在汽车里也会大声问,“姥爷现在已经在飞向天堂的路上,是吗?”要不然,他就会指着教堂的彩色玻璃说:“那些天使中会有一个是姥爷吗?”那段日子里,萨姆总是爱问:“天堂到底在哪儿?”

“没人知道天堂的确切位置,”我只能这样回答,“人们大都认为,天堂就在天边。”

“不对,”萨姆摇着脑袋反驳,“天堂很远很远,也许位于哥伦比亚附近。”

一天下午,萨姆又对我发难道:“要是人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要是人晕倒,只不过是暂时离开一会儿,是这样吧?”

我惊奇他的小脑袋里居然装着这么多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而真正令我感到难以对付的则是他问完问题后的表情——他会以一种我不能承受的执著与严肃凝视着我,期待着我给他赞许,抑或纠正,抑或教诲。然而此时我往往被恐惧与无知牢牢地控制着,使我面对着他那无邪的面孔,竟然无言以对。

深夜,萨姆会把脸紧紧地压在卧室的玻璃窗上,一边大声地哭泣,一边大声呼喊:“姥爷,我爱你!到我的梦里来吧!”然后,他会擦干眼泪,爬上床,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情进入梦乡。而我,却整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如何排遣心中的悲哀。

记得有一天,我和萨姆在一家父亲生前常去的超市门口看见一辆和父亲的货车一模一样的红色运货车。在那一瞬间,我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已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与我的意识一样忘乎所以——爸爸在那儿!后来,我只记得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滚了下来。萨姆爬过来,挤在我和方向盘之间。“你想姥爷了,是吗?”他轻声细语地问。我机械地点了一下头。

“你应当相信他还和我们在一起,妈妈,”他说,“你必须相信这

一点。”

小小的萨姆就是这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相信死亡并不能把相爱的人真正分开,凭着这一信念,他成功地修复了自己的悲伤与失落。虽然,我不能为他在地图上标出天堂的地理位置,不能向他准确地解释死亡的概念,但是,他已经用他特有的方式与思维找到并理解了这种最深奥也是最简单的人生哲理。

不久前一天,我正在厨房做晚饭,萨姆静静地坐在餐桌前给他的图画书涂色。“我也爱你。”他突然开口说。

我忍不住笑了,说:“我记得你总是在别人先说了‘我爱你’之后才会说‘我也爱你’这句话的。”

“我知道,”萨姆说,“姥爷刚对我说了‘我爱你,萨姆’。所以我说‘我也爱你’。”他头也不抬手也不停地说。

“姥爷真的刚刚和你说话了?”我追问。

“当然了,妈妈,”萨姆肯定地回答我,“他每天都对我说他爱我,他也同样对你说了,只不过你没有听见。”

这一次,我是真的接受了萨姆的理论,听从了萨姆的提示,开始注意倾听天籁,倾听心声……

